

世界经济与金融概览

地区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不确定加剧背景下的经济复苏

.....

2019年4月

世界经济与金融概览

地区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不确定加剧背景下的经济复苏

.....

2019年4月

©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版编目数据

名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标题：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不确定加剧背景下的经济复苏

其他标题：撒哈拉以南非洲：不确定加剧背景下的经济复苏 | 世界经济与金融概览

描述：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 | 2019年4月 | 包括参考书目。

标识符：978-1-48439-686-5（平装）

ISBN：978-1-49830-420-7（网络 PDF）

主题：LCSH：非洲，撒哈拉以南——经济形势 | 经济发展——非洲，撒哈拉以南 | 经济预测——非洲，撒哈拉以南

分类号：LCC HC800 .S83 2019

《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每年发布两次，分别在春季和秋季出版，以提供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情况概览。预测和政策考虑因素仅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或管理层的观点。

可通过网络、传真和来函方式订购出版物，联络信息：

邮寄地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服务部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 (U.S.A.)

电话：(202) 623-7430 传真：(202) 623-7201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imf.org

www.imf.org

www.elibrary.imf.org

目录

| | |
|---|-----------|
| 缩略语..... | vi |
| 致谢..... | vii |
| 概要..... | ix |
| 第一章 在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的两条不同复苏道路..... | 1 |
| 宏观经济发展与前景..... | 2 |
| 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 | 8 |
| 政策..... | 11 |
| 参考资料..... | 23 |
| 第二章 冲突的经济影响..... | 25 |
| 冲突的普遍程度和强度..... | 26 |
| 冲突与经济增长..... | 30 |
| 冲突的空间影响..... | 34 |
| 冲突的财政影响..... | 35 |
| 结论..... | 36 |
| 参考资料..... | 38 |
| 第三章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变非洲的经济格局？..... | 40 |
| 非洲的区域一体化：主要模式..... | 41 |
|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如何支持非洲的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 | 44 |
|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对非洲国家的影响：福利、收入分配和财政收入..... | 49 |
| 总结和政策启示..... | 52 |
| 参考资料..... | 53 |
| 统计附录..... | 56 |
| 在线背景文件和统计附录扩展 | |
|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REO/AFR/2019/April/English/backgroundpapers.as | |
| 在线附录一冲突的经济影响 | |
| 在线附录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 统计附录一在线扩展的统计附录表格 | |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2013-2019年出版物 | |
| 专栏 | |
| 1.1. 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9号》的过渡..... | 20 |
| 1.2.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金融发展水平与移动货币增长..... | 22 |
| 1.3.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结构趋势以及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 | 24 |
| 2.1. 冲突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 | 37 |
| 表 | |
| 2.1.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地理区域和经济类别中陷入冲突国家的占比..... | 27 |

图

第一章

| | |
|--|----|
| 1.1. 撒哈拉以南非洲：1990-2023 年实际人均 GDP | 3 |
| 1.2. 全球增长预测：当前预期与 2018 年预期的比较..... | 3 |
| 1.3. 实际商品价格指数：2000-2008 年与 2009-2017 年价格指数变动的波动性 | 3 |
| 1.4.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3-2021 年货物贸易条件的增长 | 3 |
| 1.5. 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2005-2011 年和 2012-2018 年的股票和债券 市场流量的波动性..... | 3 |
| 1.6.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3-2023 年实际 GDP 增长 | 4 |
| 1.7. 撒哈拉以南非洲：CPI 通胀 | 5 |
| 1.8.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4-2019 年储蓄-投资差额..... | 5 |
| 1.9. 撒哈拉以南非洲：储备缓冲 | 5 |
| 1.10.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2019 年总体财政余额..... | 5 |
| 1.11. 2000-2017 年财政周期性和贸易条件周期（实际值） | 6 |
| 1.12.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2023 年中期财政计划..... | 6 |
| 1.13. 撒哈拉以南非洲：2008-2017 年符合 PRGT 资格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 债务风险状况..... | 7 |
| 1.14.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1-2023 年公共债务占 GDP 百分比..... | 7 |
| 1.15.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良贷款比率..... | 8 |
| 1.16.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良贷款比率和非金融私人实际信贷增长 | 8 |
| 1.17. 撒哈拉以南非洲：监管要求的资本比率 | 8 |
| 1.18. 贸易紧张情势、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全球金融状况 | 9 |
| 1.19. 2005-2016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中国的贸易及投资流量..... | 9 |
| 1.20. 资本净流量：外部因素累积影响估计数 | 10 |
| 1.21. 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沿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主权债券到期时间 | 10 |
| 1.22. 干旱对 GDP 的影响..... | 11 |
| 1.23. 撒哈拉以南非洲：剧烈冲突对 GDP 的累积影响 | 11 |
| 1.24. 撒哈拉以南非洲：利息支付 | 12 |
| 1.25. 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投资增量资本产出率与公共债务 | 13 |
| 1.26.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7-2018 年外汇市场压力..... | 15 |
| 1.27. 实际 GDP 增长的分解..... | 17 |
| 1.28. 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地区：商业经营的主要制约因素..... | 17 |
| 1.29. 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所得，相比于政府部门 | 18 |

第二章

| | |
|---|----|
| 2.1. 部分地区：陷入冲突国家的占比..... | 26 |
| 2.2. 1989-2017 陷入冲突国家的数量 | 27 |
| 2.3. 1989-2017 冲突相关死亡总人数 | 27 |
| 2.4. 1989-2017 撒哈拉以南非洲：陷入高强度冲突的国家..... | 27 |
| 2.5. 1989-2017 萨赫勒地区冲突相关死亡人数 | 28 |
| 2.6. 2011-2017 年萨赫勒地区冲突相关死亡人数的分布..... | 28 |
| 2.7.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的性质..... | 29 |
| 2.8. 摆脱冲突的概率..... | 29 |
| 2.9. 1980-2017 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受关注人口..... | 30 |
| 2.10. 2017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难民的目的地 | 30 |
| 2.11.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国家类型的平均增长率 | 30 |
| 2.12.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事件：增长率与累积人均 GDP 损失 | 31 |
| 2.1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冲突强度升高对于增长的影响 | 31 |
| 2.14.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冲突强度水平对于增长的效应 | 32 |
| 2.15. 冲突强度升高、制度作用以及财政基本面对增长的影响 | 32 |
| 2.16. 冲突强度冲击后人均 GDP 的脉冲响应 | 32 |
| 2.17.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对投资、出口和生产力增长的影响 | 32 |
| 2.18.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对社会指标的影响 | 33 |
| 2.19. 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人均 GDP 指数，实际与预测的比较 | 34 |
| 2.20. 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人均 GDP 指数，实际与合成控制的比较 | 34 |
| 2.21. 尼日利亚：冲突的夜晚灯光强度增长的变化，2008-2010 年与 2011-2013 年比较..... | 34 |
| 2.22.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与用夜晚灯光衡量的州一级经济活动，直接和外溢效应..... | 35 |
| 2.23.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增加对于财政变量实际增长的影响 | 35 |
| 2.24.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冲突强度等级对部分财政变量实际增长的影响..... | 36 |
| 2.25.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强度增加对债务与 GDP 比率的影响 | 36 |
| 2.26.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事件期间债务与 GDP 比率的累积变化 | 36 |

第三章

| | |
|--|----|
| 3.1. 非洲：1990-2017 年的贸易开放度 | 42 |
| 3.2. 1990-2017 年非洲内部及外部伙伴的贸易占比..... | 42 |
| 3.3. 2007-2017 年部分区域的区域内贸易 | 42 |
| 3.4. 2015 年的贸易一体化情况..... | 43 |
| 3.5. 1990-2017 年非洲内部贸易与非洲对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比较..... | 43 |
| 3.6. 2015 区域贸易一体化与出口..... | 44 |
| 3.7. 2015 年不同地区的 Grubel-Lloyd 行业内指数..... | 44 |
| 3.8. 非洲：2010-17 各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平均关税税率..... | 44 |
| 3.9. 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内的贸易一体化..... | 45 |

| | |
|-------------------------------------|----|
| 3.10. 区域贸易中国家特征的角色..... | 45 |
| 3.11. 非洲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内的贸易缺口..... | 46 |
| 3.12. 非洲：各行业的区域内贸易缺口..... | 46 |
| 3.13. 各行业区域内贸易的关税弹性..... | 46 |
| 3.14. 2015 年的非关税贸易成本..... | 47 |
| 3.15. 区域内贸易的弹性..... | 48 |
| 3.16. 非关税贸易瓶颈的重要影响..... | 48 |
| 3.17. 非洲的区域贸易增长潜力..... | 48 |
| 3.18. 非洲的基础设施和贸易物流缺口..... | 49 |
| 3.19. 不同结构改革情景下贸易增长对 GDP 的额外影响..... | 51 |
| 3.20. 基尼系数和收入占比的变化..... | 52 |
| 3.21. 2010-2015 年期间非洲国家的关税收入..... | 53 |
| 3.22. 关税削减所导致静态和动态收入损失的估计值..... | 54 |

缩略语

| | | | |
|--------|---------------|-------|-------------------------|
| AfCTA |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 MDRI | 多边减债倡议 |
| AfDB | 非洲开发银行 | NAFTA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
| AMU |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 NEER | 名义有效汇率 |
| ASEAN | 东南亚国家联盟 | NPLs | 不良贷款 |
| CEMAC | 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 PAFTA | 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 |
| CBR | 代理行关系 | PRGT | 减贫与增长信托 |
| CGE | 可计算一般均衡 | RECs | 地区经济共同体 |
| COMESA |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 REO | 《地区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
| CPI | 消费者价格指数 | SACU | 南部非洲关税联盟 |
| GDP | 国内生产总值 | SADC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 ECOWAS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SOEs | 国有企业 |
| EPU |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SSA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 HIPC | 重债穷国 | UN | 联合国 |
| ICRG | 《国别风险国际指南》 | US | 美国 |
| IDPs | 国内流离失所者 | VAT | 增值税 |
| IFRS 9 | 《国际财务报告标准》第9号 | WAEMU |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
| IMF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WEO | 《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
| LAIA |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 | WTO | 世界贸易组织 |
| MENA | 中东和北非 | | |

国家名缩写:

| | | | | | | | |
|-----|---------|-----|-------|-----|-------|-----|----------|
| DZA | 阿尔及利亚 | DJI | 吉布提 | LBR | 利比里亚 | STP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AGO | 安哥拉 | EGY | 埃及 | LBY | 利比亚 | SEN | 塞内加尔 |
| BEN | 贝宁 | ERI | 厄立特里亚 | MDG | 马达加斯加 | SLE | 塞拉利昂 |
| BWA | 博茨瓦纳 | SWZ | 斯威士兰 | MWI | 马拉维 | SOM | 索马里 |
| BFA | 布基纳法索 | ETH | 埃塞俄比亚 | MLI | 马里 | SSD | 南苏丹 |
| BDI | 布隆迪 | GAB | 加蓬 | MRT | 毛里塔尼亚 | SDN | 苏丹 |
| CPV | 佛得角 | GMB | 冈比亚 | MUS | 毛里求斯 | TZA | 坦桑尼亚 |
| CMR | 喀麦隆 | GHA | 加纳 | MAR | 摩洛哥 | TGO | 多哥 |
| CAF | 中非共和国 | GIN | 几内亚 | MOZ | 莫桑比克 | TUN | 突尼斯 |
| TCD | 乍得 | GNB | 几内亚比绍 | NAM | 纳米比亚 | UGA | 乌干达 |
| COM | 科摩罗 | GNQ | 赤道几内亚 | NER | 尼日尔 | ZAF | 南非 |
| COD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KEN | 肯尼亚 | NGA | 尼日利亚 | ZMB | 赞比亚 |
| COG | 刚果共和国 | LSO | 莱索托 | RWA | 卢旺达 | ZWE | 津巴布韦 |
| CIV | 科特迪瓦 | | | | | | |

致谢

2019年4月期《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由Papa N'Diaye牵头的小组在David Robinson的指导下编写。

编写组成员包括：Reda Cherif、Seung Mo Choi、Hilary Devine、Xiangming Fang、Jesus Gonzalez-Garcia、Cleary Haines、Salifou Issoufou、Lisa Kolovich、Siddharth Kothari、Russell Green、Andresa Lagerborg、Thomas McGregor、Cameron McLoughlin、Miguel Pereira Mendes、Nkunde Mwase、Monique Newiak、Rasmane Ouedraogo、Geremia Palomba、Adrian Peralta-Alva、Mahvash S. Qureshi、Amadou Sy、Brooke Tenison、Bruno Versailles、Jason Weiss、Torsten Wezel、Jiaxiong Yao、Mustafa Yenice、Yunhui Zhao。

Charlotte Vazquez负责文件编排，Krisztina Fabo提供编排协助。文件编辑和编排由信息交流部的Linda Long监制。

本出版物使用如下惯例表示法：

- 在表格中，空格表示“不适用”，省略号 (...) 表示“不适用”，0 或 0.0代表“零”或“忽略不计”。各个数字的合计与总数之间的微小差异是四舍五入造成的。
- 破折号 (-) 在年份或月份之间（例如2009-2010年或1-6月），用以表示覆盖的年份或月份，含起止年月；斜线或短斜线 (/) 在年份或月份之间（例如，2005/2006年），用以表示财政或财务年度，与缩写FY类似（例如，FY2006年）。
- “十亿”表示1,000个百万；“万亿”表示1,000个十亿。
- “基点”指一个百分点的1/100（例如，25个基点相当于一个百分点的1/4）。

概要

在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的两条不同复苏道路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复苏仍在继续，但该地区的表现和前景存在两级分化态势。预计总体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3%上升至2019年的3.5%，并在中期内稳定在略低于4%的水平（若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主要经济体，则将为5%左右）。这些总体数字掩盖了该地区增长前景的显著两级分化。该地区约一半的国家（主要是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将达到5%或更高，并且在中期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将快于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但是，其余国家（主要是资源密集型国家）预计将落在后面。由于这些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拥有该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必须解决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不确定性，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

外部和内部不利因素对经济增长前景造成不利影响：

- 全球扩张正失去动力，包括在中国和欧元区等主要贸易伙伴：贸易局势仍然紧张；全球金融状况波动不定，相比2018年10月有所收紧；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保持在低位。从内部看，气候冲击可能会影响南部非洲的农业产量，而政策不确定性正在拖累一些国家的增长前景一些国家的债务脆弱性仍然很高。
- 公共资产负债表的薄弱性也在影响各国的外部头寸，在该地区约一半的国家，储备缓冲低于通常认为的充足水平。
- 与此同时，高额不良贷款继续对金融体系造成压力，而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的薄弱表现为大量国内拖欠，对经济增长和国内金融体系产生潜在影响。

在寻找途径满足人力和物质资本投资需求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挑战，而目前财政空间缩小，外部环境变得不那么有利，加剧了这种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核心是建立财政空间，增强对冲击的抵御能力，并营造有利于持续、快速和包容性增长的环境。如果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变为现实（例如，如果全球增长甚至弱于当前基线预测水平），那么应对这一挑战将变得更加困难。这突出表明，需要加快改革，校准政策调整的规模和速度，以确保政策的任何转变都与可信的中期宏观经济目标、可用融资和债务可持续性相一致。

虽然资源密集型国家和非资源密集型国家之间的两级分化态势体现在其经济前景、政策重点和预算约束的严重性上，但这些国家在加强经济韧性以及创造持续快速的包容性增长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以下行动：

- 加强收入调动，确保高效的公共投资，增强公共财政管理，控制国有企业带来的财政风险，改善债务管理和处置框架，提高债务透明度。不属于货币联盟的国家应提高汇率灵活性，另外需加强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这些也是关键所在。
- 提高生产力和私人投资，同时确保经济更加繁荣的好处得到更公平的分享。为此，需要制定政策，提高市场的竞争性，并创造一个促进私营部门蓬勃发展的环境，例如，解决企业运营面临的重大限制，促进更深层次的贸易一体化（特别是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以及改善金融服务和其他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的获得和提供渠道。

冲突的经济影响

第二章探讨撒哈拉以南非洲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面临的挑战，全面分析冲突的趋势和经济后果。尽管近年的冲突强度低于上世纪90年代，但该地区仍然容易发生冲突，2017年约有30%的国家受到冲突影响。此外，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内战被取代以非国家性冲突取代，包括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主义袭击。

该地区的冲突伴随着人均GDP的大幅持续下降，并对附近地区和国家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冲突还给各国的公共财政造成重大压力，使财政收入下降、军费增加，并导致资源偏离发展和社会支出，这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分析调查突出显示，遭受冲突的国家面临巨大的代价和严峻的挑战，必须防止冲突，途径包括促进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加强制度能力，以及提高社会凝聚力。对于处在冲突中的国家，重点是保护社会和发展支出，以限制人力和物质资本的损失。鉴于财政压力，这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目标明确、协调一致的人道主义援助和优惠资金援助能提供一些帮助。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变非洲的经济格局？

第三章评估非洲的区域内贸易，并分析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潜在益处和挑战。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设想取消对多数商品的关税，放开关键服务的贸易，解决妨碍区域内贸易的非关税障碍，并最终建立一个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非洲大陆单一市场。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宏观经济和分配效应。它可以显著促进非洲内部贸易，特别是如果各国能够消除非关税贸易瓶颈，包括实物基础设施、物流成本以及贸易便

利化方面的其他障碍。各国情况不同。更加多元化的经济体以及拥有更好的物流和基础设施的经济体从贸易一体化中获得的益处相对更多。除少数例外情况，削减关税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平均而言可能有限。此外，贸易一体化的加深会伴随收入不平等的暂时增加。

分析结果表明，除了降低关税外，促进区域贸易的政策努力应侧重于那些能够消除具体国家非关税瓶颈的改革。为了确保区域贸易一体化的益处得到广泛分享，政策制定者应关注一体化可能带来的调整成本。对于欠发达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在实施贸易政策的同时，应实行旨在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此外，政府应促进劳动力和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例如，积极劳动力市场计划，如培训和求职协助，以及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的措施），并加强安全网（收入支持和社会保险计划），以减轻对最弱势群体的暂时不利影响。

第一章 在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的两条不同复苏道路

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将继续保持复苏势头，增速将从2018年的3%升至2019年的3.5%。不过，具体国家的经济表现仍呈两极分化态势（图1.1）。

- 其中约有21个国家，主要是该地区的那些多元化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将维持5%甚至更高的增速，继续保持21世纪头10年以来人均GDP与发达经济体不断缩小的良性发展路径。
- 而另外24个资源依赖度较高的经济体，包括非洲的两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和南非），近期内似乎难以摆脱增长乏力的困境。由于该地区人口中约三分之二居住在这些国家，这也意味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将大幅放缓。

在错综复杂且支撑乏力的外部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背景下，这一现状对广义的政策层面具有双重影响：

- 在那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需要将增长的主导权从公共部门转至私营部门。在很多这类国家中，增长之所以维持高速，部分地是由于高水平公共投资的刺激，但这种高增长也导致公共债务水平持续攀升。这表明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一直是顺周期的。因此，政策的重心应转向限制公共债务的增长，并寻求以其他方法来创造财政空间，维持发展支出，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税收收入调动、强化公共财政管理以及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
- 在那些资源密集型程度相对较高、增长较缓慢的经济体，迫切需要在商品价格下跌的背景下完成必要的财政和外部账户调整；推进改革为经济多元化创造条件；并迅速解决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不确定性（特别是尼日利亚和南非）。此外，公共和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中的脆弱性因素也正在对私营部门信贷和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本章由Papa N'Diaye牵头的小组撰写，Nkunde Mwase负责协调工作。小组成员还包括：Seung Mo Choi、Jesus Gonzalez-Garcia、Cleary Haines、Andresa Lagerborg、Miguel Pereira Mendes和Torsten Wezel。

就当前的计划而言，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均调节得相当合理。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保持中性或紧缩的货币政策态势，宣布了相关的财政整顿计划；这些整顿计划如能落实，将能够稳定相关国家的债务发展态势。一旦负面外部风险成为现实，相关国家则需要重新调节这些宏观经济政策以支持增长。不过，对各国而言，不管何时转变政策态势，均需确保政策调整与可信的中期宏观经济目标、可用资金来源以及债务可持续性不相违背。快速增长的国家如面临债务脆弱性增大的问题，则需要优先

重建财政缓冲。相比之下，鉴于相关经济冲击的暂时性，那些增长缓慢的国家应寻求额外的融资渠道，从而使宏观经济的调整更为平缓。如无法获得额外融资，则这些国家在设计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的内容时，应尽可能降低对近期和中期增长前景造成的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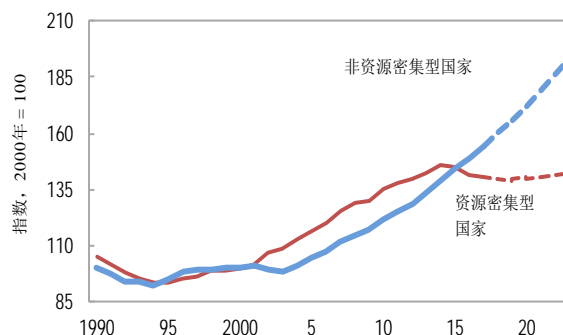
在执行这些政策的同时，各国还应采取措施促进生产力增长，并确保经济繁荣的惠益得到更加公平的分享，最终，这些政策行动将有助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为持续高速的、包容性的增长创造条件。

本章在下文中更具体地讨论了以下问题：(1)全球环境给该地区带来的挑战；(2)公共债务水平持续攀升的原因和影响；(3)为促进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增长所需实行的若干改革。

冲突正在给该地区内的一些国家造成生命和经济的双重损失。第二章专门对冲突的破坏效应进行全面分析，具体分析了：(1)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冲突的频率和强度的时间演变轨迹；(2)冲突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包括直接冲击和经由溢出效应的间接冲击）；(3)冲突影响发生作用的主要渠道；(4)冲突的财政影响。

第三章评估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为该地区带来的潜在机遇。目前各国正在推进该协定的批准流程。该协定应能够为扩大贸易提供一个重要的途径，并促进该地区各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融合。第三章的分析围绕三个关键问题展开：(1)非洲的区域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从非洲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合作经验看，非洲大陆有怎样的进一步融合潜力？(2)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对区域内贸易产生哪些影响，为进一步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需采取哪些政策措施？(3)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将会对非洲各国的福利、收入分配和财政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

图1.1. 撒哈拉以南非洲：1990-2023年实际人均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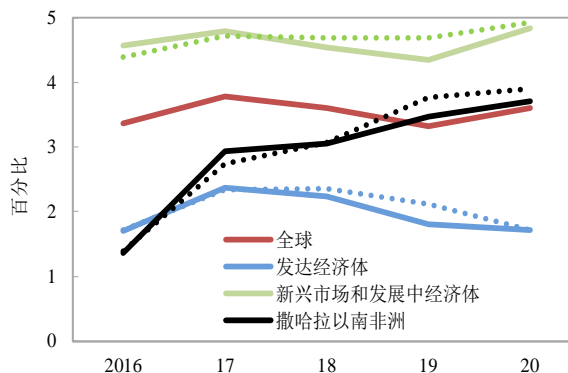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关于国家分组表，见统计附录。

宏观经济的动态与前景

复杂的外部环境

由于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全球金融条件波动不定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已有减弱（图 1.2）。预计 2018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速率为 3.6%，与 2018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增速相比低 0.1 个百分点；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在 2019 年滑落到 3.3% 的水平，并在 2020 年恢复到 3.6%。全球经济前景的颓势反映了发达经济体，特别欧元区经济活力的持续低迷，以及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放缓（但应该只是暂时的）。在中期内，由于生产力增长缓慢以及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供应持续减少，全球增速预计仍会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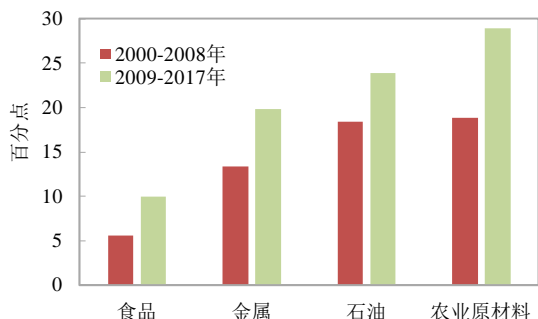
图 1.2. 全球增长预测：当前预期与 2018 年 10 月预期的比较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实线表示根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所作的当期预测；虚线表示据此所作的 2018 年 10 月的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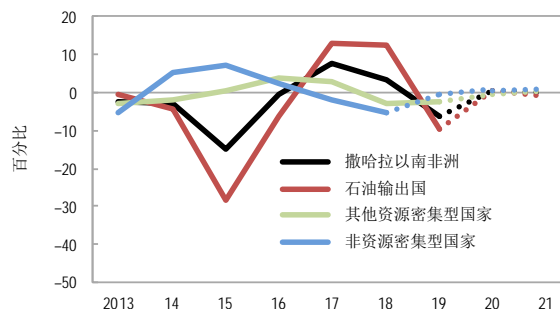
同时，各国仍需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急剧波动的问题（图 1.3）。由于 2018 年最后一个季度石油价格大幅下滑，商品价格的波动性有所提高。其他非石油商品价格也出现下跌，其部分原因是来自中国的需求不振。这标志着 2016 年以来商品价格持续恢复趋势的中断，市场目前预期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会在 2019-2020 年期间进一步下滑。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石油输出国的贸易条件预计会恶化，但石油进口国的贸易条件有可能得到一定改善（图 1.4）。

图 1.3. 实际商品价格指数：2000-2008 年与 2009-2017 年价格指数变化的波动性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商品价格系统。
注：指数半年度变化的标准差。此处使用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来缩减所有指数。

图 1.4.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3-2021 年货物贸易条件的增长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关于国家分组表，见统计附录。

全球资产市场的波动性也有所提高，同时，全球金融条件也在 2018 年下半年开始收紧（图 1.5）。尽管如此，外国投资者对于该地区的证券仍维持较高热情。2018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沿市场发行的国际主权债券达 172 亿美元，高于以往任何一年的发行额。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债券占整个发行额的一半以上，它们分别发行了价值约 54 亿美元和 35 亿美元的欧洲债券，剩余发行额大致均匀地分布于其他四个国家（科特迪瓦、加纳、肯尼亚和塞内加尔）。不过，虽然所发行债券均得到超额认购，但 30 年期债券的发行借款成本却有上升（例如，过去一年里尼日利亚的借款成本上升了约 162.5

个基点）。融资成本收紧反映了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风险回避情绪的增强，而具体国家的融资成本的提高幅度因各国基本面情况而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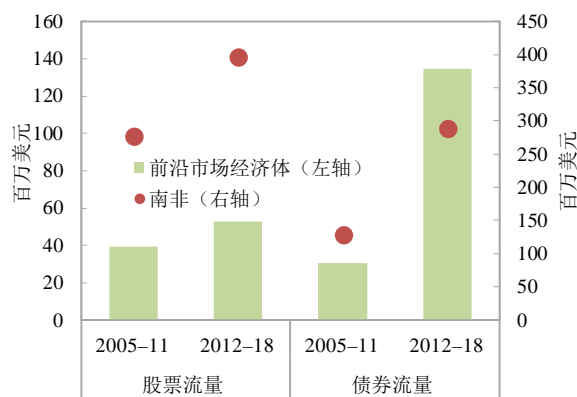
经济复苏预计将继续，但速度低于 2018 年 10 月的预测

在外部环境支持性不足背景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增速（按购买力平价，使用 GDP 进行加权）预计将从 2018 年的 3.0% 升至 2019 年的 3.5% 以及 2020 年的 3.7%（图 1.6），比 2018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约 0.25 个百分点。但这些加总数据背后，是各国之间的很大异质性，特别是资源密集型国家和非资源密集型国家之间的重大差异。

先讨论资源密集型国家。其中几大经济体的表现仍旧疲软，特别是尼日利亚和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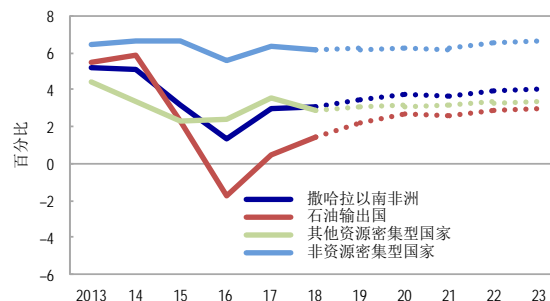
- 尼日利亚 2018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1.9%，受石油生产恢复以及大选后非石油经济复苏的驱动，2019 年预计将达到 2.1%。不过，由于石油价格低迷以及因此产生的巨大外溢效应，包括对于非石油经济的外溢效应，近期内的前景仍不容乐观。在中期内，假设现有政策不变，增速预计将维持在 2.75% 的水平上。这也意味着人均收入将基本维持不变。尼日利亚增长乏力的前景可能会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造成直接压力，也会通过

图 1.5. 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2005-2011 年和 2012-2018 年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流量的波动性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
注：月流量的标准差。

图 1.6.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3-2023 年实际 GDP 增长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关于国家分组表，见统计附录。

向贸易伙伴的外溢效应、对于汇款接收国的影响以及和周边国家的金融联系给该地区造成间接压力（见基金组织，2018年a）。南非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0.8%，2019年的为1.2%。这一复苏预期的前提是，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消散，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能逐步改善。若现有政策保持不变，中期内南非经济增速预计将稳定在约1.8%的水平上，仅略超人口增速。因此，通过进口需求和金融部门而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外溢效应的可能性不会太大（见基金组织，2018年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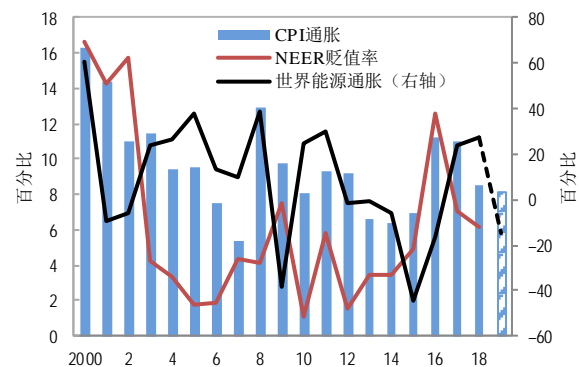
2019-2020年期间，非资源密集型国家预计将继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速约为6.3%。随着政治阻力和外部冲击所产生不确定性的减弱，该地区第三大经济体埃塞俄比亚预计增速将达到7.7%。埃塞俄比亚政府还宣布有意开展相关改革，以将增长的主导权转至私营部门。这些改革如执行得当，则可在中期内提高经济增速。这类经济体增长的驱动力量仍主要来自快速的公共投资（塞内加尔）和私人部门消费（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特别是在西非和东非更为明显。在其他资源丰富型国家，增速预计会有所上升，不过平均增速也只是维持在3.1%左右的温和水平。

就整个地区而言，假设保持现有政策不变，预计中期增长将维持在约3.75%，或按人均GDP衡量的约1.25%。对于将该地区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创造2,000万个工作机会吸纳新增劳动力的目标而言，这一增长速度是难以胜任的。

低油价作用之下，通胀压力减轻

因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下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通胀率预计将从2018年的8.5%降至2019年的8.1%。低能源价格的传递效应预计会超过此前汇率贬值的后续通胀影响（图1.7）。对于通胀的变化，需求压力起到的作用不大，且通胀压力基本无持久性，从多国的平均情况看，每年的通胀压力只有四分之一仍会在下一年表现出来。

图1.7. 撒哈拉以南非洲：CPI通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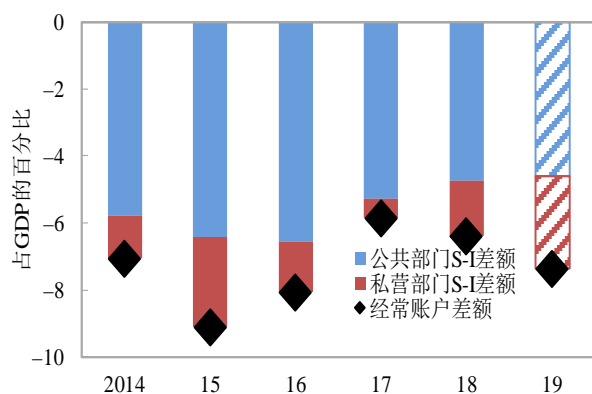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CPI = 消费者价格指数；NEER = 名义有效汇率。

外部缓冲水平仍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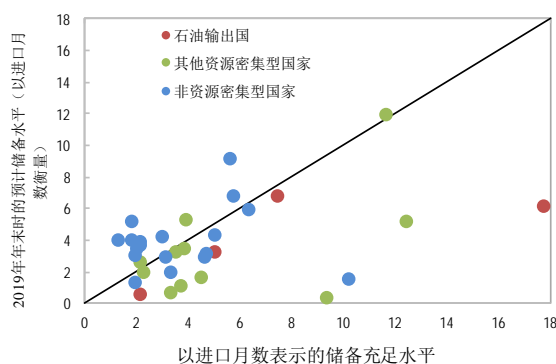
各国经常账户逆差的(简单)平均值预计将从2018年占GDP的6.6%扩大至2019年占GDP的7.3%，其主要是由于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贸易差额恶化。由于预期石油价格下滑，石油输出国的逆差预计将扩大。在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经常账户逆差较大主要反映了公共账户的失衡（图1.8），公共储蓄-公共投资差额约为私营部门的三倍。该地区应对贸易条件冲击的能力特别有限，而这些冲击对经常账户头寸有重大影响，其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贸易差额。具体而言，商品贸易条件每变化1%，贸易差额的变化会达到GDP的0.3-0.6%，具体效应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冲击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图1.8.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4-2019年储蓄-投资差额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图1.9. 撒哈拉以南非洲：储备缓冲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此处将石油输出国（不包括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南苏丹）归入一个对应于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的数据点。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国家被归入一个单独的数据点，并归类为非以资源为基础的国家。关于国家分组表，见统计附录。

该地区的经常账户头寸仍低于由中期基本面和合理政策得出的相应水平。¹不过，各国经常账户失衡的程度差别很大，有些石油输出国无缺口，有些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和其他资源丰富型国家则存在很大缺口。

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差额预计将进一步减少外汇储备缓冲。据预测，储备水平将于2019年下滑至3.7个月进口额，其中石油输出国的储备下降特别明显，该水平也持续低于基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危机经验的衡量指标所认定的充足水平（图1.9）。²2018年，因为大量资本流入，特别是在前沿经济体发行欧洲债券之后，该地区的储备水平一度有所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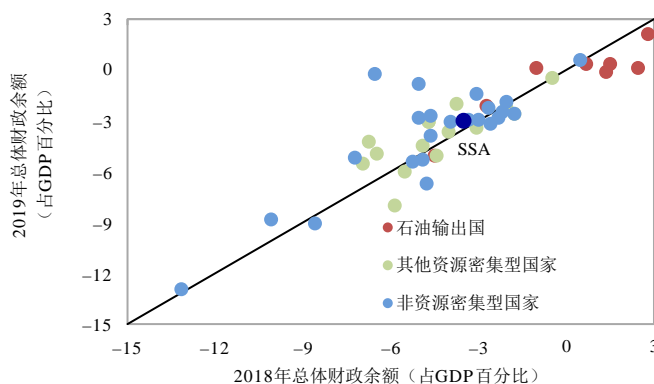
¹ 基于工作人员在《经修订的精简外部均衡评估法》（即将发表）中所作分析的结果。

² 此处储备充足性评估使用的是基金组织专门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借款受限经济体设计的工具。详见<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r/ara/>。

由于贸易条件改善的成果受到侵蚀，财政整顿的推进预计更加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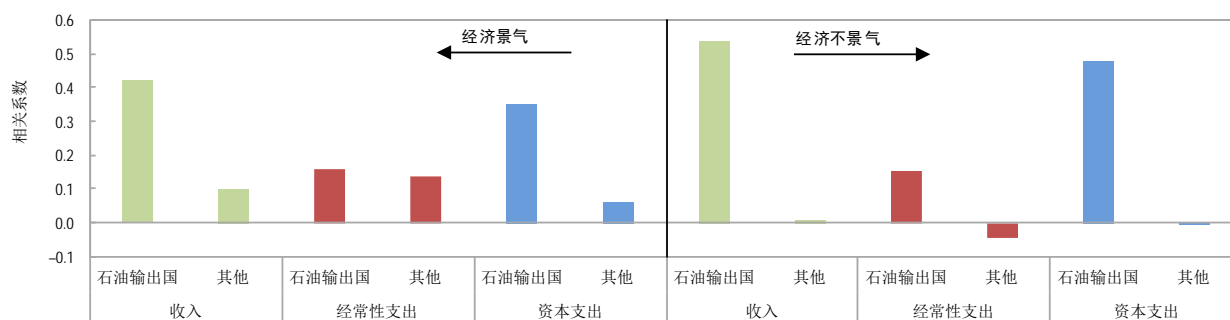
该地区财政赤字的（简单）平均值在2018年大幅收缩，幅度约为GDP的0.5%。2019-2020年期间，平均财政赤字预计将收窄至3.2%，并在2020年之后仍保持收缩趋势。这一收缩趋势主要反映了石油输出国财政状况的变化——这些国家的预期石油收入远低于之前的水平（图1.10）。这突显出财政收入和资本支出对于石油价格的顺周期性。面对不利的贸易条件冲击，财政调整往往不均衡，政策变化偏重于收入和资本支出，石油输出国在这方面尤甚（图1.11）。

图1.10.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2019年总体财政余额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关于国家分组表，见统计附录。

图1.11. 2000-2017年财政周期性和贸易条件周期（实际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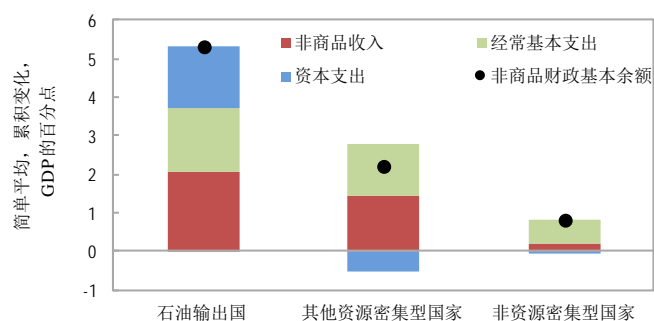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但这种顺周期性具有不对称性。一般而言，贸易条件在“景气较好”时期上升至趋势线上方时，会增加石油输出国的财政收入，而当贸易条件在“不景气”时期下滑至趋势线下方时，财政收入一般会以更大幅度减少。这部分地是因为企业利润对于商品价格周期的敏感性，另外，税收设计方面的挑战也加剧了这种敏感性（例如结转损失）。同理，石油输出国往往会在贸易条件上升时扩大资本支出，在不景气时期以更大比例减少这一支出。经常性支出对于贸易条件周期的敏感性要低很多，反映了支出项目的一定程度的刚性。在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财政状况预计大体保持不变，而在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则预计会有一些改善。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改善主要是由于赠与的增加。

虽然一些国家在国内财政收入调动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大多数国家成效有限。2018年，25个国家的非商品收入（不包括赠与）占GDP的比率上升，增幅排前列的国家有：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尼日尔、塞拉利昂和多哥。收入增加的大部分来自于税收收入。³国内收入调动方面的进展反映了：(1) 税收政策改革，例如减少免税项目的措施；以及(2) 税收征管方面的改善，包括向商业进口商指定纳税人识别号码、改善土地登记以及加强税收审计。在其他国家，非商品相关收入基本保持不变，在少数几个国家（博茨瓦纳、刚果共和国和尼日利亚），其占GDP的比重甚至有所下滑。非商品收入下滑部分反映了一次性因素以及免税项目的引入（博茨瓦纳）。税收征管不力以及税基较小仍是阻碍国内收入调动的因素。总体而言，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各国平均的财政收入缺口目前估计为GDP的3-5%，且中期内预计不会缩小（图1.12）。

图1.12.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2023年中期财政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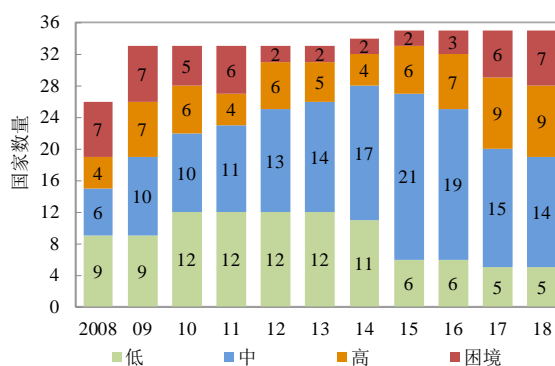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由于无法获取相关数据，其中不包括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关于国家分组表，见统计附录。

公共债务脆弱性仍较高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6个国家被归类为债务困境风险较高的国家（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加纳、塞拉利昂和赞比亚）或已经处于债务困境的国家（刚果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冈比亚、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南苏丹和津巴布韦）（图1.13）。其余19个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水平在低至中等程度。对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大多数国家在基线情景下的公共债务仍具有可持续性。不过，在少数国家（纳米比亚、塞舌尔），债务比率接近甚至超过风险门槛。

图1.13. 撒哈拉以南非洲：2008-2018年符合PRGT资格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状况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数据库。

注：对布隆迪、乍得、冈比亚、莱索托、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津巴布韦的债务风险评级从2009年开始，佛得角的从2014年开始，南苏丹的从2015年开始。PRGT = 减贫与增长信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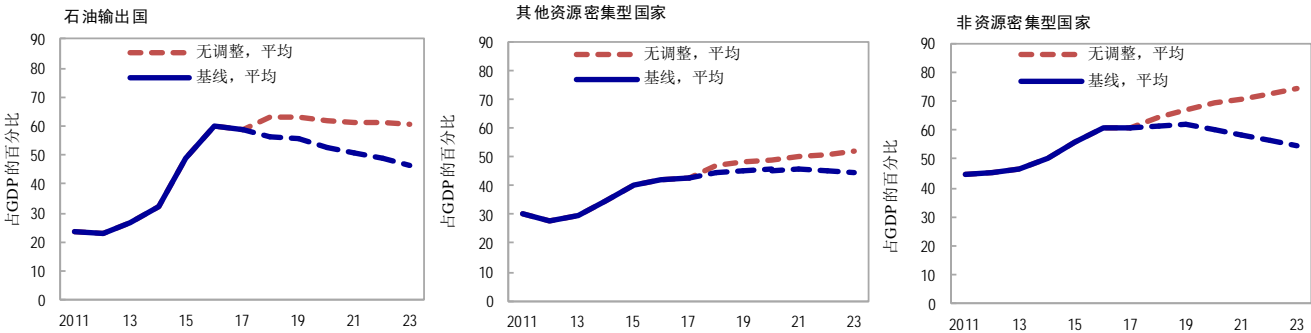
³在基金组织（2018年b）确定的几次成功收入调动事件中，收入与GDP比率年增长为1.2个百分点，其中三分之二由税收贡献。

据估计，2018 年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公共债务水平接近 GDP 的 56%，不过各国在债务动态方面差别很大。石油输出国债务有所减少，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和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债务水平继续上升。债务减少主要反映了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财政整顿以及石油输出国的增长反弹。

近期的 GDP 基数重订使一些国家债务比率大幅下滑（冈比亚），但在其他国家债务比率降幅较小，原因在于商业银行的债务处置（加纳）以及债务计算范围扩大到纳入更广义的公共部门（塞内加尔）部分地抵消了 GDP 核算的正面影响。另外，在一些重债国家，税收绩效继续改善（刚果共和国）以及更高的 GDP 增长（冈比亚）有望加强偿债能力。一些国家在债务处置方面的工作减少了对外拖欠债务存量（乍得），其他一些重债国家也正付出真诚努力，以与债权人达成协议（刚果共和国、冈比亚）。

展望未来，按照当前的整顿计划，各国家组别平均公共债务比率有望保持稳定甚至降低（图 1.14）。但公共债务的基线轨迹仍可能因为重大不确定性因素而变化，这其中包括外汇和展期风险。另外，与国有企业相关的财政不确定性以及国内公共债务的拖欠也对资产负债表产生压力（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和莫桑比克）。在有些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相对经济规模较大（安哥拉、佛得角和南非）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国企构成了重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挤出了一部分更具有迫切性的公共支出项目（博茨瓦纳、佛得角和马达加斯加）。

图 1.14.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1-2023年公共债务占GDP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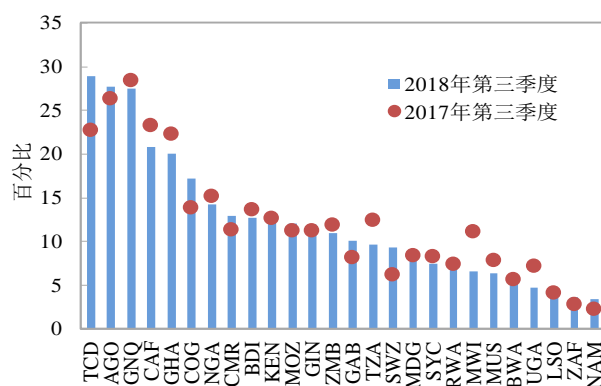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线预测反映基金组织上一次工作人员备忘录中报告的规划或基线预测方案。无调整预测假定基本赤字、实际利息支出及债务累积的其他组成部分将保持2017年的水平，而汇率和实际GDP增长部分与基线预测中的相同。由于无法获取相关数据，没有将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包括在内。关于国家分组表，见统计附录。

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薄弱环节对信贷增长构成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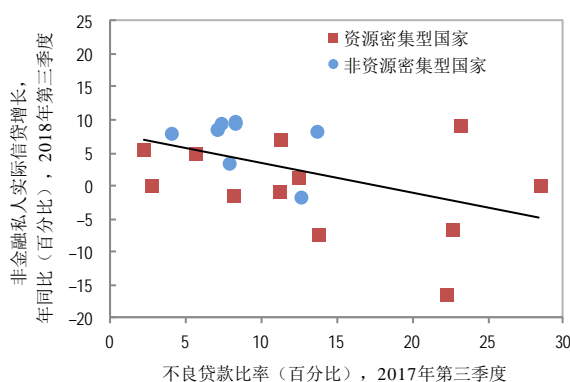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不良贷款水平仍较高且持续攀升，特别是在一些坏账比率已处于高位的国家（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图 1.15）。较高的不良贷款水平反映了 2014 年商品冲击的后续影响、风险管理不完善以及政府拖欠债务的问题（中非共和国、乍得和赤道几内亚）。在加纳，债务注销减少了不良贷款积压量——该国 2018 年底全系统不良贷款率达到 18.2%。总体而言，较高的不良贷款水平对信贷增长构成压力（图 1.16），使得银行更愿意持有政府债券（Bouis，即将发表）。

图 1.15.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良贷款比率



资料来源：国家当局；以及基金组织金融稳健指标数据库。
注：国家名缩略表见第vi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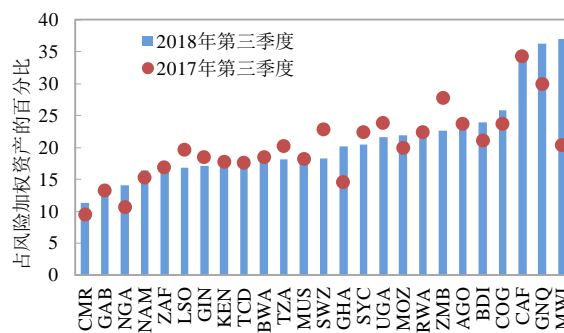
图 1.16.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良贷款比率和非金融私人实际信贷增长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金融稳健指标数据库。
注：关于国家分组表，见统计附录。

尽管资本充足率有所改善，但仍存在大量脆弱性环节。在多个国家（乍得、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加纳、马拉维和纳米比亚），银行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已有上升，但对政府债券使用零风险权重的做法会高估主权风险下的资本覆盖率（图 1.17）。在很多国家，资本金所有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最近的相关措施，包括提高最低资本要求、处置资不抵债的银行、支持缺乏流动性的银行等（加纳、肯尼亚）。不过在一些国家内，少数小银行仍存在资本金不足的情况（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多哥），且在个别国家中，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资本金也不达标。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方面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外币流动性错配（安哥拉）、贷款集中度高（贝宁、赤道几内亚、斯威士兰、马拉维和纳米比亚）、拨备不足（安哥拉），以及住户债务和企业债务增加（坦桑尼亚）。

图 1.17. 撒哈拉以南非洲：监管要求的资本比率



资料来源：国家当局；以及基金组织金融稳健指标数据库。
注：国家名缩略表见第vi页。

经济展望面临的风险

近期内，风险偏于下行，中期内风险趋向平衡。近期内，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扩大、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力度强于预期、政策不确定性增大等外部条件的恶化可能减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速。另外，该地区对农业的依赖也使其容易受到极端天气条件的影响。中期来看，一方面，较低的潜在增长和缓慢的就业创造会提高人口的社会错位风险并危害社会凝聚力，另一方面，贸易和金融进一步一体化将有望改善生活条件并促进结构转型。

贸易紧张情势

美国与中国及多个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导致全球需求增长放缓，特别是中国的需求放缓，进而导致商品价格走低，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商品出口的需求减少。如果贸易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超出我们预测情景中的强度，则可能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大幅放缓。事实上，经济增长在险水平（growth-at-risk）的分析表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加之美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中国增长放缓、商品价格走低以及全球金融条件进一步收紧，可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速在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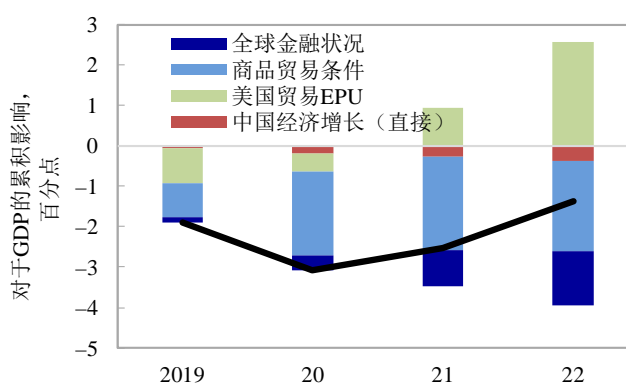
减少2个百分点，在2020年减少1.5个百分点（图1.18）。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受贸易紧张局势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出口国以及与中国及全球市场联系更密切（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及再融资需求较大的国家。

不过，如贸易争端能够在不提高扭曲性壁垒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则市场情绪的改善以及持续放松的融资条件可提高全球增速，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产生正面效应。

中国增长放缓程度严重超出预期

过去二十年期间，中国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与该地区的经济关联显著加强。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额约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20%。在该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中，约70%与商品有关，特别是石油、矿产和金属产品。该地区进口中约20%来自中国，其中主要是消费品进口（45%），另外也包括有形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只是占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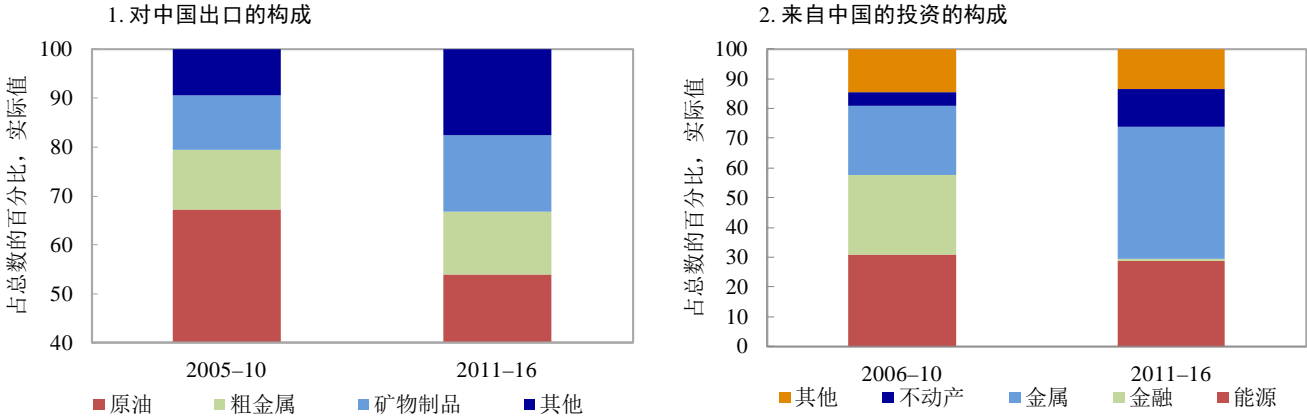
图1.18. 贸易紧张情势、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全球金融状况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EPU =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小。2017 年，来自中国的进口货物总额达 675 亿美元。相比之下，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额分别为 137 亿美元和 797 亿美元。同时，中国也已成为该地区的一个主要债权国，向多个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并开展外国直接投资（约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5%）。中国对于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一般投入金属和能源行业，且主要流入资源密集型国家。这些投资随后通过金属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再次流回中国（图 1.19）。

图1.19. 2005-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中国的贸易及投资流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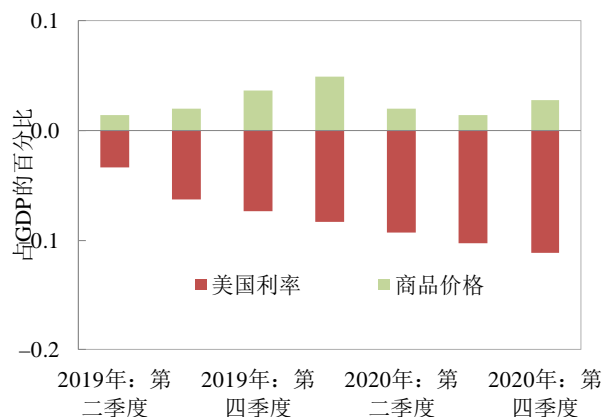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对外投资追踪数据；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因此，如果中国增长放缓程度严重超出预期，则会主要通过贸易关联等渠道对该地区的增长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商品需求的变化会作用到商品价格上。总体而言，实证估计表明，在一年时间内，中国的工业产出每下滑 1%，金属产品和燃料的价格会因此下跌 5-7%（见基金组织，2016 年 b）。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加剧这些效应，包括中国对于资源密集型国家的投资减少，以及因为中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升高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球市场波动加剧可能导致该地区前沿经济体融资条件的收紧。

全球金融条件趋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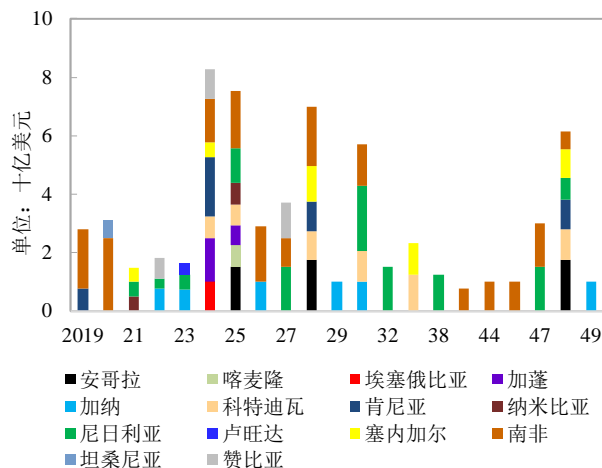
除了贸易争端升级之外，还有其他众多触发因素可导致全球金融条件的收紧力度强于预期，包括美国通胀高于预期、英国以“无协议脱欧”方式脱离欧洲联盟、或中国的增长放缓速度超出预期。全球金融条件趋紧会限制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融资和增长，特别是该地区内的前沿经济体，因为它们高度依赖全球市场来筹集发展所需资金。另外，由于金融条件的趋紧也可能以美国利率上升、美元走强、商品价格走低等形式表现，资本外流和再融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债券集中到期）（图 1.20 和 1.21）会进一步上升，从而加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由于该地区主权-银行关联度不断加强，银行业更易于受到全球金融条件趋紧和财政挑战的影响，这会进一步强化冲击的第二轮效应。

图1.20. 资本净流量：外部因素累积影响估计数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基于2018年10月《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二章进行的计算。

图1.21. 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沿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主权债券到期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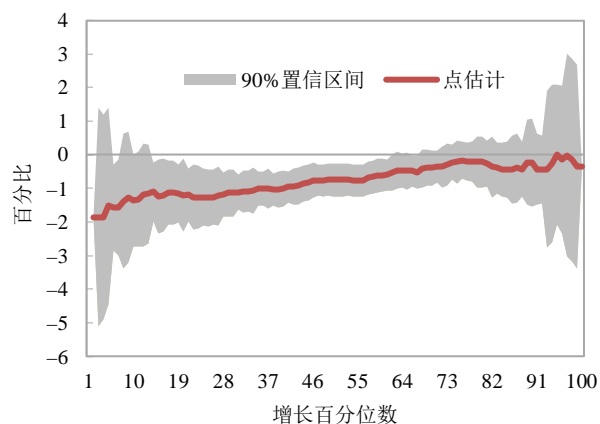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彭博金融L.P.

气候冲击

降雨量过大或雨季推迟等气候冲击会降低农业产量，增加粮食进口，减少出口，降低税收收入能力，并增加公共支出需求。在降水量低于平均水平的极端情况下，增长下滑最多可达 1.5 个百分点（图 1.22）。2019 年 3 月登陆非洲东南部的 Idai 飓风导致 260 多万人受灾，实物基础设施和农田遭受巨大破坏。另外，厄尔尼诺现象可导致南部非洲（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干旱，并导致东部非洲（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白尼罗河盆地）降雨量超出平均水平。因此，南部非洲可能遭受作物减产损失，而东部非洲某些地区可能会因丰产而受益，但另一些地区会遭受洪灾（特别是在肯尼亚的主要流域）。这些反常天气事件也可能会带来重大的福利影响，并可能会对冲突产生潜在影响。

图1.22. 干旱对GDP的影响¹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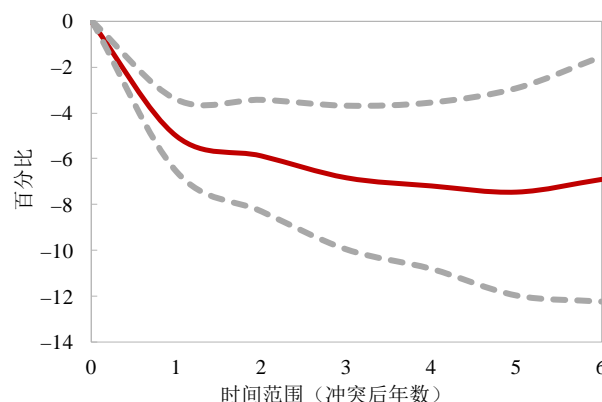
¹此处将干旱定义为一个虚拟变量，对应于年平均降雨量至少比平均数低一个标准差的情形。

安全

安全风险升高给多个国家造成损害，令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流离失所，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据估计，仅 2018 一年内，该地区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便达到 1,800 万。如第二章所示，因冲突造成的生命丧失、基础设施损毁、人力资本和制度的破坏、政治不稳定以

及不确定的加剧，不仅会在冲突期间，也会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阻碍投资和经济增长，使得冲突国家难以脱离“冲突陷阱”。在中期内，剧烈冲突可导致产出累积减少 7.5 个百分点（图 1.23）。冲突也会给各国公共财政造成重大压力，导致支出增加（包括军事支出），财政收入锐减，从而削弱了政府有效应对公共财政挑战的能力，进而加重冲突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另外，这些效应也会传导至毗邻地区和国家。具体而言，第二章的实证证据表明，当 500 公里范围内的邻国发生重大冲突（涉及死亡人数达到 100 人甚至更多）时，本国经济增长会下滑约 2 个百分点。因此，持续存在的安全挑战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害。

图1.23. 撒哈拉以南非洲：剧烈冲突对GDP的累积影响¹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¹此处将剧烈冲突定义为使得冲突相关死亡人数与总人口比率从零升高的

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近 20 年时间里，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强劲，发展成效显著。在此期间，促进增长的因素包括各项改革和更完善的经济政策、有利于商品出口国的高商品价格、债务减免创造的财政空间以及贸易和投资流量的增大。

但自 2015 年开始，这一收入增长趋势陷入停滞，资源密集型国家尤其明显。基线预测显示，中期内这种局面难有较大改观。经济成效和前景的恶化，主要是由于 2014 年出现了史上重大的不利的贸易条件的冲击。石油输出国遭遇自 1970 年以来的实际油价最大跌幅——无论在时间点还是在下跌幅度上均出乎意料，以至于石油输出国和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实际 GDP 结果均远低于之前的预测。不过，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经济数据结果与预测基本一致，有些甚至略好于预测值，且基线预测表明这些国家将在中期内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尽管如此，到 2023 年前，半数以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人均收入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不会缩小。而该地区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居住在这些国家，所以，该地区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化解目前面临的挑战便成为必然之举。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各国持续对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事业进行投资，而能否获得必要的资金，关键在于能否激发各国家当局、各捐助方以及私营部门共同付出努力（Gaspar 等人，2019 年）。

本节以下内容讨论了各国需要开展的改革，这些改革旨在以平衡的方式实现加强必要的人力和有形资本投资、将公共债务水平保持在可控水平之间、创造 2,000 万个工作机会以吸纳新增劳动力等政策目标。

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

在满足发展需求与控制公共债务水平之间维持恰当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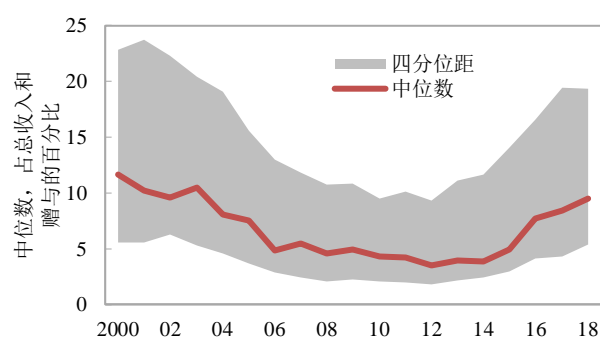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公共债务水平显著上升的原因都是国家特定因素。有些国家债务水平上升是因为这些国家利用全球金融条件较宽松的时机来满足其迫切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开发需求。另一些国家的债务上升是未预期到的，主要是由于商品价格冲击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很多国家，2014-2016 年期间商品价格暴跌对其产出（和公共债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其严重程度不亚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的损害。还有一些国家公共债务累积的原因是它们将或有负债转移至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这些或有负债来自于国有企业的亏损以及汇率贬值相关的计价效应。

对债务水平攀升的担忧有三个层面的原因：

首先，有 7 个国家（主要是脆弱国家及/或受商品价格暴跌严重影响的国家）已无力偿还债务，需要进行债务重组。这其中包括乍得、莫桑比克和刚果共和国。

其次，即使公共债务仍处于可控水平，但公共债务水平升高导致还本付息负担增加，税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本付息成本急剧上升，中位数利息支付成本自 2011 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占收入的约 10%（图 1.24）。偿债支出增加的原因既包括债务水平的升高，也包含债务结构的转变。随着官方发展援助相对于受援国 GDP 比例的降低，以及由于债务减免后财政空间扩大，该地区很多国家转向商业和其他非优惠贷款来源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

图1.24. 撒哈拉以南非洲：利息支付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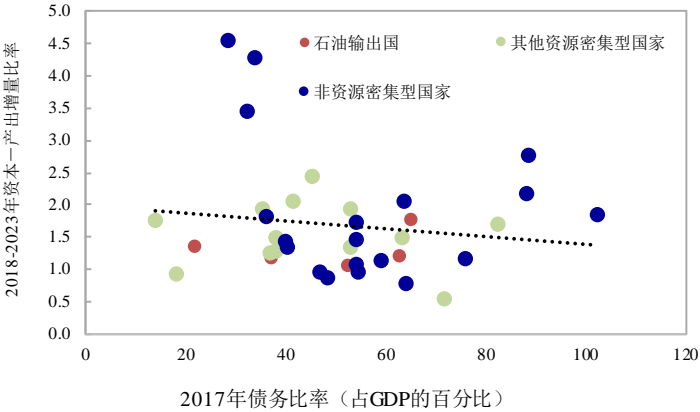
最后，许多国家公共债务的构成变得更为复杂。在 2010 年至 2017 年期间增加的 3,660 亿美元的债务中，约三分之二来自市场借款（或是来自国内金融体系，或是来自国际资本市场），并因此存在重新定价风险；其中约 43% 为外币贷款，因此对于汇率波动相当敏感；还有 13% 来自双边债权人。当然，对于有些国家，更多的资金来源也有一定好处。例如，科特迪瓦、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均利用有利的全球融资条件来改善其债务期限结构，将短期债务转换成长期债务，进而降低了展期风险。

这些挑战突显出对于财政政策的要求,即财政政策需要特别注意避免不可持续的债务累积,并不断完善债务管理。

虽然债务比率已经上升,但投资需求仍然庞大,包括对于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投资需求。为化解这些挑战,在满足发展需求与降低债务脆弱性方面应维持恰当平衡,政策的重心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 确保高效的公共投资。这要求不断改进项目规划、分配和执行(基金组织, 2015 年 a)。具体而言,必须对各种新融资方案、公共投资计划以及投资效率改进等进行宏观经济后果和潜在风险方面的评估。如何在经济效果和风险之间做出恰当的权衡取舍,显然取决于各国具体情况,包括各国的融资模式。基线预测假定负债水平高的国家公共投资效率也会较高(图 1.25),但各国增加基础设施支出的理由各不同,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需求、能力和财政空间。在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用

图 1.25.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公共投资增量资本产出率与公共债务



资料来源: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样本排除增量资本产出比率的极端值和负值。关于国家分组表, 见统计附录。

财政储蓄来控制债务累积和重建财政缓冲似乎更有必要。尽管如此, 重新调节公共支出平衡, 减少非必要的经常性支出和补贴, 增加社会和发展支出, 可创造财政空间满足发展需求。在基础设施瓶颈阻碍经济增长且公共投资管理能力较高的国家, 使用财政空间来满足发展需求似乎是一个更有理由的选择。

- 实施有利于增长的财政政策。在公共投资效率最高的国家, 其公共投资和消费支出的乘数也远高于其他国家; 而在公共投资效率较低的国家, 这些乘数较低(基金组织, 2017 年)。在许多国家, 要改善支出构成和质量, 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大幅削减不重要的资本支出和经常性支出, 同时保障社会支出以减轻最脆弱群体受到的冲击。提高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效率(包括减少补贴)、整顿公共部门工资以及限制非工资补偿(在贝宁得到成功实施)有助于控制经常性支出, 并优先满足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社会支出。采取有利于增长的财政政策还可增强该地区的增长潜力。例如, 模

拟分析表明，降低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内的收入和性别不平等水平可使实际人均 GDP 平均提高 0.5 个百分点，并降低 GDP 增长的波动性。

- 加强财政收入调动。据估计，该地区平均财政收入缺口达 GDP 的 3-5%。因此，该地区内的所有国家均有提高收入的很大空间。不过，各国在国内收入调动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明显。2018 年，各国平均收入增幅达约 GDP 的 0.3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油价回升幅度超出预期。相比之下，以往成功的收入调动案例中，收入（不包括赠与）平均增幅达 GDP 的 1.25%，且大部分来自于非商品收入（利比里亚，2006-2010 年；莫桑比克，2007-2012 年；卢旺达，2012-2014 年；塞内加尔，2001-2003 年；坦桑尼亚，2005-2007 年；乌干达，2014-2016 年）。这些成功案例立足于税收征管的改善以及税收政策改革（基金组织，2018 年 c）。为提高税收体系效率和加强税收征管，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采取扩大税基的措施，例如，引入或改革增值税制度（安哥拉、塞内加尔）、将非正规部门纳入税收系统（塞内加尔）以及减少税收减免项目（贝宁、肯尼亚）——包括缩减免税项目，并确保现有免税项目的操作基于透明规则。
- 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控制国有企业带来的财政风险。在继续推进企业重组背景下，多个国家公布关于国有企业业绩的官方报告以提高透明度（佛得角、喀麦隆和加纳），加强并改善国有企业监督机构的治理（安哥拉、加纳），开展对国有企业治理和业务的审计（冈比亚、尼日尔和塞舌尔），改革国有企业相关法律框架（喀麦隆、几内亚和莫桑比克），外包国有企业管理（几内亚比绍）。在一些国家，国有企业重组计划还包括处置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安哥拉），或对不具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探索（安哥拉、佛得角、乍得、埃塞俄比亚和南非）。
- 降低支出的顺周期性。有些国家计划制定一套财政规则，以对未来的石油收入进行透明、审慎的管理，同时，还计划设立财政稳定基金，以帮助降低支出的顺周期性（安哥拉、塞内加尔和乌干达）。
- 加强公共财政管理。现有体系的失灵和融资条件的趋紧正在转化为国内债务拖欠的增加（佛得角、喀麦隆、加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南非和赞比亚），进而对增长和国内金融体系造成负面效应。加强中期支出框架（安哥拉和博茨瓦纳）、转向采用国库单一账户（刚果共和国和科特迪瓦）、转向基于绩效的预算体系（博茨瓦纳）以及强化内部控制（安哥拉和乌干达）可帮助避免支出的不当分配，改善对债务拖欠的管理。另外，改善资本项目的筛选（贝宁、塞内加尔、塞舌尔和坦桑尼亚）可提高投资效率，降低由国有企业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可能带来的风险（塞舌尔）。

- 改善债务管理框架以更好地管理外汇和展期风险。一些国家已在使用债务购回的方式来减轻近期再融资风险和调整外债结构（例如，加纳使用 2018 年发行的欧洲债券——也是该国第一支 30 年期限债券——的所得购回 2022 年欧洲债券），并更好地匹配偿付货币与外汇收入之间的关系（塞舌尔）。为减少外部贷款集中偿还现象，大多数国家开始转向多档发行欧洲债券。不过，由于使用欧洲债券发行所得进行回购时会有延迟，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持有成本，因此应慎重采取该方式。

加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该地区内货币传导机制有所加强，但各国之间的差异较大。实证证据表明，在那些货币当局能够明确宣传其政策目标、工具和战略的国家，传导机制发挥的作用远强于其他国家。加强宣传并提高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货币政策对市场造成意外冲击的几率（莫桑比克和南非）。不过近年来，一些国家（肯尼亚、马拉维和尼日利亚）在这方面出现一定倒退。在这些国家里，中央银行融资、将银行贷款转向政府证券（马拉维）、挤出效应（尼日利亚）以及贷款利率上限规定（会降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信号作用）（肯尼亚）等做法都对传导机制产生不利影响。另外，授信难度高以及借款成本高的问题导致民众要求进行利率控制的压力加大（肯尼亚和马拉维），从而对信贷的可获得性产生不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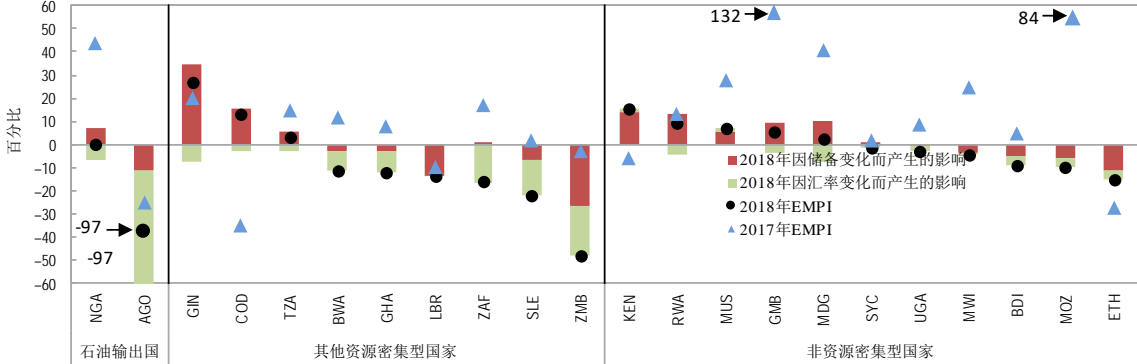
为加强货币传导机制，各国需要：提高利率上限；转向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操作系统，并减少财政支配倾向；改善二级债券和银行间市场；积极使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减少银行体系中的过剩流动性；促进银行间市场的交易，包括消除关于对方风险的担忧，例如建立新的银行再融资操作担保品机制（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扩大担保品范围，以将所有政府证券纳入其中（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博茨瓦纳）。其他政策建议包括：将短期实际利率变为正值，并保持下去（特别是在安哥拉）；缩小隔夜利率区间并建立一个对称的利率区间，使该利率与关键政策利率挂钩；开发稳健的前瞻性框架用于预测流动性和管理通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提高实际汇率灵活度

在有些国家，外部缓冲较少意味着更高的汇率压力，这也加剧了外汇短缺问题。这导致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存在明显价差，特别是在石油输出国（安哥拉和南苏丹）（图 1.26）以及少数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例如加纳）。各国在应对市场压力时，一般更多依赖于储备而非汇率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大量外币负债、汇率变化对通胀的显著传导效应（估计约达到 40%）以及产出和出口对于实际汇率变化的响应不足（由于制造业规模较小）的担心。尽管如此，如果不考虑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提高汇率灵活度（作为更广泛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部分）可增强国家的风险抵抗力并促进结构转型。对于那些

在法律上规定执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这种灵活性将主要来自于相对价格调整，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来提高工资和价格的弹性。

图1.26.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7-2018年外汇市场压力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这一衡量指标为美元/本币汇率负值百分比变化加上储备的百分比变化的求和结果。其中的变化指12月与上一年12月相比的变化。负值表示压力。EMP = 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国家名缩略表和国家分组表，分别见第vi页和统计附录。

保障金融稳定性

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收紧了宏观审慎政策以保障金融稳定性，例如限制银行的外汇头寸、提高准备金要求以及资本金要求（安哥拉、加纳、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等。一些国家也在采取措施减少不良贷款，如强化债权人权利及缩短担保品回收的冗长司法程序，要求公共部门对私营部门的内债拖欠净额不得继续增加（赤道几内亚），改善征信系统，改革破产制度，实施针对中型企业的金融教育计划，以及为借款人提供充分保障，如出台客户保护措施等。⁴

尽管如此，针对持续存在的不良贷款问题，各国需要采取全面的减少不良贷款的战略，包括：在监管上加快损失确认流程，将监督重点放在加强银行的恢复行动以及改革破产和债务强制处置机制（对陷入债务困境但仍可生存的借款人进行债务重组）上，并促进司法程序的一致性和高效性。主管当局也可建立永久性的宏观审慎缓冲（在微观审慎的一系列最

⁴该地区许多国家最近采取了旨在促进银行授信的多项举措。佛得角正考虑向发放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部分担保；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计划升级其信用登记信息系统（尽管该倡议已被推迟至2020年末）并在2020年初之前启用征信局；几内亚已开始运行一个新的征信系统，以提供关于客户信誉的更完善信息；肯尼亚正在完善来自于征信机构的信息，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动产担保品登记的法律，以扩大可用于获取银行贷款的担保品范围；另外尼日尔也通过2018年3月的立法加强了征信机构的职能，该法规定公共事业公司须提供关于其客户按时付账的信息，并在准备制订一项关于“仓单作保”（根据定义，指以存入安全仓库中的粮食作为担保品而授予信贷的做法）的法律。

低要求的基础上），以便监管机构在冲击事件发生时酌情使用，让资本吸收不良贷款，保证持续提供信贷。⁵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加强银行部门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通过了一些新的法规，涉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建议）、小微金融机构的快速处置以及建立健全应急流动性援助框架等。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依据巴塞尔 II 和巴塞尔 III 的精神制定了新的审慎规则，旨在强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处理脆弱性因素。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但该地区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IFRS 9）的过渡需要进一步强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其中关于增加拨备的要求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意味着要进一步增加资本。银行的 IFRS9 合规工作可能在过渡期内产生重大的宏观-金融影响，包括对信贷增长和主权风险敞口造成影响，不过，目前还难以确定向 IFRS9 的过渡是否已经带来了任何上述影响（专栏 1.1）。

失去代理行关系也在加剧金融部门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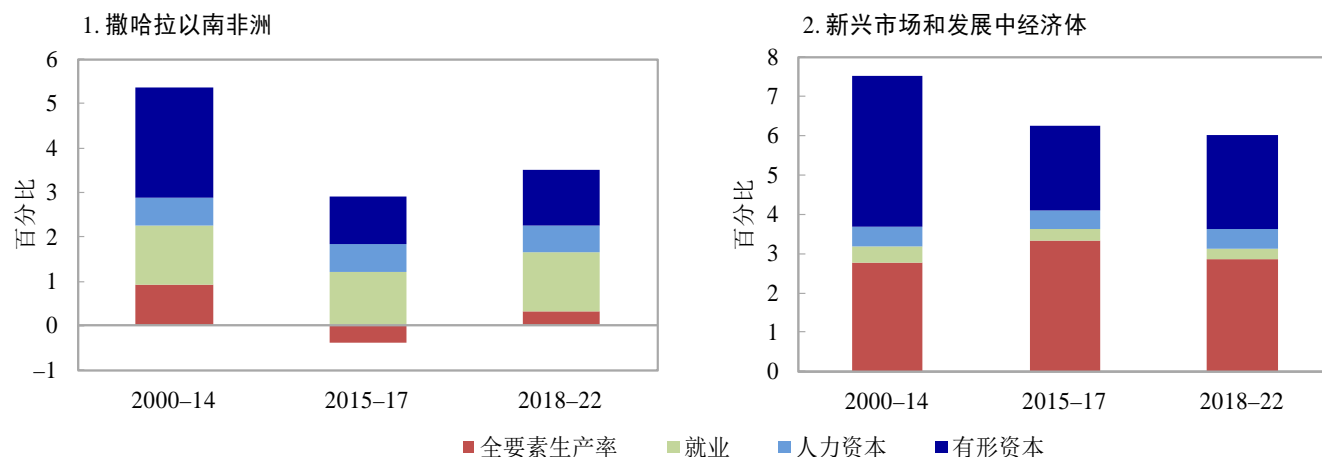
针对失去代理行关系的情况，一些国家正在采取措施，例如根据金融行动工作组的标准增强其反洗钱/打击为恐怖主义融资的框架，并做出其他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修订（安哥拉和塞舌尔）。由于代理行关系减少，剩余代理行关系的集中度升高，如此一来，在剩余的少数代理行中，如有任何一家难以履行义务，就会造成金融稳定性风险。展望未来，正在开展的旨在加强金融稳定性框架的改革有望降低进一步失去代理行关系的风险，特别是有些国家已开始通过满足国际资本充足性要求来降低这一风险（塞舌尔）。另外，一些国家也在积极与代理行及其监管机构接触，以更好地理解失去关系的具体原因（塞舌尔）。包括多边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也正在通过多种努力帮助各国建立更加可持续的框架。例如，基金组织已经启动了多项区域行动以帮助开展政策对话和解决代理行关系问题，例如在 2018 年针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国家举行的代理行关系撤销问题高级别研讨会，另有三涵盖整个非洲的活动计划在 2019 年举行。一些国家还在落实数据监测框架（安哥拉、冈比亚和塞舌尔），并获得了基金组织提供的能力建设支持。

⁵更多详情，见基金组织（2014年a和b）。

提高中期增长

与亚洲、欧洲发展中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处于类似发展水平上的国家相比，该地区的中期增长前景受到生产力增长迟缓及有形资本积累不足的制约（图 1.27）。要改善中期增长前景，需要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私人投资和风险承担（如深化金融体系等措施）；要维持增长收益，则需要促进包容性增长。

图1.27. 实际GDP增长的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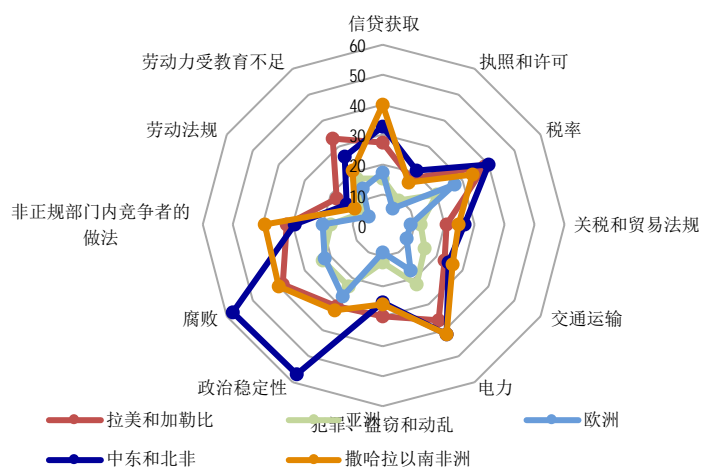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佩恩世界表格；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提高生产力和改善营商环境

提高生产力将需要提升市场的竞争性以及培育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而这意味着需要消除那些对于商业经营最显著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电力供应不足、寻租现象、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安全方面的担忧、税率过高以及信贷获取难度大等问题（图 1.28）。可见，营造公共与私人企业之间、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改善治理以及促进贸易开放和一体化的措施可激励竞争并提高生产力。⁶ 如第三章所示，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推动贸易一体化可大幅增加非洲内部贸易、促进竞争并提高效率。其带来的增长影响是正面的，但幅度并不是很大，如果完全取消关税并将非关税壁垒减少一半，估计该地区 GDP 增长将提高 1%。

⁶关于治理问题的讨论，见基金组织（2019年a）。

图1.28. 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地区：业务经营的主要制约因素
(企业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

深化金融市场

深化金融体系、改善金融服务的供应和获得渠道以及提高效率都要求改善金融监管，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制度环境建设。这方面的工作可帮助改善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特别是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因为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那些不良贷款比率极高或严重腐败的经济体，金融服务的获取往往更为困难。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开始将重点放在加强管控和反腐败框架上（安哥拉和贝宁）。深化金融市场的其他措施包括促进信贷/担保品登记（安哥拉、贝宁和坦桑尼亚），普及金融知识（塞舌尔）、发展区域资本市场，以及发挥金融科技在提高金融包容性方面的作用（例如，移动货币，见专栏 1.2）。

机会的平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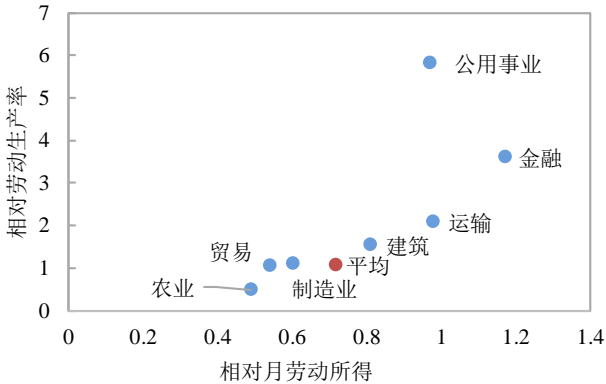
实证证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资本回报的最大部分流向非金融公司（55%），而住户获得的回报最少（20%），且其份额呈现出持续减少的趋势。就各类公司而言，国家所有权占比高的公司似乎获得的惠益更多，如更容易获取信贷。就住户而言，各国在提高平等性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在收入分布中处于最高 20% 层级的群体的收入占比有所下降⁷，而“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在增长。这也符合这样的趋势情景，即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并拥有更多机会来收获资本回报。不过，尽管这方面已有这些改善，但该地区仍有进一步提

⁷不过，对于收入分布的顶尖部分而言，收入低报的问题众所周知。

高包容性的空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约 40% 的人口每日生活支出仍不足 1.25 美元，且该地区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高的。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具体来说：

- 促进劳动力向政府和农业之外的部门流动，以大幅提高效率（图 1.29）。
- 开展财政政策改革，如国内收入调动和补贴改革，从而为针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机制创造空间；并提高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支出效率。
- 深化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包容性，以进一步降低不平等水平。
- 促进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包括废弃有关限制女性开立银行账户或接受工作机会方面的法律规定，并处理教育的不平等问题（专栏 1.3）以提高增长的包容性和增长潜力。

图1.29. 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所得，相比于政府部门



资料来源：de Vries、Timmer和de Vries（2015年）；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加权平均。

除这些措施外，各国还应采取辅助性措施以促进建立灵活的教育体系，同时利用数字技术来克服现有瓶颈，确保入学率完全达标。

专栏 1.1.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的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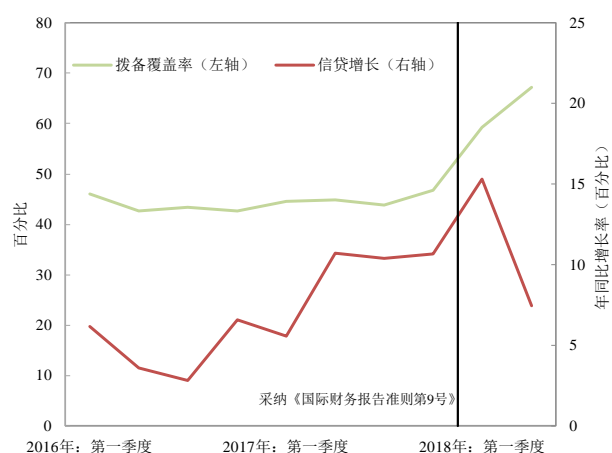
于 2018 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始生效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IFRS9）对金融工具的相关会计做法进行了修改。执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能更透明地披露金融工具的信息，但银行在过渡期内可能需要增加拨备和提高资本水平。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正在采用过渡性安排，旨在缓和合规行动对信贷的潜在影响，同时，对相关影响开展定量研究可帮助衡量其严重性。

在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过渡期间，银行可能需要增加贷款损失拨备和提高资本水平，这会产生较大成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约五分之四已开始落实《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虽然各国银行部门对该准则的落实情况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国家中的银行需要执行新准则。在旧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下，拨备基于违约的实际发生率，这意味着在未发生违约的情况下，银行无需计提减值损失。有时候这会造成信贷损失的延迟确认。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个问题被视为旧准则的缺陷。因此，新制定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要求根据一个前瞻性的“预期信用损失”框架对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这意味着计提拨备需依据违约的可能性及潜在损失。总体而言，《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有望提供关于金融工具的更透明的披露信息。不过，在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过渡期间，银行可能需要因为拨备的增加而提高监管资本，而这会产生较大的成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各银行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的过渡模式存在差异。为缓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对资本状况可能造成的影响，一些当局的应对方法是允许银行延长资本调整期（例如，南非为 3 年；卢旺达和尼日利亚为 4 年；而肯尼亚为 5 年）。有些当局则更进一步，将政府证券的拨备率设定为零（卢旺达）。¹

有人担心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会在过渡期内产生不利的宏观-金融影响，如对信贷增长造成下行压力。就《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实施对于南非各家银行的影响开展的定量评估发现，信贷减值损失会增加 39%，但未发现违反资本充足率规定的情况（南非储备银行，2018 年）。在卢旺达，自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之后，拨备覆盖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信贷增长仍低于 2017 年的平均水平（图 1.1.1）。尽管如此，《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的实施与信贷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迄今仍难以确定（特别是在考虑过渡性安排的情况之后）。该地区内的监管机构仍需开展更多工作以推进这一新的全球准则的实施，并同时避免银行的贷款能力受到过度影响。

图 1.1.1. 卢旺达：计提覆盖率和信贷增长¹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金融稳健指标。
¹ 信贷指贷款总额合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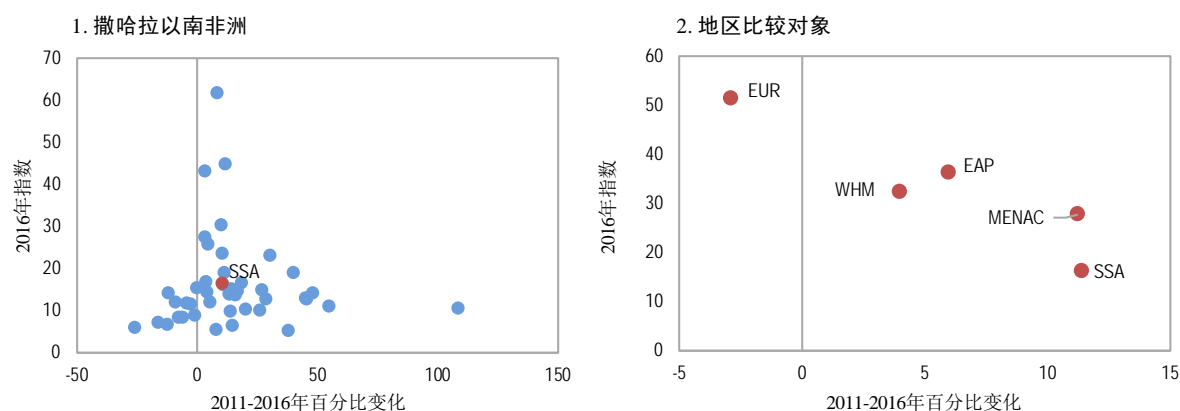
本专栏由 Seung Mo Choi 和 Amadou Sy 撰写。

¹ 不过，设定政府证券拨备率为零的做法会扭曲银行的资产配置决定。

专栏 1.2.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金融发展水平与移动货币增长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金融发展（不考虑移动货币交易）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但其总体水平仍落后于其他经济体。¹具体到每个国家，各国在金融发展水平上取得的进展不尽相同，在那些一开始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发展速度较快（布基纳法索、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加蓬、塞拉利昂和多哥）。总体而言，2011-2016 年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远超出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只是金融市场起步的基础较低。金融市场主要受益于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深化，而金融机构的发展则得益于更多人能够用到银行的基础设施（分行网点和 ATM）。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改善态势超出亚洲、中东和中亚的可比较地区，不过在银行和非银行业的金融深化方面仍处于落后地位（图 1.2.1）。

图1.2.1.金融发展指数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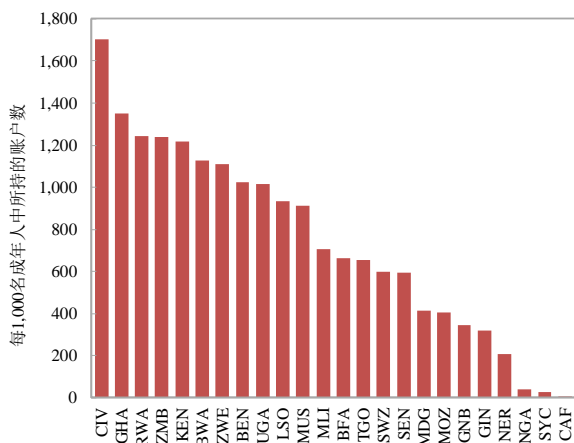
注：EAP = 亚洲及太平洋；EUR = 欧洲；MENAC = 中东、北非和中亚；SSA = 撒哈拉以南非洲；WHM = 西半球。

移动货币账户使用的增长速度继续领先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移动货币账户的数量已超出传统的存款账户数量（基金组织，2019 年 a）（图 1.2.1 和 1.2.2）。

本专栏由 Amadou Sy 和 Torsten Wezel 根据基金组织（2019 年 b）的研究结论撰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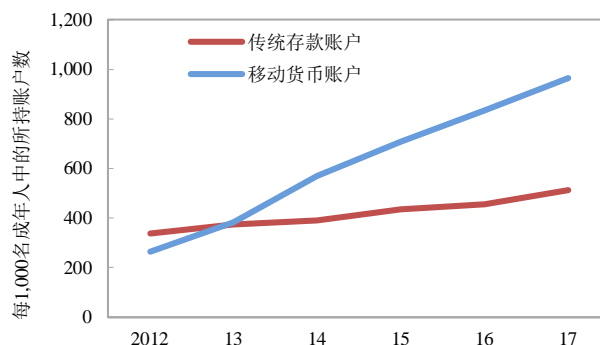
¹ 金融发展水平按照金融发展指数衡量。该指数综合考虑金融机构（银行和非银行）以及三个方面的市场表现：深度、融资获取机会和效率（Sahay 等人，2015 年）。

图1.2.2.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7年的移动支付账户数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金融服务可获取性调查数据库。
注：国家名缩略表见第vi页。

图1.2.3.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2-2017年手机银行与传统银行账户数的比较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金融服务可获取性调查数据库。
注：包括博茨瓦纳、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卢旺达、斯威士兰、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东非的移动货币使用水平最高，在这方面的经验相当具有参考价值，因为东非在开发相关基础设施的过程中，特别考虑到该地区对于移动金融服务的潜在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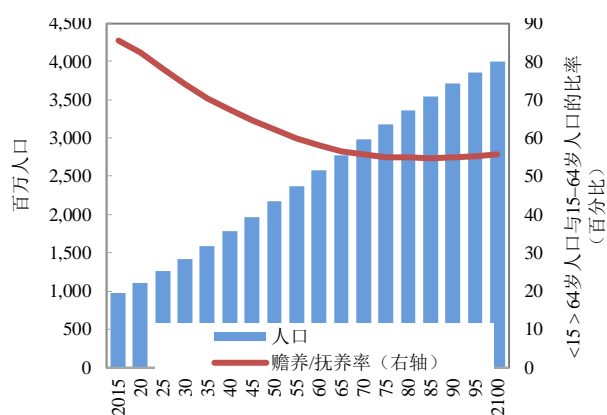
- 东非国家偏好采用电信部门牵头的监管模式。在这一框架中，电信服务供应商与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建立移动支付的基础设施。实践表明，相比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推行的银行牵头模式，电信牵头模式在吸引用户方面更加成功。
- 东非国家往往有一个拥有庞大市场份额的主要电信服务供应商，在移动支付起步时期就能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用户数量，能使移动支付市场迅速突破规模门槛。在肯尼亚，Safaricom 占有近70%的市场份额；在坦桑尼亚，Vodacom 占据近一半的市场份额。在庞大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大多数移动支付用户可在单一平台上运作而不会遇到兼容问题，不过，这也会带来关于集中度、潜在稳定性的担忧。移动货币的互联互通正在为不同服务供应商的用户开展交易提供更大便利。
- 东非国家，特别是加入东非共同体的国家，已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身份识别系统。这些系统有助于加快移动支付的推广，并实现更安全的交易。

专栏 1.3.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结构趋势以及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快速增长，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的机遇。该地区的人口会在未来三十年增加一倍，本世纪末将增至目前四倍（图 1.3.1）。预计该地区生育率将在现有水平上逐步下降，随着赡养/抚养率降低，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赡养/抚养率的降低为该地区带来了一个重大机遇。事实上，在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中，赡养/抚养率的降低均伴随着人口红利和快速增长的出现（基金组织，2015 年 b；Aiyar 和 Mody，2011 年）。不过，该地区要想获得人口红利，赡养/抚养率的降低还不是充分条件，各国仍需采取相关辅助措施，包括创造就业机会以吸纳新劳动者，改善医疗和教育来扩充人力资本，确保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能够赚取更高工资和进入生产力更高的工作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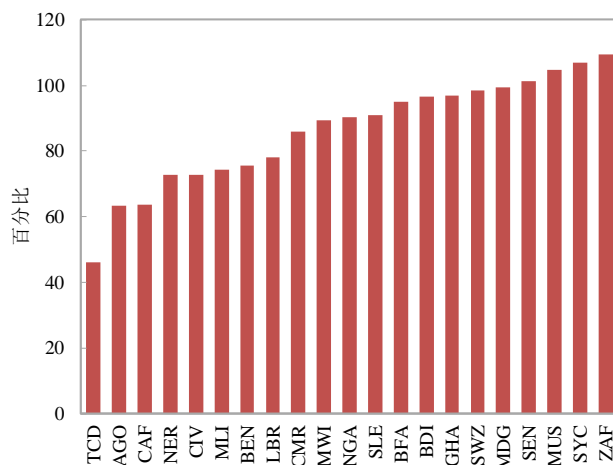
扩充人力资本以支持增长的措施将需要缩小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这需要在多个领域开展工作。虽然在许多国家，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已大幅缩小，但在有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受中等教育的男童/女童比例仍大于四比三（图 1.3.2）。增加教育公共支出是一个解决方案。对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在缩小教育的性别差距方面还可以采取其它一系列措施，如完善基础设施，特别是完善卫生设施和提高女性医疗水平，以及有些国家还应提高男女法定结婚年龄（Jain-Chandra 等人，2018 年）。在采取这些政策的同时，各国还应辅之以其他措施，为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利用新科技（如自动化）。总体而言，这些措施可为女性和男性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加快生产力增长并促进稳定（Cuberes 和 Teignier，2016 年；Sahay 和 Cihak，2018 年）。

图 1.3.1. 撒哈拉以南非洲：预测的人口规模及赡养/抚养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图 1.3.2. 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2016 年接受中等教育的女性与男性的比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注：国家名省略表见第 vi 页。

第二章 冲突的经济影响

在世界各地，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武装冲突仍普遍存在。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自21世纪初以来，各种冲突的发生率和激烈程度均呈下降趋势，但近年来暴力又有抬头，与全球范围内冲突事件的上升趋势一致。从总体上观察，近年来该地区有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受到冲突的影响。

历史不断告诉我们，冲突会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苦难，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冲突夺走人类生命，破坏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制度机制，造成政治不稳，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不仅会在冲突期间，也会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阻碍投资和经济增长，令人难以脱离“冲突的陷阱”。²此外，冲突会摧毁部分税基，进而减少财政收入，同时会增加军事支出，往往会令公共财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其最终造成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攀升，社会和发展支出资金流失，从而进一步加剧冲突的经济破坏效应。

在地区层面上，因为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冲突也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冲突可能蔓延到邻近国家，这是直接的溢出效应（Hegre和Sambanis，2006年）。冲突也可能产生间接的溢出效应，比如抑制邻近国家的经济活动（由于不确定性增加或贸易中断等原因），或造成社会紧张（例如难民大量涌入），即使这些国家并未卷入冲突（Murdoch和Sandler，2002年；Gomez等人，2010年；Qureshi，2013年）。

在上述背景下，本章围绕以下四个关键问题探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冲突的经济影响：

- 冲突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是如何演变的？
- 冲突对经济增长有哪些直接影响，经由溢出效应产生了哪些间接影响？
- 冲突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有哪些？
- 冲突对财政有哪些影响？

本章由Siddharth Kothari牵头的小组撰写，小组成员包括Xiangming Fang、Lisa Kolovich、Cameron McLoughlin、Monique Newiak、Rasmane Ouedraogo、Brooke Tenison、Jiaxiong Yao和Mustafa Yenice，另由Mahvash Qureshi和David Robinson负责监督指导。

¹本章使用的冲突一词含义较广，以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为基础，将内战和恐怖事件均视为冲突。不过，它通常将犯罪活动排除在外。数据详情请见网络附录 2.1。

²“冲突陷阱”指冲突和经济表现之间的恶性循环，即冲突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滞后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会反过来增加冲突的可能性（Collier 和 Sambanis，2002 年）。

本章的分析依据 1989-2017 年期间国家和州一级的数据，以撒哈拉以南非洲 45 个国家为样本。数据显示，在该地区内，冲突事件数量和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达到峰值，之后在 21 世纪头 10 年期间大幅减少。然而，自 2010 年以来，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虽然仍低于 20 世纪 90 年代所达到的水平，但已呈现出再次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另外，近年来冲突的性质也已发生变化，传统的内战基本上已为非国家性的冲突所取代。这类冲突包括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本章分析结果表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冲突产生了重大、持久的经济影响。平均而言，陷入冲突的国家年增长率降幅约为 3 个百分点，对人均 GDP 的累积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这一效应可主要归因于剧烈冲突（即每百万人中，至少有 5 人因冲突而死亡）。不过，在冲突强度一定的情况下，发生在国内主要的经济/商业中心的冲突对宏观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大于外围地区冲突所产生的影响。另外，冲突的效应似乎也受某些宏观经济特征的影响，更强有力的制度和良好的财政基本面有助于缓和冲突对经济的不利冲击。

伴随着人力和有形资本的破坏（包括人口的被迫迁移，以及教育和医疗受到的灾难性影响）而出现的投资、贸易减少和生产力降低，是冲突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渠道。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可导致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持续下滑；反事实分析表明，与无冲突情形相比，冲突使得 5 年时间内实际人均 GDP 会有 15% 至 20% 的下滑。

国家层面的结论可以得到更精细的州一级数据的证明，关于夜晚灯光的卫星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时期的夜晚灯光活跃度出现统计显著性下滑，表明冲突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当地影响。另外，州一级数据显示出冲突的重大溢出效应，冲突附近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也出现下降，其效应为当地效应的三分之一。

增长受到影响的同时，公共财政在冲突发生后也会显著恶化；相较于无冲突的情景，强冲突事件中的实际税收收入会平均下滑 10% 以上。虽然平均而言，分析结果并未表明冲突对公共支出总额产生统计显著的影响，但财政支出在构成上会从资本支出向军事支出倾斜。因此，财政余额会恶化，公共债务在冲突期间也会急剧上升。

因此，本章着重描述了陷入冲突国家蒙受的重大损失以及面临的艰巨挑战，并强调防范冲突发生的迫切性——具体防范措施包括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³对于陷入冲突的国家，工作重点应包括保护社会和发展支出，控制人力和有形资本损失，以及尽量维持行之有效的制度，以缓释冲突给经济造成的长期不利影响。虽然考虑到所面临的财政压力，这些举措的实施可能困难重重，但目标明确、协调到位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优惠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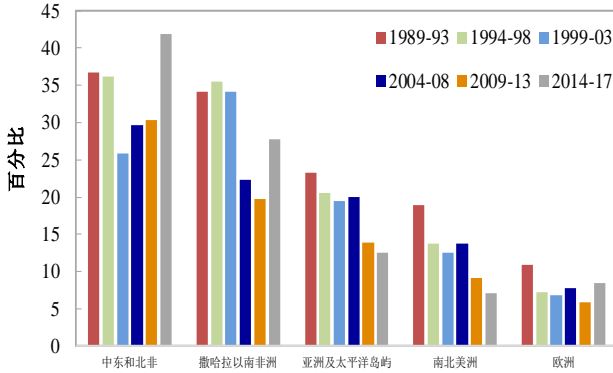
³相关研究文献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包容性，对资源的依赖度较高以及国家能力不足是冲突爆发的重要驱动因素（Blattman 和 Miguel，2010 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2018 年）。

资金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挑战，从而创造政策空间来应对冲突的破坏效应。另外，对于承受冲突溢出效应的国家，资金援助在保护流离失所者、减轻收容国需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

冲突的普遍程度和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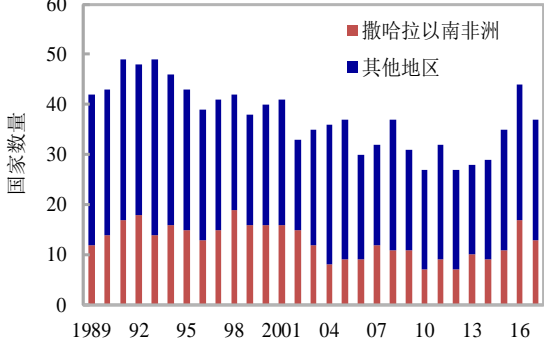
过去几十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直饱受冲突的折磨，不过，该地区冲突的强度、性质、地理分布却在不断演变。20世纪90年代期间，该地区冲突频发，在1990-1999年期间平均约有15个国家为冲突所蹂躏（约占该地区国家总数的35%；图2.1）。⁴之后，在全球冲突数量下滑的趋势背景下，该地区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平均数量在2004-2012年期间减少到9个。不过，该趋势近年来出现逆转，陷入冲突国家数量在2016年达到前所未有的17个（图2.2）。⁵

图2.1.部分地区：陷入冲突国家的占比



资料来源：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此图显示了各期间陷入冲突国家-年的占比。

图2.2. 陷入冲突国家的数量



资料来源：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一个国家如至少有25例与冲突有关的死亡，则会被归类为陷入冲突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冲突导致的伤亡尤为惨烈。虽然具体的冲突相关死亡人数难以确定（由于冲突的广泛和持久性），但有估计表明仅在20世纪90年代，经核实的冲突相关死亡总人数至少为825,000人（占全球冲突相关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出现如此高的死亡人数，主要原因包括卢旺达境内针对图西人的种族大屠杀、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战争，以及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境内旷日持久的暴力活动。随着这些冲突在21世纪头10年初的结束，该地区冲突相关死亡人数也急剧减少，于2010年达到约2,200人的最低水平。不过，近年来由于暴力重新抬头，冲突相关死亡人数不可避免地出现上升，自2014年以来年平均冲突相关死亡人数约为14,000人（尽管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平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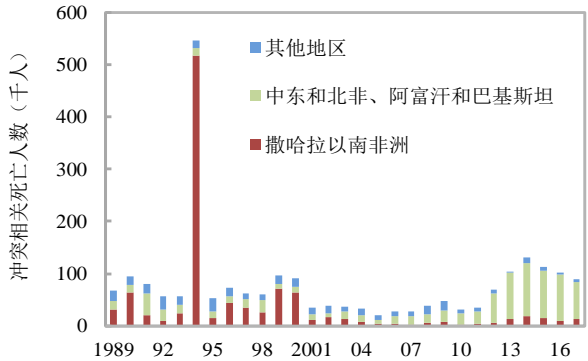
⁴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陷入冲突国家被定义为一个日历年度内至少经历 25 起冲突导致的死亡案例的国家。详见网络附录 2.1 和 Sundberg 和 Melander（2013 年）。

⁵21 世纪头 10 年，该地区内冲突数量的减少被归因于若干因素，包括冷战的结束，以及冲突减少机制的强化，特别是国际维和行动和地区外交努力（见 Straus，2012 年）。

值82,000人，但这一数字仍很惊人；图2.3）。这一上升态势反映出全球范围内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增加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主要是由中东地区，特别是叙利亚的暴力活动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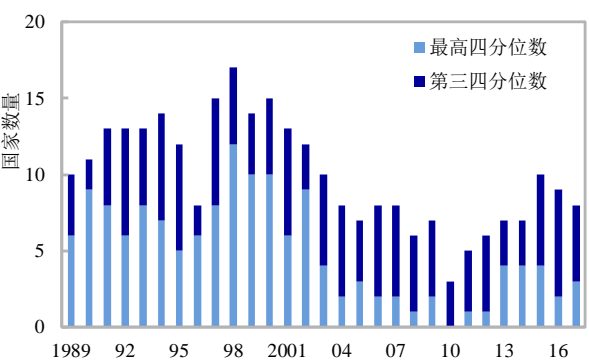
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冲突强度的指标——也表现出不断变化的时间趋势。平均而言，20世纪90年代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8个国家的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占人口比例处于全球的最高四分位区间，到2010年，该地区经历如此剧烈冲突的国家数量已减少至零。不过，最近再次出现了伤亡惨重的冲突：自2013年以来，每年平均约有4个国家达到全球最高四分位区间水平（包括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萨赫勒地区多个国家，图2.4）。

图2.3.冲突相关死亡总人数



资料来源：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于已经核实的死亡数字。由于新闻报道和历史资料来源可能遗漏冲突事件，所以估计值可能只是一个下限值。

图2.4.撒哈拉以南非洲：陷入高强度冲突的国家



资料来源：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将各国划入哪个四分位数的决定基于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占（冲突国家）人口百分比的全球分布情况。最高四分位数对应于每百万人约有29例冲突相关死亡。

冲突的分布

在整个地区内，冲突的地理分布也已随着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本世纪交替之后，南部非洲变得相对和平，但在其他地区，冲突仍普遍存在（表2.1；网络附录图2.4）。从国家类型看（分为资源型国家和非资源型国家），石油输出国的冲突仍更为普遍，而在非资源型国家中，陷入冲突国家的数量最少。

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相比，不同地区和国家组别的冲突的总体频繁程度在21世纪头10年有所降低，但在2000年之后，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萨赫勒地区暴力明显加剧（图2.5）。就萨赫勒地区的国家而言，2010-2017年期间乍得湖盆地（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交界地区）暴力活动加剧尤其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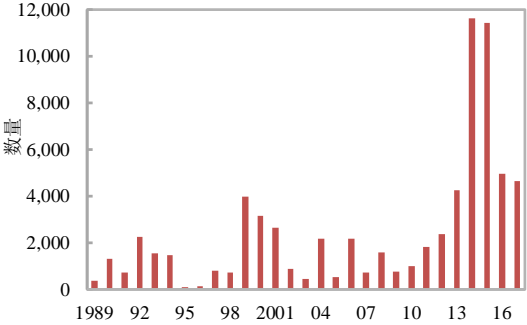
表2.1.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地理区域和经济类别中陷入冲突国家的占比

| 1. 地理区域 | 2000年之前 | 2000年之后 | |
|----------|-----------|---------|------|
| | 中部非洲 | 42.4 | 36.4 |
| 东部非洲 | 35.2 | 27.4 | |
| 西部非洲 | 35.2 | 24.4 | |
| 南部非洲 | 20.0 | 1.1 | |
| 2. 资源密集度 | 2000年前 | 2000年后 | |
| | 石油输出国 | 52.0 | 39.9 |
| | 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 | 35.2 | 25.2 |
| |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 | 29.3 | 20.5 |

资料来源：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此表显示了各组陷入冲突国家-年的百分比。国家分类见附录表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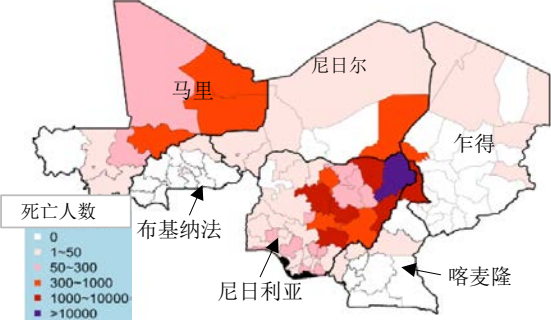
著，该地区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占整个萨赫勒地区冲突相关死亡总人数的77%，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相关死亡总人数的40%（图2.6）。⁶

图2.5.萨赫勒地区冲突相关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2.6.2011-2017年萨赫勒地区冲突相关死亡人数的分布



资料来源：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冲突的性质

原则上，可在多个维度上来区分冲突，例如，冲突当事方（国家与非国家）、动机（宗教、政治、种族）、位置（国内与国际；中心与外围）等。不过在实际分析时，这些类别常常叠加在一起，需要进行一定的主观判别。此外，分类所需的信息也可能并不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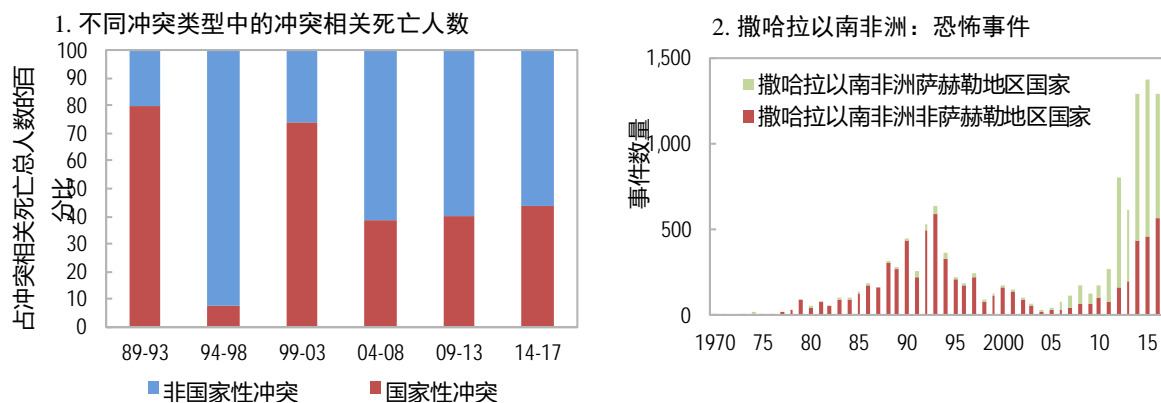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本章仍利用现有资料，按照冲突涉及国家和不涉及国家（但涉及其他有组织的武装集团）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冲突。数据显示，大规模国家性冲突，例如，安哥拉、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塞拉利昂之间的冲突，是2000年之前那段时期内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变化的主要因素（图2.7，小图1）。⁷不过，自那以后，非国家性冲突（广义定义，包括两个非政府武装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恐怖袭击等有组织的武装集团针对平民发动的暴力事件）所导致死亡人数的比例大幅升高。不仅是在萨赫勒地区，其他地区的恐怖事件数量也有增加，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和尼日利亚是受影响最

⁶在本章中，萨赫勒地区被界定为包含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位于乍得盆地的几个州包括：尼日利亚的约贝州、博尔诺州和阿达马瓦州，尼日尔的迪法省，乍得的湖区以及喀麦隆的极北省。

⁷乌普萨拉地理定位数据集规定冲突分为国家性冲突（两个有组织集团之间的冲突，且其中至少有一方为政府）；非国家性冲突（两个有组织集团之间的冲突，且任何一方均不是政府）；以及单方冲突（有组织集团（政府或非政府当事人）针对平民发动攻击）。由于大多数单方冲突涉及非国家当事人，本章将后两类合称为非国家性冲突。

严重的国家（图2.7，小图2；网络附录图2.2）。⁸

图2.7.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的性质



资料来源：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1994-1998年这一时期的结果包含在卢旺达发生的针对图西人的种族大屠杀。由于它针对的是平民，故被归类为非国家性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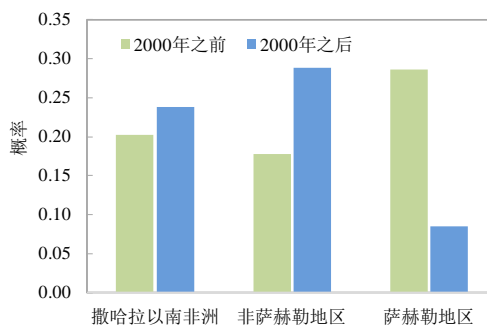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计算结果受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2012年方法变化的影响（详见网络附录）。

冲突的持久性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冲突往往旷日持久，不过，整个地区内的冲突持续时间差别很大（附录图2.7）。虽然诸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等一些国家在样本期的大多数时间内（分别为29年和27年）均存在一定形式的冲突，但该地区冲突持续时间的中位数约为4年。

不过，冲突的持久性总体而言随着时间呈降低趋势：一个国家摆脱冲突的概率已从2000年前的20%增至其后的约24%。不过，这一总体趋势并不适用于萨赫勒地区，因为该地区的冲突在2000年之后已明显变得更为持久（图2.8；网络附录表2.3）。

图2.8.摆脱冲突的概率



资料来源：乌普萨拉地理定位事件数据集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此图表示一个国家在下一年度摆脱冲突的概率，前提是该国目前处于冲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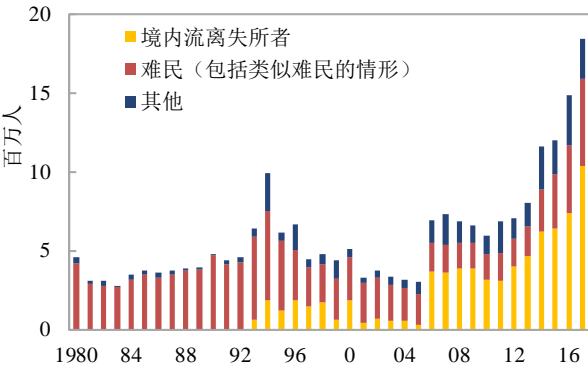
⁸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关于恐怖事件的数据在2012年出现一个结构性断点，这是由于数据收集方法的变化可能导致记录在案的事件数量增加。不过2012年之后使用的方法一致，这意味着2013年之后恐怖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并非是由于统计方法发生了变化，而是真实反映了恐怖活动的增加（详见网络附录2.1）。

民众流离失所

民众流离失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其他地区冲突造成的一个主要后果。不仅是陷入冲突的地区，附近接纳这些冲突难民的地区也需承担巨大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联合国承认的）冲突受影响人口——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寻求庇护者以及难民——数量增加了两倍以上，从20世纪80年代不到500万人增至2017年的1,800万人（图2.9），而且越是激烈的冲突，一般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流离失所（网络附录图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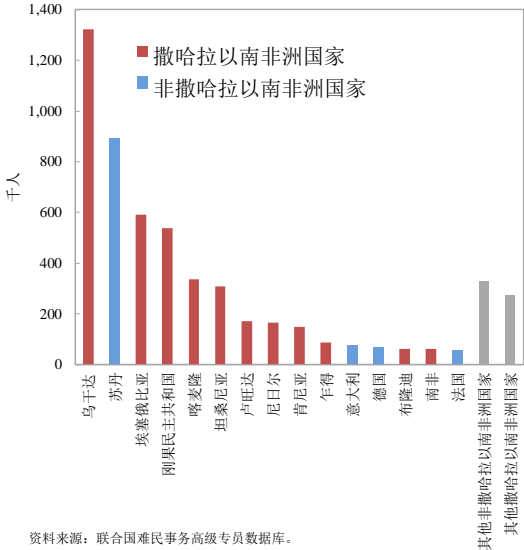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7年，在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近600万难民和100万寻求庇护者中，大多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内重新安置；只有较少一部分人在先进经济体获得难民身份（图2.10）。2017年，难民占乍得和乌干达人口的3%以上（叙利亚危机之后，难民占人口比率超出这一水平的国家只有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见附录图2.8）。⁹同样，该地区境内安置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增长了四倍——过去二十年从不足200万人增至1,000万人（附录图2.10）。刚果民主共和国（440万人）、南苏丹（190万人）和尼日利亚（170万人）的境内安置的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几乎与2017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相当（分别为620万和260万；附录图2.11）。

图2.9. 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受关注人口



资料来源：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数据库。
注：2006年前有关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数据有限。“其他”一项包含寻求庇护者、回返的难民、回返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无国籍人和其他受关注人口。

图2.10. 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难民的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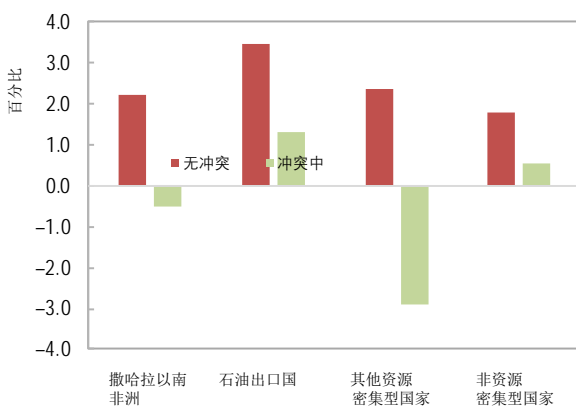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数据库。

⁹关于乌干达境内难民管理经验的具体研究，如乌干达允许难民自由流动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进步性难民法律的意义，见世界银行（2016年）。

冲突与经济增长

冲突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对冲突和非冲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进行了简单比较，在冲突国家中，实际GDP增长平均降低约2.5个百分点（图2.11），发生高烈度冲突的国家的增长率最低（附录图2.13）。在所有国家组别中，冲突国家的增长普遍较低，但发生冲突的商品出口国（特别是非石油商品出口国）受到的经济伤害最为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国家（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见图2.11）发生了程度更为剧烈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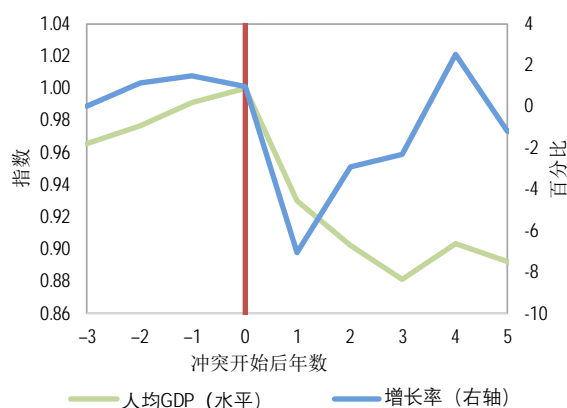
图2.11.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国家类型的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一个国家如有25例或以上与冲突有关的死亡，则会被定义为陷入冲突国家。

图2.12.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事件：增长率与累积人均GDP损失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于附录表2.9中定义的11起冲突事件。11起冲突事件过程中各时间范围内的中位数增长率。将冲突开始前一年的人均GDP指数定为1，中位数增长率用于表示累积损失。

如果剧烈冲突事件的起始时间点容易确定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冲突对增长的影响一般在冲突的第一年最为明显，之后逐步减弱（图2.12）。¹⁰不过，随着平均增长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负值，冲突对产出的累积影响仍在不断升高，在冲突开始五年之后，实际人均GDP降低12%（图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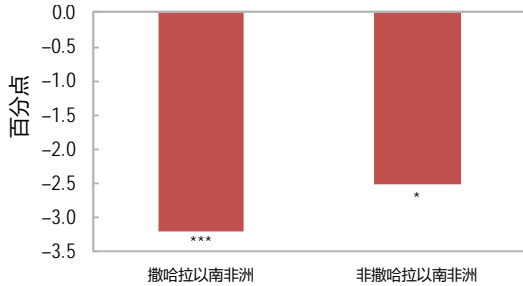
更严格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上述结果。在控制了增长的其他标准决定因素之后，实证结果表明，冲突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不利影响。一般来说，冲突强度衡量指标值从无冲突升高至冲突的最高四分位区间（每百万人中，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达29人）伴

¹⁰此处考虑的冲突案例有：利比里亚，1990年；塞拉利昂，1991年；布隆迪，1993年；刚果民主共和国，1996年；刚果共和国，1997年；埃塞俄比亚，1998年；厄立特里亚，1998年；几内亚比绍，1998年；科特迪瓦，2002年；马里，2012年；以及中非共和国，2013年。更多详情见附录表2.9。

随着实际人均GDP增长每年减少3.2个百分点（图2.13）。¹¹在使用一些方法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增长对冲突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以上结果总体上仍旧成立。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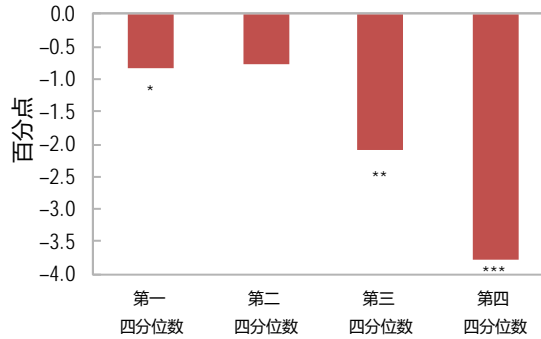
冲突的破坏效应主要来自较为激烈的冲突（即每百万人中，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至少达5人；图2.14）。该结果与Rother等人（2016年）得出的结果类似，他们也发现在中东和北非，更激烈的冲突产生的影响更大。此外，还有证据表明，相比于发生在外围的暴力事件，在国家经济/城市中心发生的暴力事件对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附录表2.4）。就冲突类型而言，并无有力证据表明不同类型的冲突具有差别化影响，不管是国家和非国家性冲突都对增长产生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重大冲击（网络附录图2.12；网络附录表2.7）。

图2.1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冲突强度升高对于增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于冲突强度从无冲突升至第75个百分位数的升幅。详见附录表2.4的第1列和第2列。***、**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图2.14.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冲突强度水平对于增长的效应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四分位数基于死亡人数占（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至少有1例的国家）人口比例的全球分布。各柱体表示相对于无冲突情形的差值。基于附录表2.6第1列数据的回归结果。***、**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不过，冲突对于增长的影响似乎与一些宏观经济特征有关，特别是冲突开始时的制度质量和财政基本面（图2.15）。具体而言，在一个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定义为处于制度质量指数分布的最高四分位区间），冲突强度的升高伴随着增长率下滑约1.5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在制度较薄弱国家（处于分布的最低四分位区间），增长率会下滑3个百分点。¹³同样，

¹¹考虑到死亡人数与人口比率衡量指标存在一些极端观察值，该分析在增长回归式中使用该衡量指标的百分位数。技术详情见网络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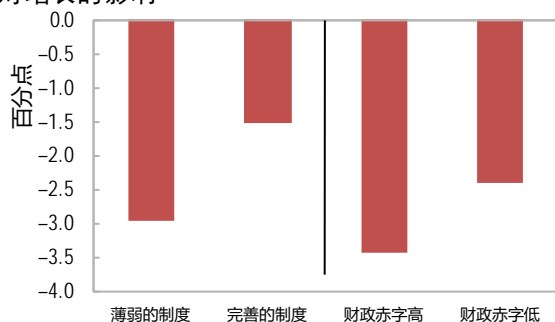
¹²具体而言，使用利用滞后值处理冲突变量的差分 and 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见网络附录），并考虑到那些事前并无经济困境的个别冲突事件（见以下讨论），以上结果仍具稳健性。使用基于乌普萨拉武装冲突数据集的其他冲突变量进行研究，上述结果也具稳健性。乌普萨拉武装冲突数据集仅涵盖国家性冲突，但其中的信息可一直追溯到1946年。

¹³虽然冲突产生的影响可能受制度健全度的影响，但冲突也会破坏制度质量，进一步加剧其负面影响。

在财政基本面较薄弱的国家，即赤字或债务水平高的国家，冲突会导致更大幅度的增长下滑，其原因可能是缺乏足够空间来应对冲突所导致的破坏效应。具体而言，一个国家若基本没有财政赤字，则在冲突爆发后会出现2.4个百分点的增长下滑；相比之下，一个财政赤字为GDP的5%的国家，增长下滑达3.4个百分点（图2.15；附录表2.4）。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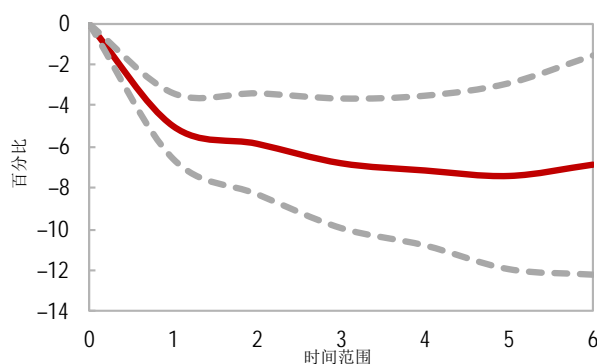
此外，冲突产生的影响也不易消散，会在冲突发生后至少持续五年（图2.16）。高强度冲突（每百万人中，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达29人；或处于分布的第75个百分位数）发生后，会在第一年中使经济增长下降5%，在五年之后其影响会达到约7.5%，且仍具有统计显著性。

图2.15.冲突强度升高、制度作用以及对增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于冲突强度从无冲突升至第75个百分位数的升幅。“薄弱的制度”定义为位于国际国别风险指南制度质量指数第25个百分位数的国家，而“完善的制度”则定义为处于第75个百分位数的国家。赤字高和低分别对应的财政差额为-5%和0%。详见附录表2.4第4列和第5列。

图2.16.冲突强度冲击后人均GDP的脉冲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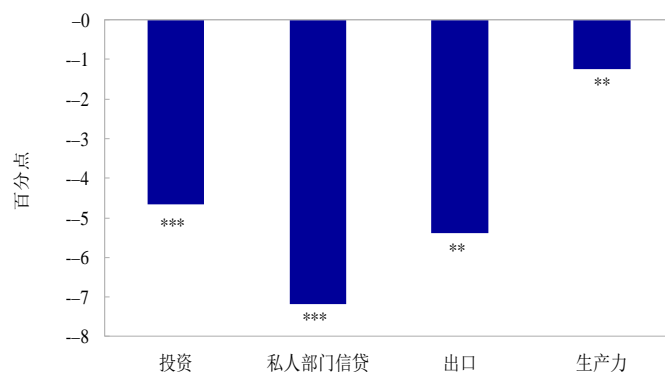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使用局部投影法，基于冲突强度的世界分布增至第75个百分位数的增幅（见附录2.1）。灰色虚线表示90%置信区间。

破坏的渠道

冲突往往会产生如此巨大和持久的影响，那么它们产生破坏的渠道主要有哪些？实证分析显示，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因素的投资和贸易均会受到冲突的重大影响。冲突强度从无冲突升高至冲突的最高四分位区间，伴随着实际投资增长降低4.5个百分点，其中部分原因是私人部门信贷增长的下滑。另外，冲突也会使出口和生产力增长分别下滑5.5和1.3个百分点（图2.17）。

图2.17.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对投资、出口和生产增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于冲突强度从无冲突升至第75个百分位数的升幅。详情见附件表2.8。***、**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¹⁴除其他因素外，分析结果也显示增长与投资 and 贸易开放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关联。详见网络附录 2.1。

冲突之后生产力、投资和出口增长的下滑可归因于多个因素，包括对于安全形势的担忧加剧导致难以正常开展经营活动；传统贸易路线遭受破坏（例如，博科圣地组织的暴力活动给乍得湖盆地贸易路线造成的破坏；见法国开发署，2018年）；人力资本和有形基础设施遭受破坏；技术工人流失；制度遭到破坏和弱化；以及总体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导致投资者推迟开展长期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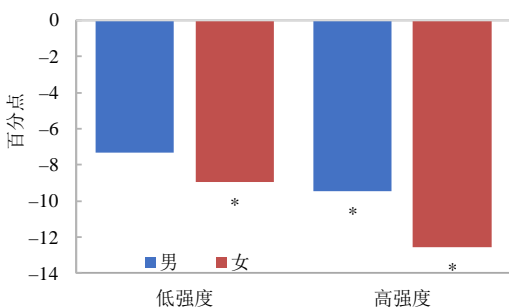
社会福利

冲突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损失，这体现在冲突对教育和医疗的严重影响。平均而言，与无冲突情景相比，激烈冲突情况下的女童和男童的小学入学率分别降低13和9个百分点（图2.18，小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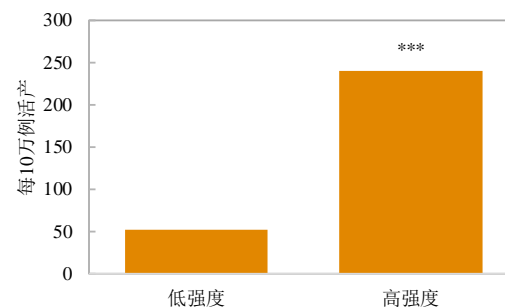
从医疗方面看，冲突期间的预期寿命大幅降低，部分原因是与冲突直接相关的死亡。不过，其他医疗指标（例如，孕产妇死亡率）也有恶化（图2.18，小图2）。

图2.18.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指标

1. 小学入学率



2. 孕产妇死亡率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各柱体表示和无冲突情形相比小学入学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方面的差值，其中控制了（滞后的）收入水平和时间固定效应。“低强度”冲突指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占人口比例的全球分布中位数以下的冲突，而“高强度”冲突则指该中位数以上的冲突。***、**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此外，妇女和儿童受到冲突的影响常常尤其严重，具体表现包括儿童营养不良比率更高，性暴力加剧导致妇女难以获得教育和工作机会（专栏2.1）。冲突的这些社会影响常常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冲突会对增长产生持续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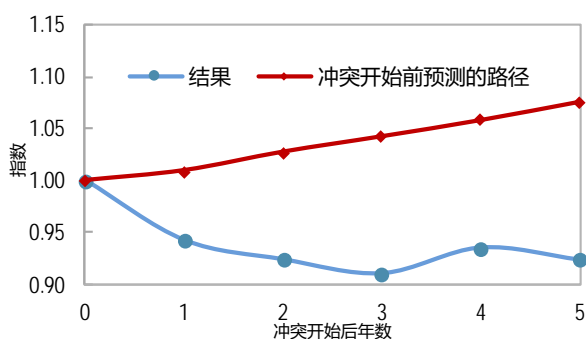
持久的产出损失

既然冲突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会造成不利影响，那么，长期而言，冲突发生后会出现多大的产出损失？虽然难以预测假定冲突未发生情况下产出的反事实数据，但比较冲突开始前实际人均GDP预测值与冲突开始后的实际结果，也可说明损失的程度。使用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的预测数据，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0起重大冲突进行上述比较，

发现在冲突发生之时 ($t = 1$)，实际中位数增长率暴跌至-6%，而预测的增长率为近1%，这意味着实际人均GDP下滑了约7%（图2.19）。¹⁵在冲突发生五年之后，人均GDP与冲突前的水平相比平均下滑8%，与原先的7%的预测增长率相比，表明冲突导致的人均GDP下滑幅度约为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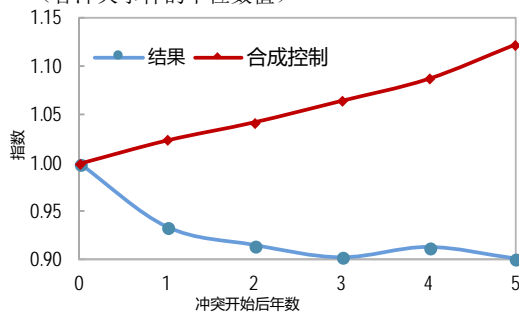
以上结果与使用合成控制法得出的结果类似。在合成控制法中，我们对每个冲突事件构建一个合成控制组（非冲突国家的加权平均），合成控制组的特点与冲突国家在冲突开始前的特点类似。合成控制法得出的结果显示，冲突发生五年之后，合成控制组人均GDP平均增长12%，而冲突案例中的人均GDP下滑10%（图2.20）。¹⁶

图2.19.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人均GDP指数，实际与预测的比较
(各冲突事件的中位数值)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于附录表2.9中列举的10起冲突事件。

图2.20.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人均GDP指数，实际与合成控制的比较
(各冲突事件的中位数值)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于附录表2.9中列举的10起冲突事件。关于合成控制法的详情，见网络附录2.1第三节。

冲突的空间影响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冲突通常具有局部性，集中在一个国家的特定地区。事实上，虽然各国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平均而言，一个国家经历冲突时，只有40%的州会出现与冲突有关的死亡（附录图2.14）。因此，冲突的影响在一个国家之内不太可能处处相同。不过，由于缺乏空间上细分的经济活动数据，难以研究冲突在局部层面上的影响或者冲突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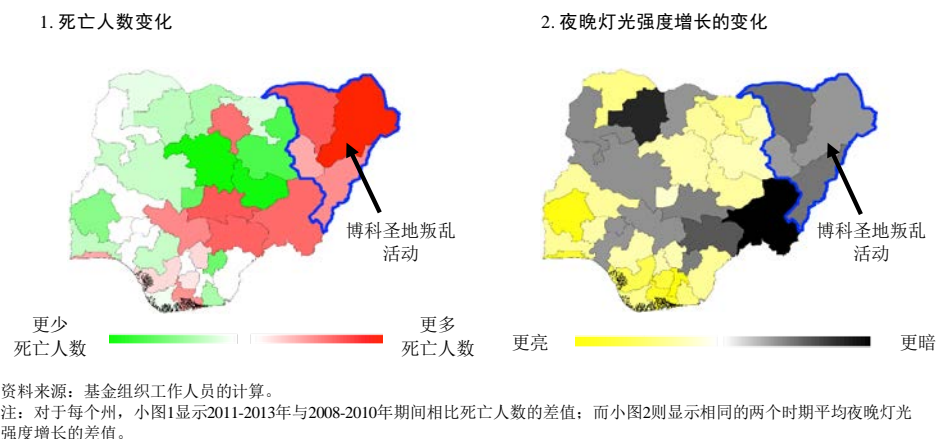
¹⁵为考虑任何乐观偏差，我们使用增长预测平均偏差值调整每个国家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结果。详见网络附录2.1。这10个案例包括附录表2.9中所列的所有冲突事件，但利比里亚（1990年）除外，因为《世界经济展望》从1991年才开始提供该预测值。有关各个国家的案例，见附录图2.17。

¹⁶这些案例包括附录表2.9中列举的所有事件，但厄立特里亚除外，因为其控制变量数据无法获得。

能对国内或其他国家的邻近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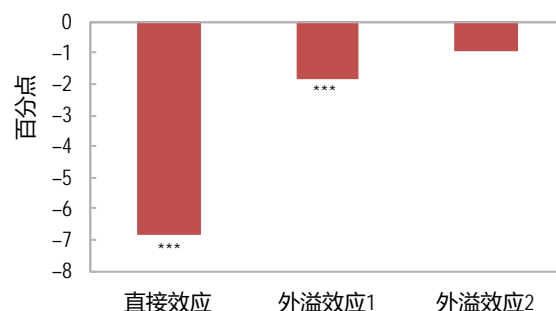
为分析冲突的局部效应和溢出效应，我们用卫星记录的夜晚灯光数据来替代实际经济活动。使用这项数据进行分析，以尼日利亚东北部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在博科圣地叛乱活动变得更加暴力的2010年之后，经济活动呈现减弱趋势（图2.21）。

图2.21.尼日利亚：冲突和夜晚灯光强度增长的变化，2008-2010年与2011-2013年的比较



计量经济学分析证实，在州一级层面上，冲突对夜晚灯光强度所体现出的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和经济学意义上的严重不利影响。平均而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导致100人死亡的冲突（在州一级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分布的中位数附近）伴随着夜晚灯光活跃度增长率降低17个百分点，相当于州一级实际GDP增长降低约6.5%（图2.22）。

图2.22.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与使用夜晚灯光衡量的州一级经济活动，直接效应和外溢效应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冲突的直接效应之外，也有证据表明冲突对邻近州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只是这种效应会随着邻近州与冲突州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减弱。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州和时间的固定效应之后，500公里范围内的邻近州发生100人死亡的冲突后，增长会出现约2个百分点的下滑；而对于距离更远的州，这一效应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图2.22）。

17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100人死亡的州一级影响。假定夜晚灯光与GDP之间的弹性为2.5。直接效应=死亡对所在州本身的效应；外溢效应1=死亡对方圆500公里内的州造成的效应；外溢效应2=死亡对500公里至1000公里范围内的州造成的效应。根柱体基于网络附录表2.11第1列中的结果。

¹⁷越来越多的文献显示，夜晚灯光活动是实际GDP的一个较好的替代指标（Henderson、Storeygard和Weil，2012年；网络附录图2.15）。夜晚灯光活动具有独立性。以此衡量实际经济活动，不太容易出现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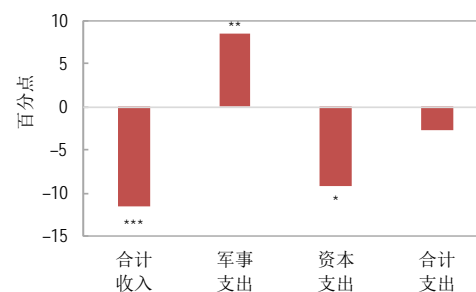
冲突的财政影响

冲突对一国公共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侧均可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限制了政府有效应对冲突的能力，进而会加重冲突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收入方面，冲突会干扰经济活动、破坏部分税基并降低税收征管的效率，进而减少税收收入。有证据表明这些渠道可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产生财政影响的重要渠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强度从无冲突增至最高四分位区间时，伴随着总财政收入实际值减少约12%，约为GDP的2%（图2.23；网络附录表2.17）。

在支出方面，冲突强度增加伴随着实际军事支出预算平均增加9%（约为GDP的0.6%），而实际资本支出减少约9%。因此，冲突期间公共支出总额并无显著增加。这表明安全疑虑会使支出从有利增长的资本支出转向军事支出（图2.23）。此外，冲突强度增加的净效应是财政赤字增加，增幅约为GDP的1.7%（网络附录表2.17）。

与经济增长的情况相同，冲突的财政效应主要来自于高强度冲突。在冲突强度达到最高四分位区间时，实际收入和实际资本支出均大幅减少，而军事支出会增加（图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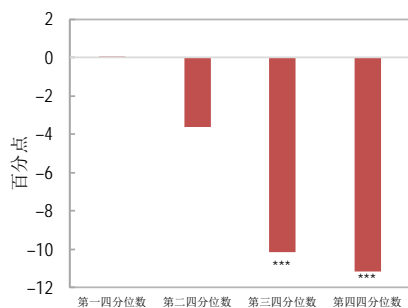
图2.23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增加对于财政变量实际增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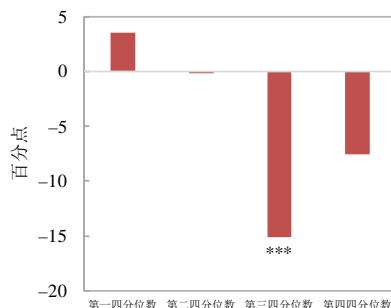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于冲突强度从无冲突升至第75个百分位数的升幅。分别基于网络附录表2.13第1列、第3列、第4列和第6列的回归结果。以上变量剔除了通胀影响。

图2.24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冲突强度等级对部分财政变量实际增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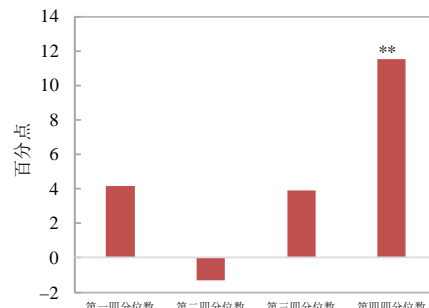
1. 税收收入



2. 资本支出



3. 军事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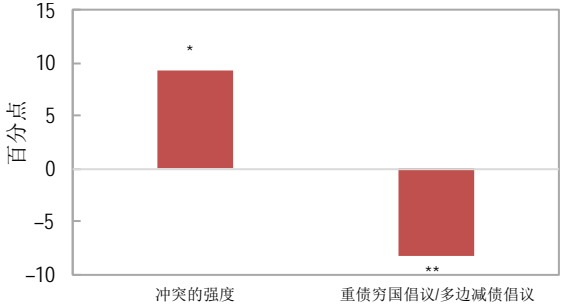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四分位数基于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占（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至少有1人的国家）人口比例的全球分布。各柱体表示相对于无冲突情形的差值。基于附件表2.15第1列、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以上变量剔除了通胀影响。

统性衡量误差。对于冲突案例而言，因为关于经济活动的数据往往无法获得或不可靠，夜晚灯光活动也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变量。有关数据和估算方法的技术详情，见网络附录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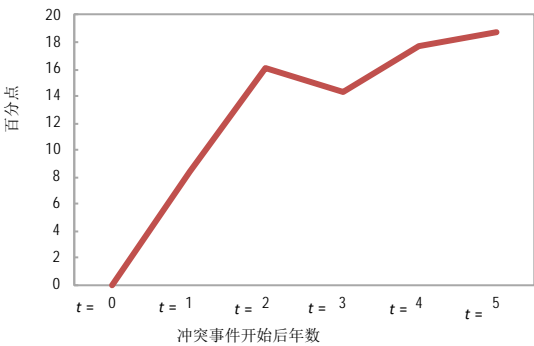
冲突对公共债务也有负面影响，财政余额的恶化加上经济增长率降低，导致债务水平升高。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在激烈冲突期间平均增加9个百分点，在幅度上相当于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期间债务的年平均降幅（图2.25）。如果我们专门观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激烈冲突事件，如图2.12所示，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在前两年的增幅达到GDP的16个百分点，并在第五年增至GDP的近20%（图2.26）。

图2.25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强度增加对债务与GDP比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基于冲突强度从无冲突升至第75个百分位数的升幅。详情见附录表2.16。***、**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图2.26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事件期间债务与GDP比率的累积变化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冲突事件的起始年份基于附录表2.9确定。

结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数量在21世纪头10年初呈减少趋势，但在近年来又出现上行。本章重点分析了冲突给卷入冲突的国家和邻近国家造成的巨大经济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冲突所产生的经济冲击的大小取决于冲突强度。冲突的强度越高，对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造成的破坏越大，带来投资、贸易的减少和生产力的降低，造成更大、更持久的经济成本。反事实分析表明，与无冲突情形相比，冲突发生后五年时间内，实际人均GDP的降幅可能高达20%。此外，冲突会减少财政收入、使财政支出的构成从资本支出向军事支出转移，并增加公共债务，给公共财政造成压力，进而破坏社会经济稳定，增加冲突持续存在的风险。

考虑到这些巨大的成本，必须设法防范冲突的发生。正如较早期的文献所示，一些经济和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水平低、经济表现差、国家能力薄弱以及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在不同种族、宗教和地区群体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往往伴随着冲突概率的升高。解决这些挑战将有助于防止冲突（联合国和世界银行，2018年）。对于陷入冲突的国家，工作重点应包括保护社会和发展支出，控制人力和有形资本损失，以及尽量维持行之有效的制度，

以缓释冲突给经济造成的长期不利影响。虽然考虑到所面临的财政压力，这些举措可能困难重重，但目标明确、协调到位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优惠性外部援助可有助于创造一定空间来应对冲突的破坏效应。另外，对于遭受冲突溢出效应的国家，外部援助也可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可以保护流离失所者，减轻收容国常需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专栏 2.1. 冲突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

受冲突蹂躏地区儿童身体健康指标出现重大倒退。和无冲突国家相比，在主要冲突国家，儿童营养不良率升高约8个百分点，其原因常常是生计和农业供应链遭到破坏所导致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加剧（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年）。例如，在布隆迪、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冲突的影响已波及儿童的身高（Bundervoet、Verwimp和Akresh，2009年；Akresh等人，2012年；Minoiu和Shemyakina，2014年）。营养不良的长期效应则包括认知能力、入学率和终身劳动所得的降低。有幸存活儿童往往在冲突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仍无法摆脱冲突造成的影响。例如，在乌干达，研究发现儿童兵就学时间比非儿童兵少一年，而这会对其日后的终身劳动所得造成重大影响（Blattman和Annan，2010年）。

冲突期间，妇女更可能遭受性暴力。冲突期间，男性更可能因为作战而失去生命，而女性则更可能成为性暴力和人口贩卖活动的受害者，这些行为往往是作为迫使平民屈服的手段（Buvinic 等人，2012年）。另外，不安全的社会环境常常会限制女孩和妇女的行动能力，使其难以入学和获取工作机会（联合国妇女署，2015年）。难民营内的妇女特别容易失去住所（世界银行，2017年）。难民营中的妇女以及非正常女性移民中，每6人便有1人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国际劳工组织，2003年；世界银行，2017年）。

考虑到妇女和儿童在冲突期间所面临的不安全环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通过多项决议，强调冲突期间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必要性。保护这些脆弱群体可帮助减轻冲突给经济造成的长期不利影响。

第三章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变非洲的经济格局？

2018年，非洲联盟成员国设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向着促进区域贸易和经济一体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各签约成员国同意取消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开放重要服务部门的自由贸易、解决区域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并最终建立非洲大陆单一市场，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有望于2019年正式生效。目前有关该协定具体细节的谈判正在进行。正式生效之后，该协定将形成一个人口规模达12亿、总计GDP达2.5万亿美元的市场。非洲的经济格局可能会因为该协定而改变。¹

贸易一体化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并已经在其他几大洲取得了丰硕成果（见基金组织，2018年a）。贸易一体化让各国专注于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和服务，利用规模经济优势，进而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贸易一体化能够传播知识和技术，促进新产品开发，进而也推动结构转型（见基金组织，2016年）。在非洲设立大型自由贸易区将增强非洲经济转型的潜力。它不仅可推动区域内贸易，也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促进区域供应链的发展。其他区域的经验表明，这些一直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

不过，虽然贸易可以支持增长，但也可能包含几方面的成本，贸易的惠益也可能不会在各国之间及内部均匀分配。本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经济的进一步融合，虽然可能对一些行业有利，但也可能伤害其他行业，对某些部门的劳动者和某些技能水平的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机会造成负面影响，并可能减少财政收入。

本章分析了非洲国家执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潜在利益和挑战。它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 非洲区域内贸易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它与非洲的国际贸易相比有何区别？从非洲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合作经验看，非洲大陆有怎样的进一步融合潜力？

本章由Geremia Palomba牵头的小组撰写，Reda Cherif和Yunhui Zhao负责协调工作。小组成员还包括：Russell Green、Salifou Issoufou、Thomas McGregor、Adrian Perelta-Alva、Amadou Sy、Bruno Versailles和Jason Weiss。Hilary Devine和Miguel Pereira Mendes提供了研究协助。

¹ 截至2019年2月，通过最终审核的批准书已有18份，而该协定需22份批准书即可生效。根据该协定的构想，关于具体的关税降幅、服务贸易开放程序以及原产地规则的问题，将由各方在2019年期间达成一致意见。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之中。此外，有关各国预期在2020年就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启动第二轮谈判（参见网络附录3.1）。

-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对区域内贸易产生哪些影响，为进一步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需采取哪些政策？
-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将会对非洲各国的福利、收入分配和财政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章分析表明：

- 非洲区域内贸易增长迅速，且由少数区域中心主导。随着多个全新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REC）相继建立，区域内贸易发展动力强劲。区域内进口额约1,000亿美元，其占非洲总进口额的比重达12-14%，是二十年前的三倍。2017年，非洲区域内贸易的四分之三发生在主要的次区域共同体内。在区域内贸易发展过程中，一些区域贸易中心相继出现，例如，科特迪瓦、肯尼亚、塞内加尔和南非（见基金组织，2015年）。与对非洲之外的出口不同，区域内贸易流较为多元，其中包含一些附加值更高的货物，并且制成品（例如，机动车和服装）有相当大的占比。
- 虽然区域内贸易增长可观，但未来仍有推动区域贸易一体化的重大机遇。剔除非洲与其他区域相比的收入水平低、经济规模小和总体而言相隔距离远的因素，非洲国家的一些具体特征似乎限制了其贸易能力（与其他区域的国家相比）。其中有些特征具有结构性，需要长期努力方有改变的可能。其他一些则是政策的产物，例如，关税、贸易法规和监管要求。若能排除这些限制因素，则区域一体化有望加快实现。对于那些与农业相关的商品部门（例如，食品）和制造业，以及那些贸易量相对较低的非洲次区域经济共同体来说，扩大区域内贸易能带来更大的机遇。
- 目前限制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的因素包括关税和非关税瓶颈，其中非关税瓶颈的限制作用更大。从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的经验看，单纯降低关税并不足以促进区域内贸易。为进一步推动非洲内部的贸易一体化，还必须解决贸易物流落后和基础设施较差这两个主要障碍（前者的负面影响更大）。对于内陆和低收入国家，这些瓶颈的阻碍作用尤其明显。
- 消除贸易壁垒以促进区域内贸易的举措可能会对区域内的国家产生不均衡的影响。降低关税之后，财政收入损失平均而言可能不会太大，但少数仍执行高出口关税的国家可能遭受较大损失。此外，贸易一体化程度加深可能会对各国的收入分配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多元化水平较高、熟练工人占比大的国家。不过，由于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的存在，这些不利影响不会太大，因为非正规经济虽

然会增加总体的不平等程度，但对某些人群也具有防护作用，可使其免受贸易流短期影响。而且，这些不利影响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逐步消散。最后，经济规模小的国家、更为多元化的经济体以及成熟的区域贸易中心，因为已对国际竞争开放，与那些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主导的经济体相比，可能会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获得更多利益。

本章的主要结论是，如同时运用关税和非关税方面的政策措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大力推动非洲的区域内贸易。关税的削减应足够全面，方能对区域内贸易流产生显著效应。取消90%现有区域内贸易的关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最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可在一段时间内将区域贸易提高约160亿美元，增幅达16%。在削减关税的同时，还应辅以旨在消除非关税瓶颈的政策。在消除这些瓶颈方面，即使是较小的改善，也可能产生可观的效应。在促进贸易方面，提高贸易物流水平（如改善海关服务等）以及改善基础设施的政策措施的效果最高可达关税削减措施的四倍。另外，减少贸易的非关税障碍也可改善关税削减措施在促进贸易方面的效果，特别是在内陆和低收入国家。因此，为促进非洲实现更深入的贸易一体化，最核心的办法是采取措施消除非关税瓶颈，特别是解决落后的贸易物流和基础设施。

为确保区域贸易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能够由全体共享，应落实有关政策以解决一体化可能引发的改革成本问题。对于以农业为基础、多元化水平低的经济体，贸易政策应结合结构改革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强化这些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在有些国家，需要采取措施改善国内财政收入，以缓释关税削减预期会导致的收入损失（基金组织，2018年b）。针对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暂时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更为多元化的国家），需要出台有针对性的社会扶持项目（例如，收入支持）和培训计划，便于劳动者在不同企业和行业之间流动，并促进就业，进而减缓这些影响（基金组织，2017年a）。

非洲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主要模式

更加开放，推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大有可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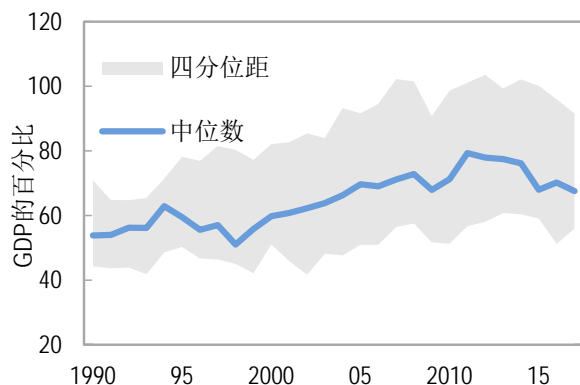
过去二十年，在非洲快速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同时，非洲区域内贸易流量也迅速增加（网络附录3.2）。

- 近几十年来，非洲的贸易迅速增长。1990-2017年期间，非洲的贸易开放度（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53%增至67%（2011年左右，因商品价格暴涨，该指标达到峰值）。这一增长既反映了贸易量的增长，也反映了有利的价格变化。在此过程中，非洲的贸易伙伴发生了重大变化。非洲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

体巩固了合作伙伴关系。在此期间，非洲的服务贸易也有所上升。服务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从1990年的270亿美元（200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约900亿美元（890亿美元）（图3.1），增幅超过三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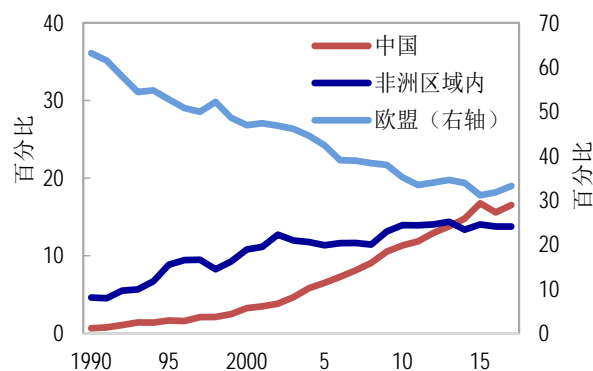
- 同时，非洲的区域内贸易大幅增长。非洲的区域内贸易占非洲进口总额的比重大幅增加，从1990年的约5%升高到2017年的约12%。不过，这一统计数据低估了实际的区域内贸易流量，因为它并未反映广泛存在的非正规跨境贸易。²即使被低估，区域内贸易额的占比在2017年也仅仅低于与欧盟和中国的贸易额——与中国的贸易在过去十年期间快速增长（图3.2）。
- 平均而言，非洲区域内贸易的规模比重大致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区域类似，远低于较发达区域的水平。以在非洲进口总额中的占比衡量，非洲的区域内贸易规模与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PAFTA）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LAIA）等地区的大致相当，甚至略有超出。不过，它远低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框架下自由贸易区所达到的占比³（图3.3）。

图3.1.非洲：1990-2017年期间的贸易开放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图3.2. 1990-2017年期间非洲内部及贸易伙伴的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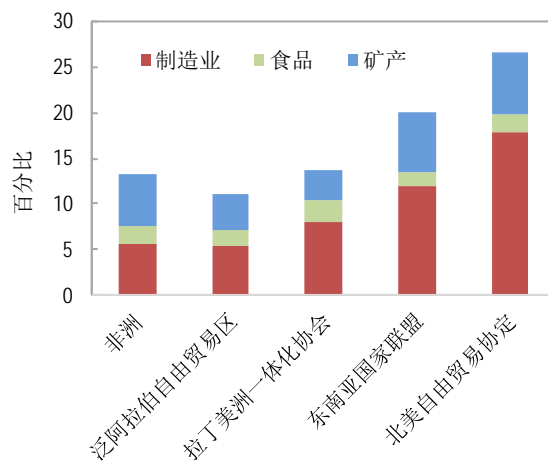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此处规定贸易占比为以下两个比率的平均值：(1)占非洲出口总额比重；(2)占非洲进口总额的比重。

²调查数据显示非洲内部的非正规跨境贸易规模相当大。在东部非洲，在2010年之后的几年里，从乌干达流向非洲其他国家的非正规出口相当于该国正规贸易的三分之一。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SADC），21世纪头几年里，某些食品的非正规贸易相当于正规贸易的30-40%强（非洲开发银行，2012年）。

³值得注意的是，在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等一些次区域内，再出口的规模可观。它可能放大区域内贸易一体化指标，导致数据可比性变差。不过，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难以深入分析进口活动中再出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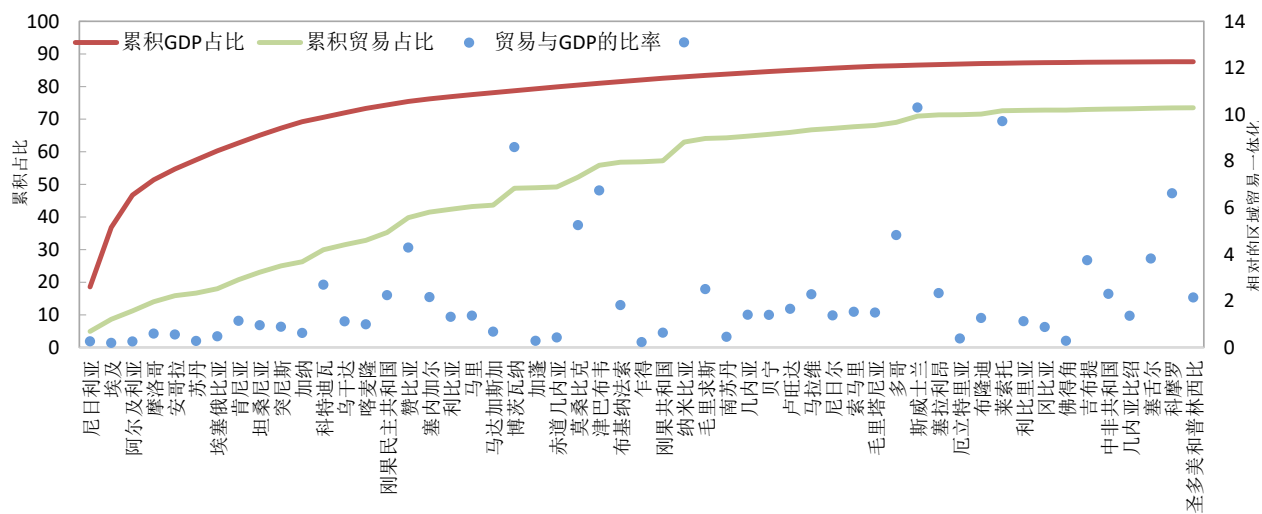
不过，该区域较高的区域贸易一体化水平掩盖了不同国家和不同次区域之间的较大异质性。随着区域贸易的增长，一些贸易中心相继出现，包括（按区域进口总额中的占比衡量）科特迪瓦、肯尼亚、塞内加尔和南非。仅南非便占到非洲所有区域内进口额的约35%（以及区域内制造业进口额的约40%）。非洲境内规模较小的经济体，特别是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内的经济体的一体化水平也很高（图3.4）。相比之下，一些规模最大的非洲经济体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融合水平仍很低。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尼日利亚合并占非洲GDP总额的约一半，但占区域贸易的比重却较低（约为11%）。

图3.3. 2007-2017年期间部分区域的区域内贸易来自所在区域进口总额中的平均占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3.4. 2015年的贸易一体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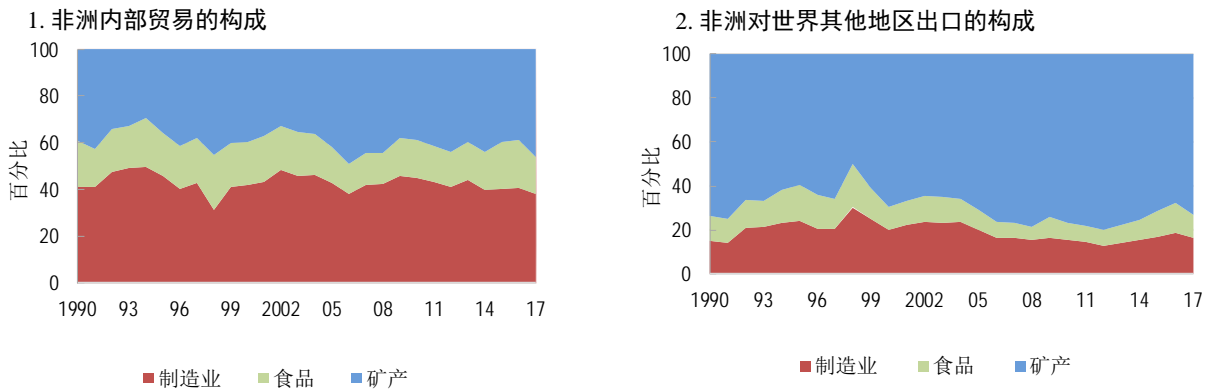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此处按GDP从大到小的顺序对各国进行排序，其中不包括南非（作为残值显示）。每个国家的贸易占比是其出口和进口占非洲区域贸易总额的比重的平均值。此处规定相对区域贸易一体化为区域贸易占比与区域GDP占比的比率。关于各国缩略词表，见第XX页。

非洲的区域内贸易不同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这为更复杂的出口提供了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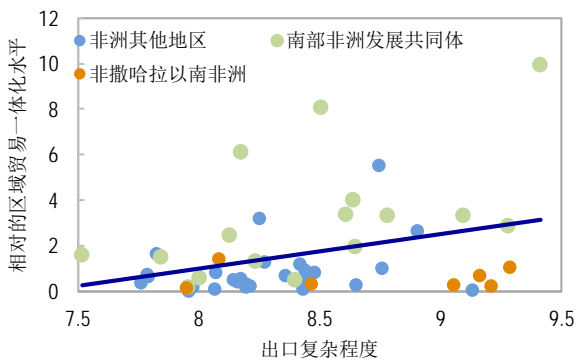
与非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相比，非洲的区域内贸易一大特征是这些贸易更加多元化、技术含量更高。非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仍以矿产为主，在2007-2017年期间，矿产（例如，原油、铜）平均约占出口总额的75%，而制成品仅占16%。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区域内出口包含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制成品（例如，卡车和机动车）平均约占区域内贸易的40%，矿产（例如，铜）占44%，农产品（例如，玉米）占16%（图3.5）。

图3.5. 1990-2017年非洲内部贸易与非洲对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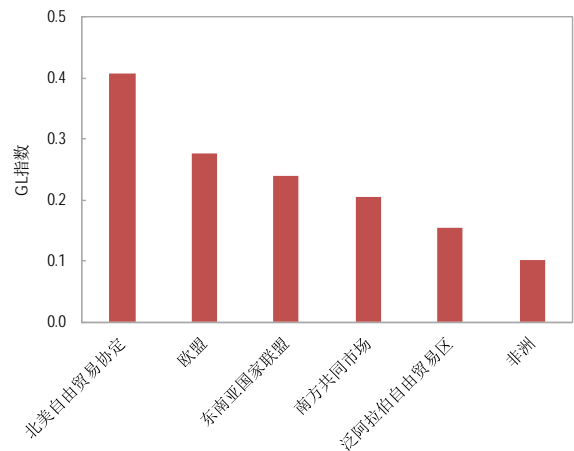
在此背景下，经济越是多元化的国家，往往区域内的贸易越多。即使是在非洲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内，各国的出口结构复杂度也与较高水平的区域内出口相关（图3.6）。

图3.6. 区域贸易一体化与出口



注：出口复杂度指数基于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年）。相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定义为区域贸易占比与区域GDP占比两者的比率。

图3.7. 2015年期间不同地区的Grubel-Lloyd行业内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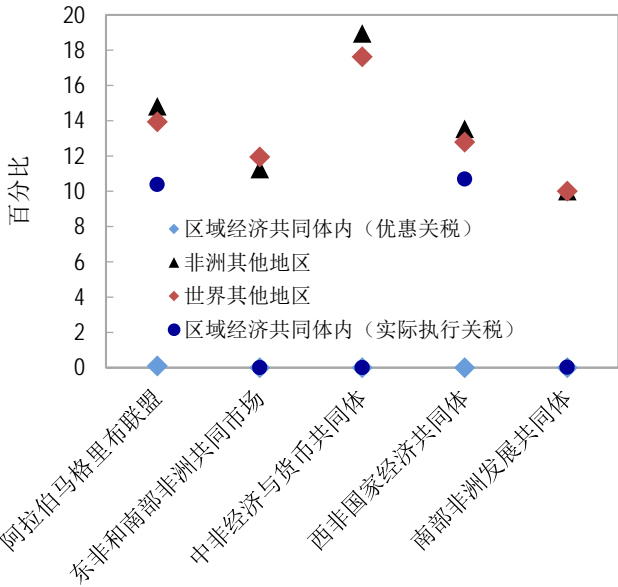
注：该指数（0-1之间）衡量两个国家在同样4位数字层级行业中开展贸易的倾向。指数值越高，表示行业内贸易越大（附录3.2）。

尽管如此，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内贸易相比，非洲内部的贸易仍集中于初级加工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价值链创造活动较少。与其他地区的情况相比，非洲的区域内贸易更多集中于矿产，制造业产品贸易相对较少（图3.3）。而且，非洲的行业内贸易程度低于其他地区，这表明区域价值链一体化的程度较低（图3.7）。

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的经验，关税的作用和非关税贸易成本

通过分析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情况，可更深入地了解非洲区域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近几十年来非洲内部区域贸易流量增加；同一时期内，多个区域经济共同体成立并不断发展，其中有些共同体内部的贸易执行接近零的优惠关税（图3.8）。今天，大多数非洲国家加入了这类共同体。2017年，五个区域经济共同体的贸易量占整个区域内贸易量的75%，其中仅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便占到总贸易流量的一半。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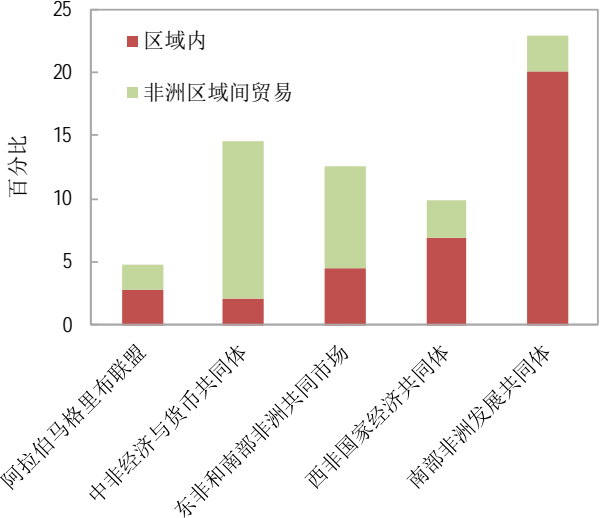
图3.8. 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平均关税税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贸易分析信息系统；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区域经济共同体内的接近零优惠关税税率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征收关税，因为在有些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有些成员并未加入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非洲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指实际执行关税。

图3.9.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内的贸易一体化
2015年期间区域内的区域经济共同体进口作为总进口的占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非洲区域间贸易不包括同一区域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的贸易。

⁴本章的分析重点关注五大区域经济共同体，它们涵盖非洲大部分地区，并且重叠部分最小。这五大经济共同体是非洲众多区域经济共同体的一个子集，这些数量众多的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货币联盟彼此联结重叠（网络附录3.2）。

不过，非洲内部的区域经济共同体贸易关税削减对各次区域内部的贸易流量产生的影响并不均衡，这表明存在一些重要的非关税瓶颈。在一些区域经济共同体内，推出关税削减措施之后，贸易流量急剧增加（例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占比大幅上升。不过在其他一些区域经济共同体中，关税削减并未带来次区域贸易流量的增加（例如，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这表明除了关税之外，还有其他限制贸易的因素，其中包括较高的非关税贸易成本和较低的出口多元化水平。在后面的这些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有关国家的非关税贸易成本确实处于区域内的极高水平上（图3.9），而且相对而言出口也不够多元（网络附录3.2）。

另外，分属不同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仍然有限（网络附录3.2）。这可能因为分属不同区域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的贸易仍适用相对较高的、平均约为12-15%的关税税率（图3.8）。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有限也可能反映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很多国家分属不同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协定，执行的贸易规则（例如，原产地规则）各不相同，导致非洲内部贸易成本升高。对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而言，处理这些问题既是一项目标，也是一项挑战。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如何支持非洲的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

近年来非洲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和区域贸易规模的扩大功不可没（基金组织，2015年；2018年c）。2018年签订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是迈向更深入的区域一体化以及促进更强劲、可持续增长的另一个里程碑事件。不过，鉴于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实行效果不一，区域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除了关税之外，还有其他多项因素在发挥作用。本节讨论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进一步扩大区域贸易的潜力，并提出一些可深化非洲内部贸易一体化的政策措施。

区域贸易进一步融合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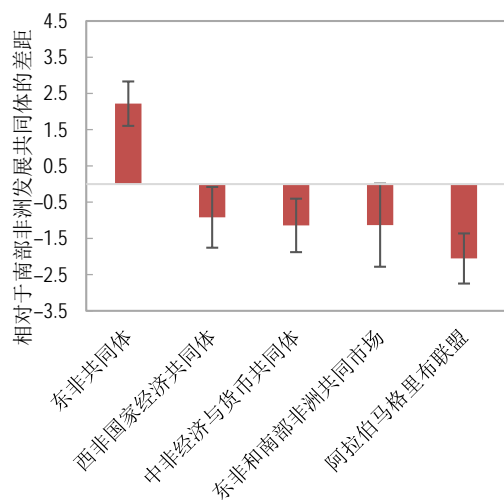
在评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时，一个关键问题是评估其进一步扩大区域内贸易的潜力。贸易理论的一个核心信条是贸易流量会随着若干国家的大小、发展水平和地理及文化接近度而增加。本节会衡量这些特征对于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而评估非洲区域一体化的水平。在评估过程中，本节参考有关实证文献，使用2000-2015年期间148个国家按行业划分的货物贸易数据，估计了引力方程。

估计结果表明，平均而言，非洲国家的贸易量预计会低于其他区域国家的贸易量（图3.10）。换言之，除了规模和发展水平，非洲经济体的其他特征也会导致该地区的贸易水平低于其

他区域。这包括非洲经济体具有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和一些政策相关因素，例如，关税、物流和基础设施落后以及信贷供应紧张（网络附录3.3）。实证分析也表明，在特定次区域和行业，仍有很大的进一步融合贸易的空间。另有一些包含众多非洲国家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例如，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MU）、东非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它们与非洲一些表现最佳的区域经济共同体相比贸易量仍较低。这表明在这些次区域内，仍有进一步促进贸易融合的空间（图3.11）。实证估计也显示，在食品、林产品、其他初级产品行业以及制成品等货物的区域内贸易低于引力模型的预测值。这表明在这些行业中仍有进一步增加贸易的空间（图3.12）。

尽管区域经济共同体本身及其接近零的优惠税率对于贸易具有正面效应，但区域内贸易仍表现出这些缺口。这可能反映出这些共同体内持续存在的重大非关税瓶颈，以及不同的贸易制度对这些共同体之间贸易的阻碍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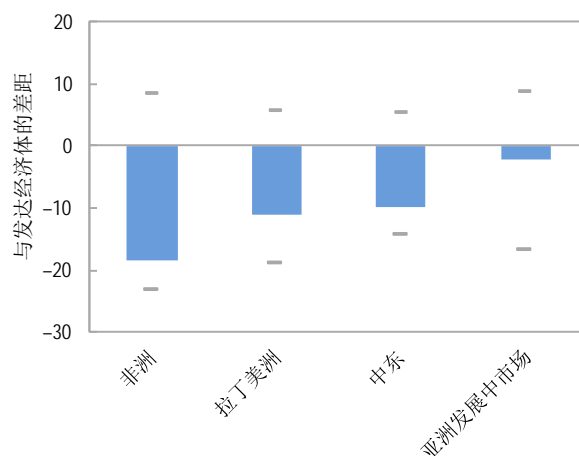
图3.11.非洲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内的贸易缺口相对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贸易弹性差距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线段表示95%置信区间。关于引力回归，详见附录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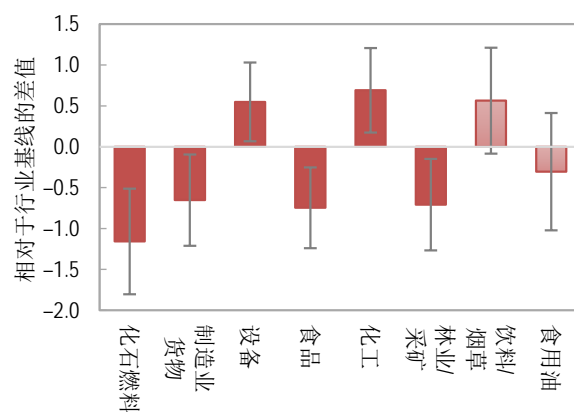
图3.10.区域贸易中国家特征的角色
运用引力模型得出的国家固定效应的中位数和四分位距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此处使用引力回归针对每个区域归集的进口国-行业 and 出口国-行业固定效应衡量国家特点所作贡献（附录3.3）。上下两条线表示固定效应的25%和75%四分位数。

图3.12.非洲：各行业的区域内贸易缺口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各行业按占非洲内贸易的比重从高到低排列。柱体表示各行业相对于引力模型所预测的非洲内部贸易值的缺口（附录3.3）。线段表示95%置信区间。淡红 = 系数不显著。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带来的利益以及政策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巨大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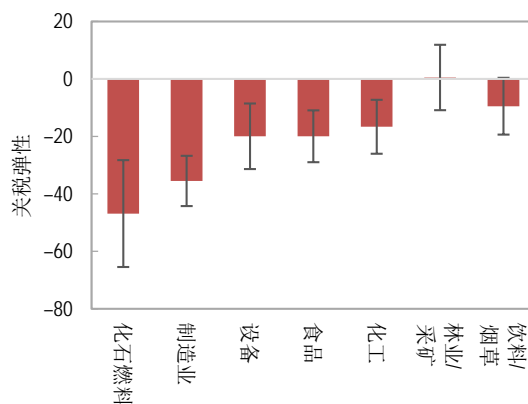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理解区域内贸易重大缺口背后的驱动因素并出台有助于促进区域贸易的政策。

关税水平是最容易被观察和衡量的贸易壁垒形式，同时也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关注的焦点之一。关税是否构成对非洲区域内贸易的一个重大障碍？对非洲国家使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削减关税可促进非洲的区域内贸易，特别是矿产、制造业和农业相关部门（图3.13）。虽然非洲贸易流量的关税弹性并不很高，但如按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全面削减关税，总收益仍可能相当大。对目前征税的区域内贸易流量的90%执行免关税政策，可使区域内贸易增加约160亿美元，也就是在当前平均贸易水平上增加约16%（网络附录3.3）。如关税削减幅度有限，则对贸易的总体影响当然也会较小。⁵

除了关税之外，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在非洲，距离似乎是影响区域内贸易的更大障碍（网络附录3.3）。这表明关税之外的因素造成非洲国家的货物贸易成本特别高，并可能是导致区域贸易未达预期的一个原因。一个关键因素是贸易便利化服务差，这其中包括物流和交通基础设施、过境程序和海关做法。除了缺乏完善的商业和监管环境，典型的非关税壁垒——配额、许可和纷乱不一的原产地规则，以及卫生、植物检疫和技术壁垒——也是重要的贸易阻碍因素。在这方面，非洲国家具有世界范围内最高的非关税贸易成本（图3.14）。

图3.13.各行业区域内贸易对于关税的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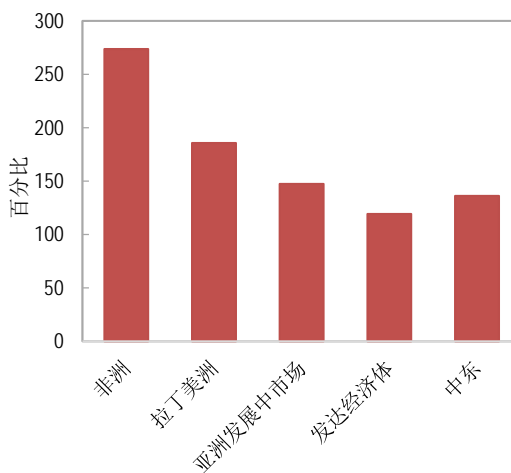
2015年期间区域内的区域经济共同体进口在总进口中的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贸易分析信息系统；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各行业按占非洲内贸易的比重从高到低排列。柱体表示根据引力模型得出的贸易对关税的敏感度（附录3.3）。线段表示95%置信区间。

图3.14. 2015年的非关税贸易成本等量关税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世界银行贸易成本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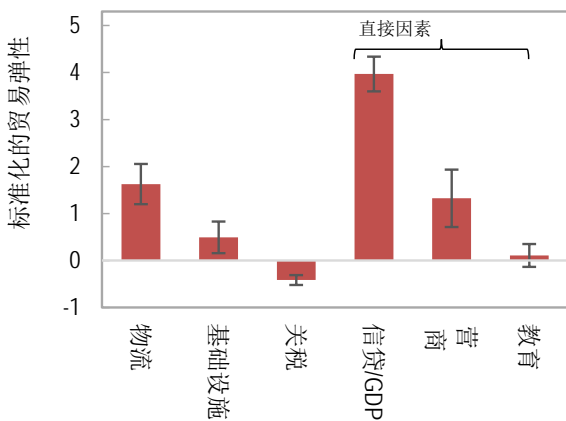
⁵根据《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各国预计将对90%的产品取消关税，但仍未决定是针对关税税项还是进口价值执行该减税措施。对于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而言，这两个方案的潜在影响差别很大。针对税项执行关税削减措施，可能只相当于按进口价值执行的减税力度的15%（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18年）。

哪些非关税因素有助于解释非洲的区域内贸易缺口？为更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扩展了引力模型，将基础设施质量和物流等因素包含在内。参照有关文献，扩展后的引力模型还考虑了一些对贸易有间接影响的因素，例如，私人部门可获得的信贷水平以及关于商业环境和教育的指标。⁶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对于非洲区域内贸易的阻碍作用比关税的影响更显著、更强。假定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若改善物流和基础设施，同时疏通信贷渠道，并营造更具支持性的营商环境，则可带来更高的区域内贸易流量（图3.15）。在物流方面，海关相关服务（包括优化通关程序，以及改善经纪服务等通常受到监管的部门的活动）也特别重要（网络附录3.3）。

非关税因素是阻碍区域内贸易的关键瓶颈，但对于政策制定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哪些因素最迫切需要解决。为回答这个问题，本章通过主成分分析以及机器学习技术，探讨各类贸易影响因素的复杂性质以及这些因素与贸易流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标准的引力模型通常会忽略这些因素）。

基于世界贸易模式的分析结果证实，贸易物流是影响国际贸易最重要的非关税因素，其后是基础设施和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信贷、教育和商业环境（图3.16；另见网络附录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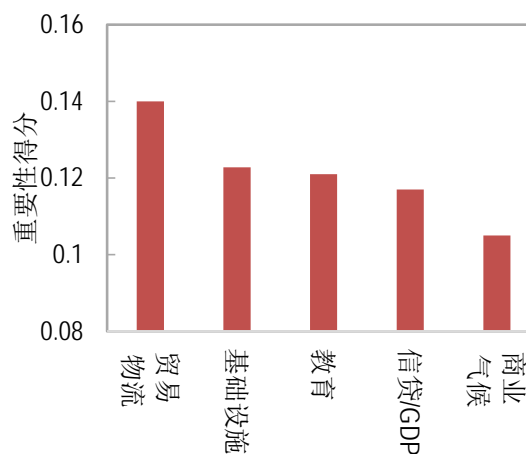
图3.15. 区域内贸易的弹性
等量关税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贸易分析信息系统；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柱体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系数。标准化处理方法是来自第二阶段回归的各变量（贸易弹性）的标准差与系数相乘。触须线表示95%置信区间。关税弹性适用于未经扩大的模型。

图3.16. 非关税瓶颈的重要影响
优化的随机森林重要性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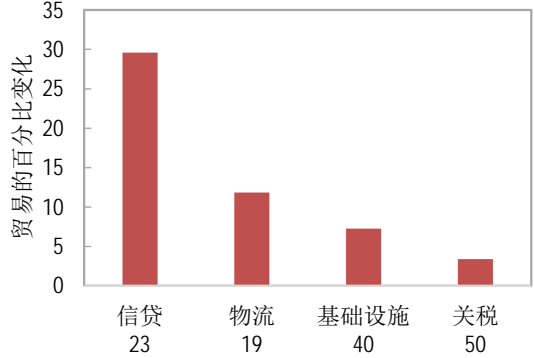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物流表现指标数据库；世界经济论坛；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⁶非关税因素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那些导致贸易难度增大、贸易成本增高的因素，例如典型的非关税壁垒（例如，配额、补贴、许可，也包括对一些非关税措施的从严执行，例如原产地规则、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物流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可能间接影响贸易的因素（例如，信贷、人力资本和商业环境）。

使用引力模型专门研究区域内贸易，得出的结果证实，对于非洲而言（图3.17）：

- 贸易物流是区域内贸易最显著的直接阻碍因素。将物流质量提高至全球平均水平（在现有基础上约19%的改善幅度）可降低货物跨境流动的成本并将区域内贸易量提高12%以上。改善海关服务，包括改善通关程序，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营水平和经纪服务的质量，对于非洲区域内贸易流量而言特别重要（网络附录3.3）。
- 基础设施是限制贸易流量的另一个重要的非关税瓶颈，只是其影响程度稍低。针对非洲的引力模型估计表明，将基础设施质量提高至全球平均水平（将基础设施质量提高约40%），可使区域内贸易流量增加7%。在这方面，很多非洲国家最近在弥补基础设施短板方面的努力可有助于这些国家收获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利益。
- 私人部门获取信贷的能力、商业环境和人力资本也是支持区域内贸易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提高金融深化程度，使其与全球总体水平相当，可为贸易大幅增长提供支持。为支持贸易，金融一体化进程应重视区域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这包括发展和协调区域支付系统，为跨境支付提供更大便利；在各中央银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安排并在该区域内建立一个多货币清算中心，以降低因使用多种不同的区域货币进行贸易而产生的风险；还应进一步协调对区域内贸易相关的泛非洲银行的监管（网络附录3.9）。在促进贸易扩张的同时，还应建立充分的审慎框架来管理相应的风险。进一步改善商业环境和积累人力资本也可产生有利影响。这要求采取中期政策来消除非洲大陆目前存在的教育和技能缺口，并排除各种营商障碍。

图3.17.非洲的区域贸易增长潜力
贸易流量的百分比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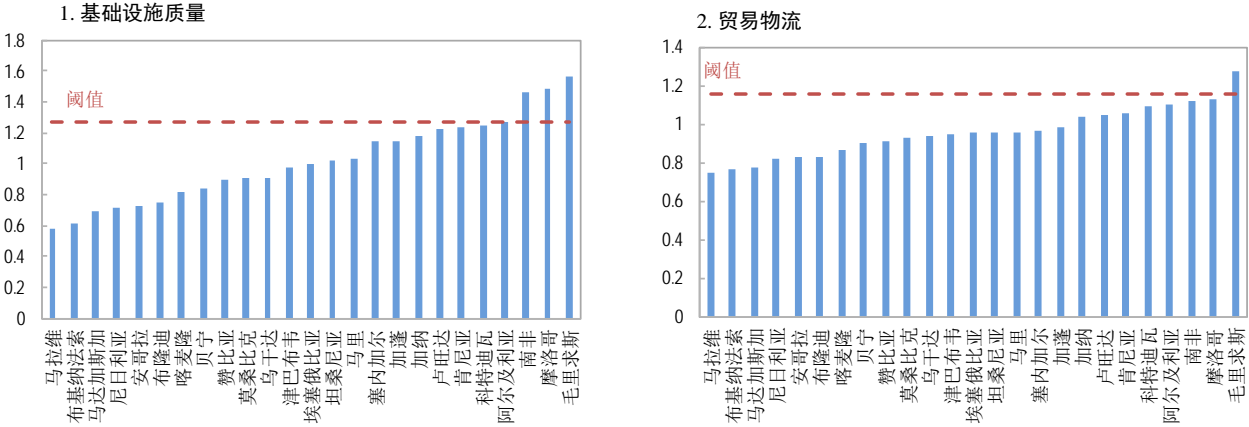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横轴上的数字表示各指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所需的百分比变化。

消除非关税瓶颈，才能真正收获关税减免的益处

非关税因素也可能影响关税政策的成效。例如，若存在重大的物流瓶颈，则削减关税的措施可能无法对贸易流量产生显著效应。为衡量非关税瓶颈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关税政策的有效性，本章对1990-2017年全球12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基于面板阈值模型的实证分析（网络附录3.4）。

实证分析显示，基础设施和贸易物流等非关税因素会减弱关税政策促进贸易的潜力，而这可能会降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贸易的促进作用。⁷具体而言，如果基础设施质量较差（例如，低于一定水平的最低阈值），则降低关税只能对贸易流量产生较为有限的作用。对于那些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如果能在在这方面取得改善，则有望使关税削减的贸易促进效应提高一倍。在内陆国家，这一效应特别强烈。以上这些结果也适用于非洲。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质量方面的排名相对落后（图3.18），并且约有三分之一为内陆国家，因此，非洲落后的基础设施降低了关税削减在促进非洲贸易方面的有效性。对于非洲的内陆国家，物流因素非常重要。相比于其他国家，内陆国家在贸易能力方面受到物流的影响更大，而基本的物流服务可大幅增强关税削减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内陆国家要收获关税削减的好处，基础设施和基本贸易物流的改善尤其重要。

图3.18.非洲的基础设施和贸易物流缺口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物流表现指标数据库；世界经济论坛；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阈值的估算使用Hansen（1999年）提出的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阈值确定了结构变化点。它们将估计方程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关税-贸易弹性的机制。关于各国缩略词表，见第XX页。

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多项非关税因素影响关税削减的有效性。在这些国家中，基础设施质量差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低均制约关税削减在促进贸易一体化方面的有效性。

总体而言，实证研究表明，为促进非洲的区域内贸易，关键在于可消除非关税瓶颈的政策。本章前文的分析属于局部均衡分析，并未考虑反馈效应。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利用分析各国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范围内的工资和价格调整趋势，可用于分析关税冲击和非关税冲击所带来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⁸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应用于非洲的区域内贸易，可得出一致的结论：相比于单纯取消关税的措施，降低非关税贸易成本对贸易流量产生的

⁷所有指数均是现有指标的合成指标。例如，基础设施指数涵盖8项指标，包括公路和铁路质量以及电力供应情况等。

⁸虽然这些模型可捕捉到各种经济互动，但仍不能反映贸易对相关国家经济的潜在的转型影响。

促进作用要大得多。据估计，取消关税对区域内贸易的效应是在中期内使区域内贸易增加约15-25%，而若能消除一半的非关税壁垒，则可产生前者两倍以上效应。模型还显示，关税削减对福利的影响有限，只有在削减关税的同时减少非关税瓶颈，才能给相关国家的福利和GDP带来巨大的利好效应（网络附录3.5）。⁹

关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讨论集中在货物贸易，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包括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对于各国的福利同样重要。不过，数据的缺乏常常阻碍对此开展深入分析。在大多数非洲国家，服务部门是经济体系的最大组成部分（基金组织，2017年b），因此服务贸易能够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服务贸易也可能对货物贸易产生积极作用，因为它可使各国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世界银行，2012年）。不过，在非洲开展服务贸易仍面临相对较高的障碍（非洲开发银行，2019年），而且服务所涉及的业务活动通常会受到监管。因此，为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的开放，需要协调贸易政策，并在各国内部开展监管改革。这一过程可能相当复杂，因为这需要掌握每个部门的监管和贸易限制的具体信息，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而很多国家目前仍缺乏这些能力。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对非洲国家的影响：福利、收入分配和财政收入

虽然非洲扩大贸易的空间巨大，但贸易扩大所产生的利益和成本可能无法均匀地在各国之间和内部进行分配。非洲的贸易一体化进程如能做到利益众享，并认识到贸易开放所引起的调整成本，成功也就不远了。本节评估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能对非洲国家产生的不同效应、对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对各国财政收入的冲击。我们还提出了一些能确保贸易一体化顾及各方利益的辅助措施建议。

运用结构改革来增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效果

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是否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开展的多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非洲各经济体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受益的能力取决于其经济结构。与以农业为主导的及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相比，更为多元化且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现有的区域贸易中心，以及已更深入参与国际竞争的小型经济体有可能因为区域贸易一体化而获得更多利益（网络附录3.5）。

⁹最近的研究文献的结论是，取消在区域内贸易关税可在中期内使福利增加最多0.5%。若在取消关税的同时，使非关税壁垒减少一半，则在中期内可使福利增加约0.6-3.8%，使GDP增加约1%（网络附录3.5）。

各国应采取哪些行动来充分利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机遇？有关贸易的文献表明，扩大贸易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知识和技术在国家之间的传播，进而激发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基金组织，2016年）。由此看来，在发展中经济体具有竞争优势的部门（例如，农业）开展旨在提升这些部门效率的辅助性结构改革，可能有助于增强贸易深化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并且，与单纯的贸易利益相比，GDP的提升更为显著。虽然结构改革可能对所有国家均有帮助，但问题是它们能否帮助以农业为主导、多元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更多利益。

为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一个包含多部门、且部门生产率不同的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我们将该模型校准为一个程式化的非洲农业出口经济体。对该模型基线情况进行如下调整：一是降低关税，以反映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作用；二是提高农业部门生产力（此类经济体在这方面已具有竞争优势），同时允许劳动力跨行业转移。在模型中提高生产力可反映结构改革的作用，例如关键农业出口产品收成的提高（网络附录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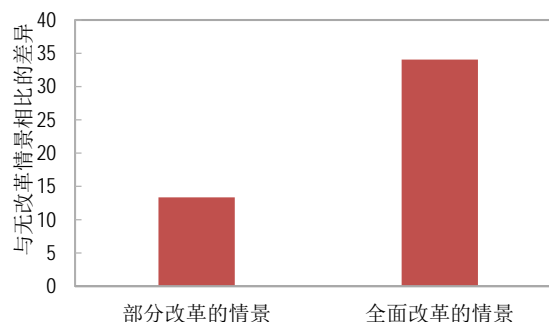
模型分析表明，配合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开展结构改革，可大幅提高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对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经济体GDP的促进作用。经由辅助性结构改革，贸易对GDP的额外效应会随着改革的效果而增加。有效的结构改革可增强贸易增长之于GDP的有利影响，最高可增强三分之一（图3.19）。因此，如果能实施适当的结构改革，即使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可从贸易一体化中获得重大利益。

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收入分配

非洲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非常高。由此，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带来的贸易增加对该区域的不平等水平会有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¹⁰

近几十年来，随着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进入全球市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也发生重大变化。虽然在全球层面上，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脱离贫困（特别是在亚洲），不平等水平有所降低，但在各国内部，不平等水平通常呈上升趋势。尽管人们原本期望全球化能帮助低

图3.19.不同结构改革情景下贸易增长对GDP的额外影响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此处将贸易增长定义为开放度（出口加进口之和与GDP的比率）的增大。“部分改革的情景”意味着对GDP水平具有3%的额外长期效应，而“全面改革的情景”意味着GDP额外增长7%。

¹⁰全球十大最不平等国家中有7个位于非洲。www.indexmundi.com/facts/indicators/si.pov.gini/rankings。

技能劳动者并改善收入分配,但事实上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劳动收入占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也有下降,导致多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升高(Ravallion, 2017年)。

为衡量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设立后贸易开放度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节使用双重研究方法。首先,它使用上一节的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根据程式化的非洲经济体(例如,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进行模型校准,以确定贸易一体化影响不平等水平的途径。然后,它使用2000-2014年期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进行跨国面板回归,对该模型预测进行实证检验。

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贸易增长在中期内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响总体有限,但各经济体中这一效应并不相同(图3.20):

-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体中,贸易开放使收入不平等水平稍有降低;在自然资源出口经济体中,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一效应。¹¹农产品出口增加,大部分贫困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的收入也升高。如果农业生产中间投入品(例如,肥料和设备)的关税降低,则这一效应更大,因为中间投入品关税降低会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农业收入。¹²
- 对于制造业出口国而言,贸易开放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不平等水平。制造业出口增加,获利的往往是那些雇用高技能和高薪劳动者的企业,收入不平等水平会因此增加。降低中间投入品的关税会放大这一收入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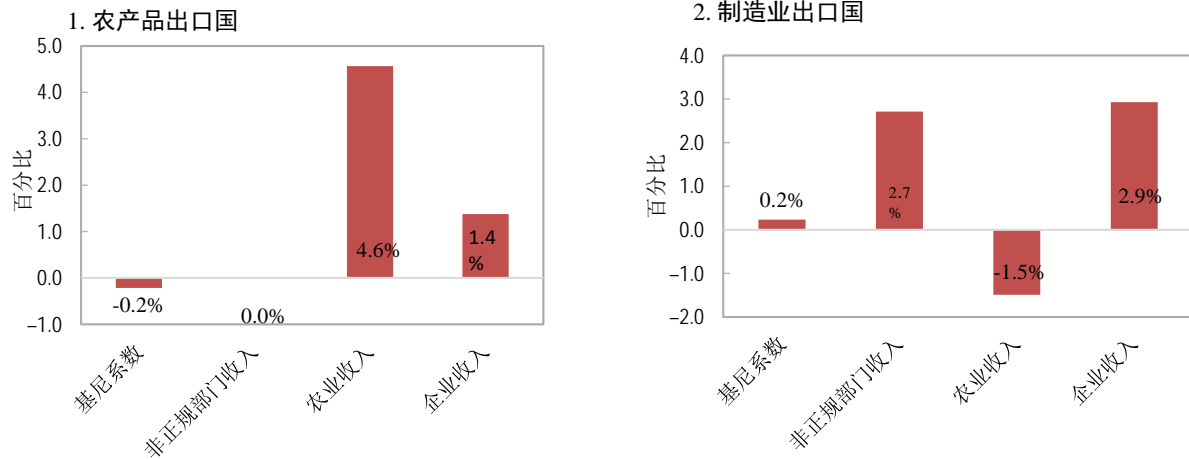
在非洲国家,贸易一体化程度提高对不平等水平的作用有限,原因之一是在这些国家存在庞大的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由于自身的性质(如果非正规部门集中从事低技能经济活动),不平等水平较高,但也因为非正规部门主要集中于不可贸易的货物和服务,因此相对而言对贸易一体化的影响不敏感,进而使很大一部分人口免受贸易冲击的影响(网络附录3.6)。¹³

¹¹据估计,贸易流量每增加1%,基尼系数便降低0.2%。因此,如果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如预期那样使贸易流量增加16%(见以上几节),则基尼系数与其最初水平相比,最多可降低3%。

¹²对于自然资源出口国而言,不平等水平的下降幅度不及农产品出口国。虽然自然资源领域的经济活动以资本为基础,对较富有的资本所有者有利,但这些经济活动的税率更高,可为社会收入再分配提供额外的资金。

¹³此处的分析假定非正规部门生产的主要是不受贸易影响的不可贸易的货物和服务。关于非洲经济非正规性的分析,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的大规模非正规经济,见Medina和Cangul, 2017年。

图3. 20. 基尼系数和收入占比的变化
贸易开放度增加1%带来的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实证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模型预测的结果，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总体而言，中期来看，贸易一体化程度增加不会带来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升高。但短期来看，贸易一体化程度的增加确实会带来不平等水平的升高，流向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比重可能出现下滑。¹⁴这表明随着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完成调整，贸易开放初期产生的不利的社会收入分配效应会逐步减弱。在这方面，非洲经济体与其他国家并无显著差别。此外，也有一些指标表明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会导致贫困度的提高。正如模型分析一样，实证估计证实，在农业部门比重相对较大的经济体中，贸易自由化可带来更好的收入分配。另外，虽然非正规经济伴随着较高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但它往往可以缓释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短期冲击（网络附录3.7）。¹⁵

¹⁴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与较低的不平等水平相关（Jaumotte、Lall和Papageorgiou，2013年）。不过，这些研究涵盖的数据截至21世纪头10年初，而使用最近的数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网络附录3.7）。

¹⁵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分析注重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总体衡量指标。在每个国家中，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例如妇女和青年人）的不平等水平可能会基于各国情况而出现很大变化。

除少数国家，财政收入的降幅有限

对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是关税削减可能导致财政收入损失以及预算压力。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是否会造成重大的财政收入损失？各国可采取哪些行动来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

关于非洲国家财政收入和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财政收入损失可能较为有限。非洲的总体关税收入较低，而且只有一小部财政收入依赖于区域贸易（图3.21）。2010–2015年期间，关税收入平均约占GDP的2.5%（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而区域内进口总额（包含区域经济共同体内部零关税进口额在内）平均约为非洲进口总额的17%。而仅在二十年前，由于很多非洲国家还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多项贸易协定还未签订，这方面的情况与如今相比大相径庭（网络附录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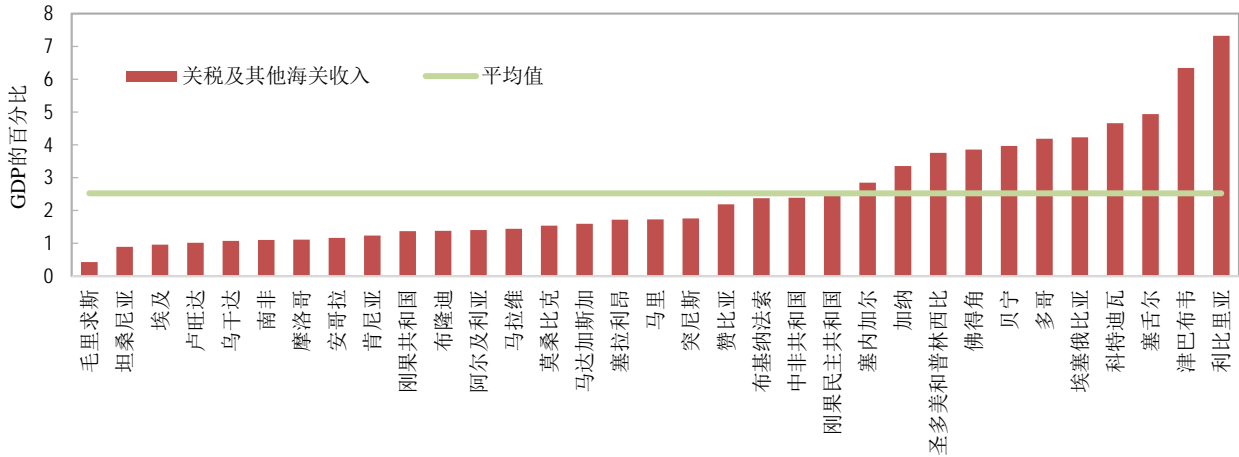
不过，较低的平均数掩盖了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2010–2015年期间，大多数国家的关税收入平均不到GDP的2%，但在少数国家的关税收入超过GDP的5%。而且，对于有些国家而言，来自区域内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超过了35%（例如，科特迪瓦、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这表明有出现重大的财政收入损失的风险。

为衡量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对财政收入的直接影响，本章以有效平均税率乘以各国每项产品的进口数据。¹⁶假定区域内进口额上的关税全部取消，并考虑因税基缩小而产生的增值税损失，平均收入损失估计值较低，约为GDP的0.3%（网络附录3.8）。¹⁷不过，考虑到现有的关税与区域贸易的联系，有些国家的收入损失可能较大，会超过GDP的1%至2%（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

¹⁶对于每个国家*i*，关税总收入的计算方法是：以国家*i*对来自国家*y**的进口货物*Z*执行的平均有效关税税率乘以进口价值，再对所有类型产品和国家的结果进行求和。该计算过程考虑到了因双边或次区域经济共同体而出现的关税差别。

¹⁷这样得出的结果为可能收入损失的上限，因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要求仅对90%的贸易品项取消关税。使用最惠国（MFN）有效税率（这是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一国可对其他国家执行的最高税率）进行计算，证实了以上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损失估计值约为GDP的0.5%。

图3.21.2010-2015年期间非洲国家的关税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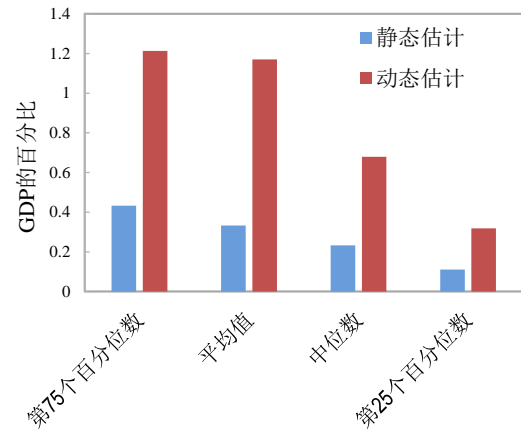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税收收入指标数据库。

注：不包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CU）国家（南非除外），因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对关税收入进行归集。关于各国缩略词表，见第XX页。

上文估计的静态收入损失并未考虑的可能性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国家可能更容易进行贸易转移，以来自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进口来替代来自高税率国家的进口，如此一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增加各国的GDP。利用文献中估计的保守增长估计和贸易转向的关税弹性所做的分析显示，这些动态效应可能意味着更大但仍有限的收入损失。平均而言，收入损失将达到GDP的约0.5-0.8%，具体取决于假定的弹性。不过，在少数国家，收入损失可能高达GDP的3-5%（图3.22；详见网络附录3.8）。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当局应在进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后，立即提出明确的增加国内财政收入的措施。

图3.22.关税削减所导致静态和动态收入损失的估计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贸易分析信息系统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损失包括关税削减以及增值税方面的损失。动态损失考虑贸易转向和GDP变化的影响。

总结和政策启示

本章认为，虽然非洲的区域内贸易快速增长，但仍存在进一步增长的巨大空间。削减关税，更重要的是，减少非关税瓶颈，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为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尤其是对于内陆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而言，潜力最大的措施是改善落后的贸易物流，另外改善基础设施也会有所帮助。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的经验证实，单纯削减关税可能不足以促进区域内贸易，因为非关税因素也会阻碍贸易活动。

这对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意味着什么,各国可采取哪些行动来促进区域一体化并从中获益,并帮助促进非洲的生产力和增长?本章得出的分析结果表明,关税削减如果应用于很大一部分贸易流量,则可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削减关税的同时,应辅之以旨在解决非关税贸易瓶颈的政策。在非洲,此类政策应在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努力中占据中心地位。考虑到很多区域经济共同体内的贸易已基本无关税,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和贸易物流,包括海关服务和通关程序,将能为区域内贸易增长提供迫切需要的支持。消除这些瓶颈对于内陆和低收入国家会特别有益。另外,可建立一个机制来识别和监测配额、许可、补贴和非关税措施的严格执行(例如,原产地规则和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等其他非关税壁垒的消除进程,这将大幅提高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成效。进一步发展区域支付体系以及形成各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安排,并建立一个多货币清算中心,也可为实现贸易一体化提供支持。更一般而言,为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需要协调贸易政策,并在各国内部开展监管改革。在此背景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发挥促进作用,推动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上努力处理这些瓶颈,协调政策。

为确保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推进所带来的经济和福利利益能够由全体共享,应采取相关政策以解决一体化可能涉及的调整成本问题。本章分析表明,以农业为基础以及多元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要收获贸易一体化带来的好处,不仅需要实施相关贸易政策,同时还需要开展可促进农业生产力的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推进区域贸易一体化也可能对少数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这些国家需要设计可提高税收收入的国内战略,同时注意可能出现的增长和分配效应(基金组织,2018年c)。区域贸易一体化政策要取得成功,应设法减缓贸易一体化可能对收入分配产生的不利效应,特别是在更为多元化的经济体中。具体措施包括采取有针对性的社会扶持项目(例如,收入支持)和培训计划,以便于劳动者在不同行业间流动,并促进就业。

参考资料

-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2012. “Informal Cross Border Trade in Africa: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frica Economic Brief* 3 (November).
- _____2019.*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9*.Abidjan.
- Cherif, R., F.Hasanov, and L.Wang.2018. “Sharp Instrument: A Stab at Identifying the Causes of Economic Growth.” IMF Working Paper 18/11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Hansen, B.1999.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93 (2): 345-368.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2015. “Global Value chains: Where Are You? The Missing Link in Sub-Saharan Africa’s Trade Integratio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Washington, DC, April.
- _____2016. “Global Trade, What’s behind the Slowdow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October.
- _____2017a.“Restarting the Growth Engine.”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Sub-Saharan Africa*.Washington, DC, April.
- _____2017b.“Fisc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Washington, DC, October.
- _____2018a.“Growth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Decade and Beyond.”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Pacific*.Washington, DC, October.
- _____2018b.“Domestic Revenue Mobilization and Private Investment.”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Washington, DC, May.
- _____2018c.“Regional Spillovers in Sub-Saharan Africa.” IMF Spillover Note 18/01, Washington, DC.
- Jaumotte F., S.Lall, and C.Papageorgiou.2013.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echnology, or Trade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MF Economic Review* 61 (2): 271–309.
- Medina, L., A.W.Jonelis, and M.Cangul.2017.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Sub-Saharan Africa: Size and Determinants.” IMF Working Paper 17/156.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Ravallion M.2017. “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 A Review Essay.” ECINEX Working Paper 2017/435.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equality, Milan.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UNECA).2018.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Towards the Finalization of Modalities on Goods.” Addis Ababa.
- World Bank.2012. “De-Fragmenting Africa.” Washington, DC.

统计附录

除非另有注明，本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中的数据 and 预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截至2019年3月30日的估计，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一致。

数据和预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负责的4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数据定义尽可能遵循既定的国际统计方法。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数据局限性限制了各国间的可比性。

其他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表格和预测表格发布在背景文件和统计附录的在线版本。

国家分组

国家分为三个（无重叠）组别：石油出口国、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以及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国家分组见第56页的国家分组表）。

- 石油出口国是净石油出口占总出口30%或更多的国家。
- 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是非可再生自然资源占总出口25%或更多的国家。
-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是既不属于石油出口国也不属于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国家。

另外，国家还被分为四个（有重叠）的组别：石油出口国、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国家分组见第56页的国家分组表）。

这些组别是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最新数据（三年平均）以及世界银行“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分数（三年平均）划分的。

- 中等收入国家2015-2017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995.00美元（世界银行，使用地图集法）。
- 低收入国家2015-2017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于或低于995.00美元（世界银行，使用地图集法）。
-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2015-2017年的平均CPIA分数为3.2或更低，以及/或者过去三年内接受过“维和”或“建和”支持。
-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参加主要地区合作组织的情况列在第56页：**CFA**法郎区，包括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和**CEMAC**；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共同体（**EAC-5**）；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以及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EAC-5** 加总数据包括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国家在2007年才加入该共同体。

加总方法

在统计附录表1和表3中，实际GDP增长和广义货币的国家组别加总数据是按单个国家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的，用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在本组总体GDP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购买力平价权重来自《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在统计附录表1中，国家组别的加总数据是按单个国家数据的几何平均值计算的，用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在本组总体GDP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购买力平价权重来自《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在统计附录表2至表4中，除广义货币外的国家组别加总数据是按单个国家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的，用按市场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在本组总体GDP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分组

| 石油出口国 | 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 |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 | 中等收入国家 | 低收入国家 | |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
|-------|-----------|----------|----------|---------|------|-----------|
| 安哥拉 | 博茨瓦纳 | 贝宁 | 安哥拉 | 贝宁 | 马拉维 | 布隆迪 |
| 喀麦隆 | 布基纳法索 | 布隆迪 | 博茨瓦纳 | 布基纳法索 | 马里 | 中非共和国 |
| 乍得 | 中非共和国 | 佛得角 | 佛得角 | 布隆迪 | 莫桑比克 | 乍得 |
| 刚果共和国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科摩罗 | 喀麦隆 | 中非共和国 | 尼日尔 | 科摩罗 |
| 赤道几内亚 | 加纳 | 科特迪瓦 | 刚果共和国 | 乍得 | 卢旺达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 加蓬 | 几内亚 | 厄立特里亚 | 科特迪瓦 | 科摩罗 | 塞拉利昂 | 刚果共和国 |
| 尼日利亚 | 利比里亚 | 斯威士兰 | 赤道几内亚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南苏丹 | 科特迪瓦 |
| 南苏丹 | 马里 | 埃塞俄比亚 | 斯威士兰 | 厄立特里亚 | 坦桑尼亚 | 厄立特里亚 |
| | 纳米比亚 | 冈比亚 | 加蓬 | 埃塞俄比亚 | 多哥 | 冈比亚 |
| | 尼日尔 | 几内亚比绍 | 加纳 | 冈比亚 | 乌干达 | 几内亚 |
| | 塞拉利昂 | 肯尼亚 | 肯尼亚 | 几内亚 | 津巴布韦 | 几内亚比绍 |
| | 南非 | 莱索托 | 莱索托 | 几内亚比绍 | | 利比里亚 |
| | 坦桑尼亚 | 马达加斯加 | 毛里求斯 | 利比里亚 | | 马拉维 |
| | 赞比亚 | 马拉维 | 纳米比亚 | 马达加斯加 | | 马里 |
| | 津巴布韦 | 毛里求斯 | 尼日利亚 | |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 | 莫桑比克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 南苏丹 |
| | | 卢旺达 | 塞内加尔 | | | 多哥 |
| |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塞舌尔 | | | 津巴布韦 |
| | | 塞内加尔 | 南非 | | | |
| | | 塞舌尔 | 赞比亚 | | | |
| | | 多哥 | | | | |
| | | 乌干达 | |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集团成员国

|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WAEMU) | 中非国家经济货币 共同体 (CEMAC) |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 同市场 (COMESA) | 东非共同体 (EAC-5) | 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 (SADC) | 南部非洲关税 同盟 (SACU)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
|---------------------|-------------------------|--------------------------|------------------|----------------------|---------------------|-----------------------|
| 贝宁 | 喀麦隆 | 布隆迪 | 布隆迪 | 安哥拉 | 博茨瓦纳 | 贝宁 |
| 布基纳法索 | 中非共和国 | 科摩罗 | 肯尼亚 | 博茨瓦纳 | 斯威士兰 | 布基纳法索 |
| 科特迪瓦 | 乍得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卢旺达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莱索托 | 佛得角 |
| 几内亚比绍 | 刚果共和国 | 厄立特里亚 | 坦桑尼亚 | 斯威士兰 | 纳米比亚 | 科特迪瓦 |
| 马里 | 赤道几内亚 | 埃塞俄比亚 | 乌干达 | 莱索托 | 南非 | 冈比亚 |
| 尼日尔 | 加蓬 | 肯尼亚 | | 马达加斯加 | | 加纳 |
| 塞内加尔 | | 马达加斯加 | | 马拉维 | | 几内亚 |
| 多哥 | | 马拉维 | | 毛里求斯 | | 几内亚比绍 |
| | | 毛里求斯 | | 莫桑比克 | | 利比里亚 |
| | | 卢旺达 | | 纳米比亚 | | 马里 |
| | | 塞舌尔 | | 塞舌尔 | | 尼日尔 |
| | | 乌干达 | | 南非 | | 尼日利亚 |
| | | 赞比亚 | | 坦桑尼亚 | | 塞内加尔 |
| | | 津巴布韦 | | 赞比亚 | | 塞拉利昂 |
| | | | | 津巴布韦 | | 多哥 |

表格一览：

| | |
|------------------------------------|----|
| 统计附录表1. 实际GDP增长和消费者价格（平均水平） | 69 |
| 统计附录表2. 总体财政余额（包括赠与）和政府债务 | 70 |
| 统计附录表3. 广义货币和对外经常账户（包括赠与） | 71 |
| 统计附录表4. 外债，官方债务（按债务人统计），以及储备 | 72 |

统计附录表1至表4的来源和脚注：

统计附录表1至表3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监督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9年4月。

¹ 财年数据。

² 2019年2月，津巴布韦采用了新的本币单位，RTGS元，它成为官方记账单位。目前正在按新的RTGS元修订和更新所有国民账户数据序列。目前的数据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以美元（和RTGS元）表示的价格和汇率变化的估计。工作人员对美元价值的估计可能不同于当局的估计。

注：“...”表示不具备数据。

¹ 以不变2009年美元表示。津巴布韦元在2009年初停止流通。数据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以美元表示的价格和汇率变化的估计。工作人员对美元价值的估计可能不同于当局的估计。

注：“...”表示不具备数据。

统计附录表4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监督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9年4月。

¹作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的成员，储备数据见WAEMU加总数据。

²作为中非经济货币联盟（CEMAC）的成员，储备数据见WAEMU加总数据。

³财年数据。

⁴2019年2月，津巴布韦采用了新的本币单位，RTGS元，它成为官方记账单位。目前正在按新的RTGS元修订和更新所有国民账户数据序列。目前的数据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以美元（和RTGS元）表示的价格和汇率变化的估计。工作人员对美元价值的估计可能不同于当局的估计。

注：“...”表示不具备数据。

统计附录表1. 实际GDP增长和消费者价格

| | 实际GDP (年百分比变化) | | | | | | 消费者价格, 年平均水平 (年百分比变化) | | | | | |
|----------------------|-------------------|-------------|------------|------------|------------|------------|--------------------------|-------------|-------------|-------------|-------------|-------------|
| | 201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1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 安哥拉 | 4.6 | -2.6 | -0.2 | -1.7 | 0.4 | 2.9 | 10.6 | 30.7 | 29.8 | 19.6 | 17.5 | 11.1 |
| 贝宁 | 4.3 | 4.0 | 5.8 | 6.5 | 6.5 | 6.5 | 2.0 | -0.8 | 0.1 | 1.0 | 2.0 | 2.0 |
| 博茨瓦纳 | 5.5 | 4.3 | 2.9 | 4.6 | 3.9 | 4.1 | 6.1 | 2.8 | 3.3 | 3.2 | 3.6 | 3.8 |
| 布基纳法索 | 5.9 | 5.9 | 6.3 | 6.0 | 6.0 | 6.0 | 1.2 | -0.2 | 0.4 | 2.0 | 2.0 | 2.0 |
| 布隆迪 | 3.3 | -1.0 | 0.0 | 0.1 | 0.4 | 0.5 | 8.7 | 5.5 | 16.6 | 1.2 | 7.3 | 9.0 |
| 佛得角 | 1.5 | 4.7 | 4.0 | 4.7 | 5.0 | 5.0 | 1.7 | -1.4 | 0.8 | 1.3 | 1.6 | 2.0 |
| 喀麦隆 | 4.8 | 4.6 | 3.5 | 4.0 | 4.3 | 4.7 | 2.2 | 0.9 | 0.6 | 0.9 | 1.2 | 1.5 |
| 中非共和国 | -3.4 | 4.5 | 4.3 | 4.3 | 5.0 | 5.0 | 5.2 | 4.6 | 4.1 | 3.0 | 3.0 | 2.5 |
| 乍得 | 6.2 | -6.4 | -3.1 | 3.1 | 4.5 | 6.0 | 2.7 | -1.1 | -0.9 | 2.5 | 2.9 | 3.0 |
| 科摩罗 | 2.3 | 2.2 | 2.7 | 2.8 | 2.8 | 2.9 | 2.8 | 1.8 | 1.0 | 2.0 | 2.0 | 2.0 |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7.7 | 2.4 | 3.4 | 3.9 | 4.3 | 4.4 | 7.1 | 18.2 | 41.5 | 29.3 | 8.4 | 6.7 |
| 刚果共和国 | 4.8 | -2.8 | -3.1 | 0.8 | 5.4 | 1.5 | 2.6 | 3.2 | 0.4 | 1.2 | 1.5 | 1.8 |
| 科特迪瓦 | 5.8 | 8.0 | 7.7 | 7.4 | 7.5 | 7.2 | 2.0 | 0.7 | 0.8 | 0.3 | 2.0 | 2.0 |
| 赤道几内亚 | -1.2 | -8.8 | -4.7 | -5.7 | -4.0 | -4.7 | 3.8 | 1.4 | 0.7 | 1.3 | 2.6 | 2.7 |
| 厄立特里亚 | 4.7 | 1.9 | 5.0 | 4.2 | 3.8 | 4.1 | 7.8 | 9.0 | 9.0 | 9.0 | 9.0 | 9.0 |
| 斯威士兰 | 3.3 | 3.2 | 1.9 | 0.2 | -0.4 | 0.2 | 6.0 | 7.8 | 6.2 | 4.8 | 5.6 | 5.5 |
| 埃塞俄比亚 ¹ | 10.2 | 8.0 | 10.1 | 7.7 | 7.7 | 7.5 | 15.1 | 6.6 | 10.7 | 13.8 | 9.3 | 8.0 |
| 加蓬 | 5.4 | 2.1 | 0.5 | 1.2 | 3.1 | 3.9 | 1.7 | 2.1 | 2.7 | 4.8 | 3.0 | 2.5 |
| 冈比亚 | 2.9 | 0.4 | 4.6 | 6.6 | 5.4 | 5.2 | 5.5 | 7.2 | 8.0 | 6.5 | 6.3 | 6.0 |
| 加纳 | 7.9 | 3.4 | 8.1 | 5.6 | 8.8 | 5.8 | 11.0 | 17.5 | 12.4 | 9.8 | 9.1 | 8.4 |
| 几内亚 | 4.5 | 10.5 | 9.9 | 5.8 | 5.9 | 6.0 | 13.6 | 8.2 | 8.9 | 9.7 | 8.9 | 8.3 |
| 几内亚比绍 | 3.6 | 6.3 | 5.9 | 3.8 | 5.0 | 5.0 | 1.6 | 1.5 | 1.1 | 1.4 | 2.0 | 2.1 |
| 肯尼亚 | 6.0 | 5.9 | 4.9 | 6.0 | 5.8 | 5.9 | 7.8 | 6.3 | 8.0 | 4.7 | 4.4 | 5.0 |
| 莱索托 | 4.2 | 3.1 | -1.6 | 1.5 | 3.9 | 0.3 | 4.8 | 6.2 | 4.5 | 5.2 | 5.4 | 5.6 |
| 利比里亚 | 5.3 | -1.6 | 2.5 | 1.2 | 0.4 | 1.6 | 8.0 | 8.8 | 12.4 | 23.4 | 22.3 | 20.5 |
| 马达加斯加 | 2.2 | 4.2 | 4.3 | 5.2 | 5.2 | 5.3 | 7.3 | 6.7 | 8.3 | 7.3 | 6.7 | 6.3 |
| 马拉维 | 4.6 | 2.3 | 4.0 | 3.2 | 4.0 | 5.0 | 18.4 | 21.7 | 11.5 | 9.2 | 8.7 | 8.2 |
| 马里 | 3.9 | 5.8 | 5.4 | 4.9 | 5.0 | 4.9 | 1.9 | -1.8 | 1.8 | 1.7 | 1.7 | 2.2 |
| 毛里求斯 | 3.8 | 3.8 | 3.8 | 3.8 | 3.9 | 3.9 | 3.6 | 1.0 | 3.7 | 3.2 | 2.1 | 3.7 |
| 莫桑比克 | 7.0 | 3.8 | 3.7 | 3.3 | 4.0 | 4.0 | 6.1 | 19.9 | 15.1 | 3.9 | 4.2 | 5.5 |
| 纳米比亚 | 5.7 | 0.6 | -0.9 | -0.1 | 1.4 | 2.0 | 5.2 | 6.7 | 6.1 | 4.3 | 5.2 | 5.5 |
| 尼日尔 | 6.6 | 4.9 | 4.9 | 5.2 | 6.5 | 6.0 | 0.5 | 0.2 | 2.4 | 3.0 | 2.4 | 2.1 |
| 尼日利亚 | 5.8 | -1.6 | 0.8 | 1.9 | 2.1 | 2.5 | 10.4 | 15.7 | 16.5 | 12.1 | 11.7 | 11.7 |
| 卢旺达 | 7.5 | 6.0 | 6.2 | 8.6 | 7.8 | 8.1 | 3.8 | 5.7 | 4.8 | 1.4 | 3.5 | 5.0 |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4.9 | 4.2 | 3.9 | 3.0 | 4.0 | 4.5 | 9.8 | 5.4 | 5.7 | 7.9 | 7.8 | 5.5 |
| 塞内加尔 | 4.3 | 6.2 | 7.2 | 6.2 | 6.9 | 7.5 | 1.0 | 0.8 | 1.3 | 0.5 | 1.3 | 1.5 |
| 塞舌尔 | 5.1 | 4.5 | 5.3 | 3.6 | 3.4 | 3.3 | 2.8 | -1.0 | 2.9 | 3.7 | 3.4 | 3.0 |
| 塞拉利昂 | 5.3 | 6.4 | 3.8 | 3.7 | 5.4 | 5.4 | 6.2 | 10.9 | 18.2 | 16.9 | 15.8 | 13.0 |
| 南非 | 2.3 | 0.4 | 1.4 | 0.8 | 1.2 | 1.5 | 5.2 | 6.3 | 5.3 | 4.6 | 5.0 | 5.4 |
| 南苏丹 | -5.1 | -16.7 | -5.5 | -1.2 | 8.8 | 5.2 | 24.9 | 379.8 | 187.9 | 83.5 | 24.5 | 16.9 |
| 坦桑尼亚 | 6.5 | 6.9 | 6.8 | 6.6 | 4.0 | 4.2 | 9.2 | 5.2 | 5.3 | 3.5 | 3.5 | 4.5 |
| 多哥 | 6.1 | 5.6 | 4.4 | 4.7 | 5.0 | 5.3 | 1.9 | 0.9 | -0.7 | 0.7 | 1.8 | 2.0 |
| 乌干达 | 5.3 | 2.3 | 5.0 | 6.2 | 6.3 | 6.2 | 7.5 | 5.5 | 5.6 | 2.6 | 3.6 | 4.4 |
| 赞比亚 | 6.0 | 3.8 | 3.4 | 3.5 | 3.1 | 2.9 | 8.1 | 17.9 | 6.6 | 7.0 | 10.7 | 12.0 |
| 津巴布韦 ² | 9.4 | 0.7 | 4.7 | 3.4 | -5.2 | 3.3 | 1.5 | -1.6 | 0.9 | 10.6 | 73.4 | 9.4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5.1 | 1.4 | 2.9 | 3.0 | 3.5 | 3.7 | 7.7 | 11.2 | 11.0 | 8.5 | 8.1 | 7.4 |
| □ □ □ | 5.0 | 3.8 | 4.0 | 3.8 | 4.3 | 4.7 | 4.9 | 5.5 | 5.3 | 3.9 | 4.2 | 5.0 |
|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 5.8 | 3.4 | 4.7 | 4.5 | 5.0 | 5.1 | 7.3 | 10.6 | 10.3 | 8.0 | 7.4 | 6.0 |
| 石油出口国 | 5.3 | -1.8 | 0.5 | 1.4 | 2.2 | 2.7 | 9.4 | 17.5 | 17.1 | 12.2 | 11.1 | 10.3 |
| 不包括尼日利亚 | 4.1 | -2.2 | -0.3 | 0.0 | 2.3 | 3.2 | 6.9 | 22.4 | 18.6 | 12.4 | 9.6 | 6.7 |
| 石油进口国 | 4.9 | 3.5 | 4.6 | 4.1 | 4.3 | 4.3 | 6.6 | 7.0 | 7.2 | 6.2 | 6.3 | 5.7 |
| 不包括南非 | 6.4 | 5.1 | 6.1 | 5.6 | 5.7 | 5.5 | 7.4 | 7.3 | 8.1 | 6.9 | 6.9 | 5.8 |
| 中等收入国家 | 4.7 | 0.4 | 2.0 | 2.2 | 2.9 | 3.1 | 7.7 | 11.6 | 11.0 | 8.2 | 8.1 | 7.9 |
|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 5.3 | 2.7 | 3.7 | 3.4 | 4.7 | 4.6 | 6.7 | 11.1 | 9.6 | 6.9 | 6.8 | 5.9 |
| 低收入国家 | 6.5 | 4.4 | 5.9 | 5.7 | 5.3 | 5.6 | 8.0 | 10.0 | 11.0 | 9.2 | 8.1 | 6.0 |
|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 7.0 | 5.9 | 7.0 | 6.6 | 6.0 | 6.0 | 8.7 | 5.9 | 7.3 | 6.7 | 5.6 | 5.6 |
|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 5.5 | 2.3 | 3.9 | 4.4 | 4.6 | 5.1 | 5.5 | 13.4 | 13.5 | 10.4 | 10.1 | 5.4 |
| CFA法郎区 | 4.6 | 3.4 | 3.8 | 4.4 | 5.2 | 5.2 | 2.0 | 0.6 | 0.9 | 1.4 | 1.9 | 2.0 |
| CEMAC | 3.9 | -0.3 | 0.1 | 1.7 | 3.3 | 3.3 | 2.6 | 1.3 | 0.8 | 1.9 | 2.0 | 2.1 |
| WAEMU | 5.2 | 6.4 | 6.6 | 6.3 | 6.6 | 6.5 | 1.5 | 0.1 | 1.0 | 1.0 | 1.8 | 1.9 |
| COMESA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 6.8 | 4.8 | 5.8 | 5.6 | 5.3 | 5.7 | 8.7 | 8.1 | 10.4 | 9.3 | 9.2 | 6.8 |
| EAC-5 | 6.1 | 5.4 | 5.6 | 6.3 | 5.3 | 5.4 | 8.0 | 5.7 | 6.5 | 3.6 | 3.9 | 4.8 |
| ECOWAS | 5.9 | 0.5 | 2.8 | 3.2 | 3.8 | 3.8 | 9.0 | 12.8 | 12.9 | 9.7 | 9.4 | 9.3 |
| SACU | 2.6 | 0.6 | 1.4 | 0.9 | 1.3 | 1.6 | 5.3 | 6.2 | 5.2 | 4.6 | 4.9 | 5.3 |
| SADC | 3.9 | 1.3 | 2.3 | 1.8 | 1.9 | 2.6 | 6.6 | 10.3 | 9.9 | 7.7 | 8.0 | 6.5 |

统计附录表2. 总体财政余额 (包括赠与) 和政府债务

| | 总体财政余额, 包括赠与 (占GDP百分比) | | | | | | 政府债务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201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1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 安哥拉 | 1.1 | -4.5 | -6.3 | 2.4 | 0.1 | -0.1 | 37.2 | 75.7 | 68.5 | 88.1 | 90.5 | 82.8 |
| 贝宁 | -0.6 | -5.9 | -5.8 | -4.7 | -2.7 | -1.8 | 30.6 | 49.7 | 54.4 | 54.6 | 54.0 | 51.5 |
| 博茨瓦纳 | 4.5 | 0.7 | -1.0 | -3.1 | -3.5 | -2.6 | 18.6 | 15.6 | 14.1 | 12.9 | 12.8 | 13.4 |
| 布基纳法索 | -0.8 | -3.6 | -7.9 | -4.7 | -3.0 | -3.0 | 30.3 | 39.2 | 38.4 | 43.0 | 42.5 | 42.1 |
| 布隆迪 | -8.2 | -6.2 | -7.8 | -8.6 | -9.1 | -10.0 | 41.4 | 48.4 | 51.7 | 58.4 | 63.5 | 69.1 |
| 佛得角 | -3.4 | -3.0 | -3.1 | -2.7 | -2.3 | -2.6 | 97.8 | 127.6 | 124.6 | 127.7 | 125.3 | 120.8 |
| 喀麦隆 | 7.9 | -6.1 | -4.9 | -2.7 | -2.2 | -1.7 | 19.6 | 32.5 | 36.9 | 37.7 | 38.1 | 37.4 |
| 中非共和国 | 0.5 | 1.6 | -1.1 | 0.7 | 0.7 | -0.1 | 39.7 | 56.0 | 52.9 | 48.5 | 42.2 | 39.2 |
| 乍得 | 1.2 | -2.0 | -0.1 | 1.4 | -0.2 | 1.5 | 34.1 | 51.8 | 52.4 | 46.6 | 42.9 | 38.4 |
| 科摩罗 | -1.7 | -7.4 | 0.6 | -1.8 | -2.6 | -2.8 | 33.9 | 27.8 | 31.8 | 31.2 | 35.1 | 36.3 |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0.1 | -1.0 | -1.5 | -0.5 | -0.5 | -0.5 | 22.3 | 19.3 | 18.1 | 15.7 | 14.0 | 13.2 |
| 刚果共和国 | 14.6 | -20.4 | -7.5 | 5.4 | 7.2 | 9.6 | 60.3 | 127.8 | 125.4 | 98.5 | 90.2 | 83.7 |
| 科特迪瓦 | -1.0 | -4.0 | -4.5 | -4.0 | -3.0 | -3.0 | 52.1 | 48.4 | 49.8 | 52.2 | 50.9 | 49.1 |
| 赤道几内亚 | 16.3 | -10.9 | -2.6 | 2.8 | 2.1 | 2.2 | 12.4 | 43.4 | 38.0 | 35.9 | 37.5 | 37.0 |
| 厄立特里亚 | -17.9 | -14.7 | -14.5 | -13.2 | -13.0 | -14.4 | 132.2 | 132.8 | 131.2 | 129.4 | 127.3 | 136.2 |
| 斯威士兰 | 1.4 | -10.8 | -6.5 | -10.1 | -8.8 | -5.1 | 15.1 | 26.0 | 29.2 | 34.9 | 41.1 | 43.1 |
| 埃塞俄比亚 ¹ | -3.4 | -2.3 | -3.3 | -3.0 | -3.0 | -3.0 | 46.3 | 56.1 | 59.0 | 61.1 | 57.4 | 56.3 |
| 加蓬 | 8.5 | -4.7 | -1.7 | 1.5 | 0.3 | -0.0 | 29.0 | 64.2 | 62.6 | 58.2 | 58.5 | 55.7 |
| 冈比亚 | -1.6 | -6.5 | -5.4 | -6.6 | -0.2 | -3.5 | 56.0 | 82.3 | 87.9 | 83.2 | 78.7 | 75.2 |
| 加纳 | -3.8 | -6.9 | -4.1 | -7.0 | -5.6 | -4.4 | 41.8 | 57.1 | 57.3 | 59.6 | 62.0 | 60.0 |
| 几内亚 | -1.1 | -0.1 | -2.0 | -2.0 | -2.3 | -1.7 | 44.2 | 42.0 | 40.4 | 38.7 | 46.0 | 45.3 |
| 几内亚比绍 | -5.4 | -5.6 | -1.4 | -5.1 | -2.8 | -3.1 | 53.8 | 57.9 | 53.9 | 56.1 | 54.9 | 51.8 |
| 肯尼亚 | -1.9 | -8.3 | -7.8 | -7.3 | -5.2 | -4.0 | 45.9 | 53.2 | 54.8 | 57.2 | 55.5 | 52.8 |
| 莱索托 | 7.6 | -6.3 | -3.1 | -4.9 | -5.4 | -5.2 | 37.3 | 37.2 | 36.8 | 39.0 | 37.9 | 37.3 |
| 利比里亚 | 0.5 | -3.7 | -5.1 | -5.6 | -6.0 | -6.5 | 20.7 | 28.3 | 34.1 | 40.5 | 46.7 | 52.6 |
| 马达加斯加 | -2.6 | -1.3 | -2.4 | -2.2 | -2.5 | -4.1 | 35.3 | 41.9 | 40.3 | 39.7 | 41.0 | 42.1 |
| 马拉维 | -2.3 | -7.3 | -7.3 | -5.1 | -0.9 | -2.7 | 46.6 | 61.3 | 61.9 | 61.3 | 59.0 | 58.5 |
| 马里 | 3.6 | -3.9 | -2.9 | -4.7 | -3.0 | -3.0 | 26.5 | 35.9 | 35.4 | 36.6 | 36.9 | 37.6 |
| 毛里求斯 | -3.6 | -3.5 | -2.4 | -2.4 | -2.8 | -2.7 | 59.6 | 66.2 | 63.7 | 65.2 | 67.5 | 67.8 |
| 莫桑比克 | -2.9 | -6.3 | -3.4 | -5.3 | -5.4 | -6.0 | 54.2 | 121.6 | 103.2 | 100.4 | 124.5 | 119.9 |
| 纳米比亚 | 1.9 | -8.7 | -4.8 | -5.9 | -8.0 | -7.2 | 25.6 | 39.5 | 41.5 | 47.1 | 51.6 | 55.9 |
| 尼日尔 | 7.1 | -6.1 | -5.7 | -4.9 | -4.5 | -3.0 | 27.8 | 43.7 | 49.0 | 55.1 | 55.6 | 54.1 |
| 尼日利亚 | 4.7 | -4.0 | -5.4 | -4.5 | -5.1 | -4.6 | 16.9 | 23.4 | 25.3 | 28.4 | 30.1 | 31.4 |
| 卢旺达 | 0.6 | -2.3 | -2.5 | -2.6 | -3.2 | -3.4 | 22.0 | 32.9 | 36.5 | 40.7 | 50.0 | 51.3 |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31.5 | -4.2 | -2.6 | -2.1 | -1.9 | -1.8 | 77.6 | 92.0 | 88.6 | 81.3 | 74.1 | 67.3 |
| 塞内加尔 | -2.0 | -3.3 | -2.9 | -3.4 | -3.0 | -3.0 | 36.5 | 47.7 | 60.6 | 64.4 | 62.0 | 60.4 |
| 塞舌尔 | -0.7 | 0.2 | 0.4 | 0.5 | 0.6 | 1.2 | 75.5 | 69.0 | 63.6 | 58.2 | 54.5 | 49.5 |
| 塞拉利昂 | 2.2 | -8.5 | -8.7 | -6.8 | -4.3 | -5.0 | 39.8 | 55.5 | 57.6 | 71.3 | 72.4 | 72.0 |
| 南非 | 0.1 | -4.1 | -4.4 | -4.4 | -5.1 | -5.1 | 42.4 | 51.5 | 53.0 | 56.7 | 57.8 | 59.8 |
| 南苏丹 | ... | -22.0 | 3.9 | -1.0 | 0.0 | -6.9 | 26.8 | 89.3 | 65.2 | 43.8 | 37.8 | 34.2 |
| 坦桑尼亚 | -2.5 | -2.1 | -1.2 | -1.8 | -2.6 | -3.1 | 30.4 | 36.4 | 36.6 | 36.0 | 36.6 | 37.2 |
| 多哥 | -1.5 | -9.5 | -0.3 | -3.1 | -1.5 | -1.2 | 55.6 | 81.1 | 75.6 | 74.6 | 70.4 | 65.8 |
| 乌干达 | -0.8 | -4.8 | -3.8 | -4.8 | -6.7 | -8.4 | 27.2 | 37.1 | 39.7 | 42.2 | 44.8 | 48.1 |
| 赞比亚 | 2.1 | -5.8 | -7.7 | -6.5 | -5.0 | -5.9 | 31.8 | 60.7 | 62.7 | 72.4 | 80.5 | 83.5 |
| 津巴布韦 ² | -3.0 | -6.5 | -8.4 | -3.8 | -2.0 | -2.5 | 41.5 | 54.2 | 52.9 | 29.8 | 21.0 | 20.5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1.7 | -4.5 | -4.7 | -3.7 | -4.0 | -3.8 | 31.9 | 44.4 | 46.4 | 49.2 | 49.2 | 48.9 |
| □ □ □ | -0.7 | -4.8 | -3.4 | -3.8 | -2.8 | -3.0 | 36.0 | 51.5 | 52.9 | 54.6 | 54.0 | 51.8 |
|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 1.1 | -4.9 | -4.5 | -3.1 | -3.0 | -2.9 | 36.4 | 53.0 | 53.1 | 55.4 | 55.2 | 53.4 |
| 石油出口国 | 5.3 | -4.6 | -5.3 | -2.5 | -3.5 | -3.3 | 21.7 | 36.5 | 38.5 | 42.4 | 41.6 | 40.6 |
| 不包括尼日利亚 | 6.6 | -6.0 | -5.1 | 1.4 | 0.2 | 0.3 | 32.4 | 66.1 | 62.6 | 69.9 | 69.2 | 64.2 |
| 石油进口国 | -0.5 | -4.4 | -4.3 | -4.4 | -4.3 | -4.1 | 40.0 | 49.8 | 51.1 | 53.0 | 53.7 | 53.7 |
| 不包括南非 | -1.2 | -4.6 | -4.3 | -4.4 | -3.8 | -3.7 | 38.4 | 48.9 | 50.0 | 51.0 | 51.5 | 50.7 |
| 中等收入国家 | 2.2 | -4.7 | -5.1 | -3.9 | -4.3 | -4.0 | 31.1 | 43.5 | 45.9 | 49.9 | 49.9 | 49.5 |
|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 2.5 | -6.0 | -5.3 | -3.0 | -3.0 | -2.5 | 37.0 | 57.4 | 57.1 | 62.0 | 61.7 | 59.0 |
| 低收入国家 | -1.3 | -3.6 | -3.5 | -3.2 | -3.0 | -3.4 | 35.7 | 47.5 | 47.8 | 46.9 | 47.2 | 46.8 |
|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 -1.6 | -3.2 | -3.3 | -3.3 | -3.5 | -3.9 | 36.0 | 49.2 | 50.2 | 51.9 | 53.1 | 52.8 |
|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 0.6 | -5.0 | -4.1 | -2.7 | -1.9 | -1.9 | 40.1 | 49.4 | 49.2 | 45.1 | 43.0 | 41.6 |
| CFA法郎区 | 4.7 | -5.6 | -4.0 | -2.2 | -1.7 | -1.3 | 32.9 | 49.3 | 51.6 | 51.5 | 50.4 | 48.6 |
| CEMAC | 9.3 | -7.3 | -3.6 | 0.4 | 0.3 | 0.9 | 27.3 | 52.4 | 53.5 | 49.7 | 48.6 | 46.2 |
| WAEMU | -0.1 | -4.4 | -4.3 | -4.2 | -3.0 | -2.8 | 39.0 | 46.9 | 50.1 | 52.8 | 51.7 | 50.3 |
| COMESA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 -1.6 | -4.8 | -5.1 | -4.5 | -3.9 | -3.9 | 39.3 | 49.3 | 50.8 | 51.3 | 50.6 | 50.0 |
| EAC-5 | -1.9 | -5.4 | -4.8 | -5.0 | -4.6 | -4.5 | 35.9 | 44.2 | 45.8 | 47.6 | 48.1 | 47.7 |
| ECOWAS | 2.8 | -4.3 | -5.0 | -4.7 | -4.7 | -4.2 | 23.0 | 31.6 | 34.5 | 37.7 | 38.6 | 38.8 |
| SACU | 0.3 | -4.1 | -4.3 | -4.5 | -5.1 | -5.0 | 40.6 | 49.0 | 50.5 | 54.0 | 55.1 | 57.1 |
| SADC | 0.3 | -3.9 | -4.4 | -3.0 | -3.7 | -3.8 | 38.8 | 52.8 | 52.4 | 56.1 | 56.7 | 56.5 |

统计附录表3. 广义货币和对外经常账户 (包括赠与)

| | 广义货币 (占GDP百分比) | | | | | | 对外经常账户, 包括赠与 (占GDP百分比) | | | | | |
|----------------------|-------------------|-------------|-------------|-------------|-------------|-------------|---------------------------|-------------|-------------|-------------|-------------|-------------|
| | 201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1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 安哥拉 | 35.2 | 39.5 | 32.2 | 29.9 | 31.4 | 31.5 | 4.4 | -4.8 | -0.3 | 1.3 | -3.8 | -1.9 |
| 贝宁 | 37.5 | 41.0 | 39.2 | 39.0 | 39.0 | 43.7 | -8.5 | -9.4 | -9.9 | -8.9 | -8.4 | -7.4 |
| 博茨瓦纳 | 43.9 | 41.4 | 40.2 | 40.9 | 41.4 | 41.7 | 5.4 | 13.7 | 12.3 | 9.6 | 8.6 | 8.0 |
| 布基纳法索 | 30.5 | 40.4 | 44.2 | 46.1 | 48.8 | 51.7 | -6.9 | -7.6 | -9.4 | -7.5 | -5.8 | -4.8 |
| 布隆迪 | 24.6 | 21.7 | 22.9 | 25.8 | 26.4 | 26.3 | -16.8 | -13.1 | -12.3 | -13.4 | -12.6 | -11.9 |
| 佛得角 | 87.4 | 102.6 | 104.5 | 103.5 | 103.5 | 102.8 | -9.7 | -2.4 | -6.2 | -7.1 | -7.3 | -6.5 |
| 喀麦隆 | 21.6 | 22.5 | 22.6 | 23.3 | 23.4 | 23.3 | -3.3 | -3.2 | -2.7 | -4.0 | -3.7 | -3.4 |
| 中非共和国 | 23.4 | 26.2 | 26.7 | 25.5 | 28.4 | 29.2 | -8.7 | -5.5 | -8.3 | -8.6 | -6.1 | -6.0 |
| 乍得 | 13.4 | 15.8 | 15.8 | 15.7 | 16.1 | 16.0 | -9.0 | -9.2 | -5.7 | -4.8 | -6.1 | -4.3 |
| 科摩罗 | 37.7 | 46.1 | 45.2 | 45.2 | 45.2 | 45.2 | -4.3 | -6.5 | -4.0 | -9.1 | -8.9 | -8.8 |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11.3 | 12.5 | 11.4 | 13.2 | 13.4 | 13.3 | -5.6 | -3.1 | -0.5 | -0.5 | -1.8 | -2.9 |
| 刚果共和国 | 33.5 | 42.7 | 33.8 | 28.6 | 28.8 | 29.2 | -0.0 | -46.2 | -3.9 | 5.5 | 4.7 | 5.9 |
| 科特迪瓦 | 15.6 | 14.6 | 13.6 | 13.7 | 16.4 | 16.4 | 1.8 | -1.2 | -2.8 | -3.4 | -3.0 | -2.8 |
| 赤道几内亚 | 14.5 | 17.4 | 16.4 | 14.3 | 15.2 | 15.9 | -8.4 | -13.0 | -5.8 | -3.6 | -4.7 | -5.7 |
| 厄立特里亚 | 112.1 | 100.8 | 101.4 | 101.7 | 101.6 | 110.7 | 1.0 | -2.1 | -2.4 | -1.6 | -2.0 | -2.0 |
| 斯威士兰 | 25.1 | 29.8 | 29.3 | 28.9 | 28.9 | 28.7 | 9.5 | 14.3 | 12.5 | 9.9 | 10.0 | 11.6 |
| 埃塞俄比亚 ¹ | 27.3 | 28.9 | 31.7 | 33.6 | 34.3 | 35.8 | -5.7 | -9.3 | -8.6 | -6.5 | -6.0 | -5.4 |
| 加蓬 | 23.0 | 24.7 | 22.7 | 23.8 | 26.9 | 29.5 | 11.0 | -9.9 | -4.4 | -1.9 | -3.6 | -1.2 |
| 冈比亚 | 35.0 | 36.7 | 40.5 | 43.1 | 44.5 | 44.9 | -7.5 | -9.4 | -7.1 | -11.5 | -9.8 | -12.7 |
| 加纳 | 23.1 | 26.4 | 25.8 | 26.1 | 27.0 | 27.7 | -7.3 | -5.2 | -3.4 | -3.2 | -3.0 | -3.5 |
| 几内亚 | 24.5 | 24.9 | 23.8 | 22.9 | 22.4 | 22.1 | -13.8 | -31.6 | -6.8 | -16.1 | -20.1 | -17.3 |
| 几内亚比绍 | 35.9 | 47.9 | 44.7 | 44.2 | 44.6 | 45.5 | -3.4 | 1.3 | -0.6 | -1.6 | -3.9 | -3.3 |
| 肯尼亚 | 41.5 | 38.4 | 36.9 | 36.9 | 37.2 | 37.6 | -8.2 | -5.2 | -6.3 | -5.4 | -5.0 | -4.9 |
| 莱索托 | 32.7 | 31.1 | 35.3 | 35.1 | 33.4 | 32.4 | -7.4 | -8.4 | -4.6 | -5.8 | -12.6 | -4.3 |
| 利比里亚 | 23.3 | 20.5 | 19.9 | 22.5 | 23.6 | 24.5 | -21.7 | -18.6 | -23.4 | -23.3 | -23.4 | -23.6 |
| 马达加斯加 | 25.6 | 28.5 | 29.7 | 29.3 | 30.4 | 30.2 | -5.9 | 0.6 | -0.5 | 0.3 | -1.4 | -3.5 |
| 马拉维 | 24.6 | 22.8 | 23.6 | 23.6 | 23.6 | 23.6 | -8.6 | -12.9 | -11.0 | -9.2 | -6.8 | -7.6 |
| 马里 | 26.8 | 28.9 | 29.0 | 29.0 | 29.1 | 30.0 | -5.1 | -7.2 | -5.9 | -7.3 | -5.6 | -6.1 |
| 毛里求斯 | 99.9 | 109.9 | 114.1 | 113.7 | 113.7 | 113.7 | -7.6 | -4.0 | -5.6 | -6.2 | -7.4 | -6.7 |
| 莫桑比克 | 32.8 | 37.1 | 35.8 | 34.2 | 34.2 | 34.2 | -34.6 | -39.3 | -20.2 | -34.4 | -51.1 | -63.8 |
| 纳米比亚 | 58.4 | 51.8 | 53.4 | 54.1 | 54.1 | 54.1 | -6.6 | -12.8 | -6.2 | -4.3 | -3.9 | -3.2 |
| 尼日尔 | 22.6 | 26.8 | 24.4 | 22.0 | 21.6 | 21.6 | -18.0 | -15.5 | -15.7 | -16.3 | -21.0 | -23.1 |
| 尼日利亚 | 20.5 | 25.4 | 24.7 | 25.4 | 26.2 | 27.1 | 1.8 | 0.7 | 2.8 | 2.1 | -0.4 | -0.2 |
| 卢旺达 | 21.0 | 23.9 | 23.6 | 25.3 | 25.6 | 25.9 | -9.7 | -14.3 | -6.8 | -7.8 | -9.2 | -8.7 |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38.9 | 34.3 | 31.4 | 32.9 | 32.8 | 32.8 | -20.4 | -6.5 | -12.7 | -10.6 | -9.4 | -8.2 |
| 塞内加尔 | 30.3 | 37.4 | 37.5 | 36.5 | 37.7 | 37.7 | -6.6 | -4.0 | -7.3 | -7.2 | -7.3 | -10.2 |
| 塞舌尔 | 61.4 | 71.8 | 77.7 | 78.1 | 77.4 | 77.9 | -19.5 | -20.1 | -20.5 | -16.3 | -16.0 | -15.7 |
| 塞拉利昂 | 22.4 | 25.1 | 23.6 | 23.9 | 24.4 | 24.0 | -27.0 | -2.3 | -10.9 | -13.8 | -10.9 | -9.7 |
| 南非 | 73.1 | 72.4 | 72.4 | 72.4 | 72.4 | 72.4 | -4.1 | -2.8 | -2.4 | -3.4 | -3.4 | -3.7 |
| 南苏丹 | 19.9 | 29.8 | 16.6 | 16.1 | 13.7 | 13.2 | -2.1 | 0.1 | -6.6 | -12.5 | -12.0 | -19.3 |
| 坦桑尼亚 | 23.6 | 21.4 | 20.7 | 20.2 | 20.7 | 21.0 | -9.7 | -4.4 | -3.3 | -3.7 | -3.9 | -4.2 |
| 多哥 | 45.1 | 53.4 | 56.1 | 56.1 | 56.1 | 56.1 | -9.2 | -9.7 | -7.9 | -7.9 | -6.2 | -5.2 |
| 乌干达 | 20.6 | 21.7 | 22.3 | 21.9 | 19.3 | 19.7 | -7.9 | -3.4 | -5.0 | -6.8 | -8.2 | -9.1 |
| 赞比亚 | 20.7 | 20.6 | 22.0 | 22.1 | 22.4 | 22.6 | 2.5 | -4.5 | -3.9 | -5.0 | -2.9 | -2.7 |
| 津巴布韦 ² | 21.2 | 27.1 | 29.6 | 18.9 | 15.1 | 15.3 | -12.1 | -3.6 | -1.3 | -4.0 | -3.0 | -4.6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35.8 | 37.3 | 36.6 | 36.5 | 36.8 | 37.2 | -2.5 | -3.7 | -2.1 | -2.6 | -3.7 | -3.7 |
| □ □ □ □ | 26.8 | 28.9 | 29.6 | 28.9 | 28.9 | 29.5 | -7.2 | -5.5 | -5.8 | -6.2 | -6.0 | -5.2 |
|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 28.7 | 30.5 | 29.6 | 29.3 | 29.8 | 30.3 | -4.4 | -6.4 | -4.3 | -4.4 | -5.5 | -5.5 |
| 石油出口国 | 22.5 | 27.1 | 25.3 | 25.4 | 26.2 | 26.9 | 1.8 | -1.8 | 1.1 | 1.2 | -1.3 | -0.8 |
| 不包括尼日利亚 | 27.3 | 31.3 | 26.6 | 25.2 | 26.1 | 26.4 | 1.6 | -7.4 | -1.8 | -0.7 | -3.6 | -2.3 |
| 石油进口国 | 45.4 | 44.4 | 44.1 | 43.7 | 43.5 | 43.6 | -5.8 | -5.0 | -4.1 | -4.8 | -5.1 | -5.5 |
| 不包括南非 | 29.2 | 30.2 | 30.4 | 30.3 | 30.7 | 31.3 | -7.3 | -6.1 | -5.1 | -5.5 | -5.9 | -6.3 |
| 中等收入国家 | 38.8 | 40.6 | 39.6 | 39.5 | 40.0 | 40.3 | -0.9 | -2.4 | -0.9 | -1.2 | -2.4 | -2.2 |
|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 31.9 | 33.6 | 31.6 | 31.1 | 32.0 | 32.3 | -1.0 | -5.0 | -2.8 | -2.3 | -3.4 | -3.1 |
| 低收入国家 | 25.0 | 26.9 | 27.3 | 27.3 | 27.4 | 28.2 | -9.5 | -8.3 | -6.3 | -7.1 | -7.9 | -8.5 |
|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 25.7 | 27.3 | 28.1 | 28.4 | 28.7 | 29.7 | -10.9 | -8.7 | -7.5 | -7.9 | -9.1 | -9.8 |
|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 22.9 | 24.8 | 23.4 | 22.4 | 22.7 | 22.9 | -4.9 | -8.0 | -3.9 | -4.6 | -4.7 | -4.8 |
| CFA法郎区 | 23.6 | 27.0 | 26.3 | 26.1 | 27.3 | 28.1 | -3.2 | -7.8 | -5.5 | -5.0 | -5.1 | -5.1 |
| CEMAC | 21.0 | 24.1 | 22.4 | 21.9 | 22.8 | 23.4 | -1.8 | -11.0 | -4.0 | -2.6 | -3.2 | -2.4 |
| WAEMU | 26.1 | 29.4 | 29.2 | 29.1 | 30.4 | 31.3 | -4.9 | -5.4 | -6.6 | -6.7 | -6.5 | -6.9 |
| COMESA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 30.8 | 31.4 | 32.3 | 32.4 | 32.3 | 33.0 | -6.2 | -5.6 | -5.2 | -4.9 | -4.8 | -5.0 |
| EAC-5 | 29.4 | 27.9 | 27.1 | 27.0 | 26.9 | 27.2 | -8.9 | -5.3 | -5.3 | -5.3 | -5.5 | -5.7 |
| ECOWAS | 21.9 | 26.4 | 25.9 | 26.3 | 27.3 | 28.1 | -0.5 | -1.6 | -0.2 | -0.9 | -2.4 | -2.4 |
| SACU | 70.5 | 69.4 | 69.4 | 69.4 | 69.4 | 69.4 | -3.6 | -2.2 | -1.7 | -2.7 | -2.8 | -3.0 |
| SADC | 53.7 | 52.9 | 51.9 | 51.0 | 51.1 | 50.9 | -3.5 | -3.8 | -2.1 | -2.9 | -4.1 | -4.5 |

统计附录表4. 外债, 官方债务 (按债务人统计) 以及储备

| | 外债, 官方债务, 按债务人统计 (占GDP百分比) | | | | | | 储备 (货物和服务进口月数) | | | | | |
|----------------------|-------------------------------|-------------|-------------|-------------|-------------|-------------|-------------------|------------|------------|------------|------------|------------|
| | 201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1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 安哥拉 | 22.0 | 44.4 | 37.5 | 45.7 | 54.2 | 51.3 | 7.8 | 10.3 | 6.9 | 6.7 | 6.2 | 6.7 |
| 贝宁 | 17.5 | 21.4 | 23.1 | 26.5 | 27.3 | 26.7 | ... | ... | ... | ... | ... | ... |
| 博茨瓦纳 | 12.5 | 10.0 | 13.9 | 11.2 | 10.4 | 8.8 | 11.6 | 14.6 | 13.4 | 12.5 | 11.9 | 11.9 |
| 布基纳法索 | 23.4 | 26.5 | 25.3 | 23.8 | 24.0 | 23.0 | ... | ... | ... | ... | ... | ... |
| 布隆迪 | 21.2 | 16.7 | 15.3 | 14.9 | 14.1 | 13.5 | 3.4 | 1.4 | 1.4 | 1.3 | 1.3 | 1.3 |
| 佛得角 | 72.2 | 91.4 | 96.5 | 91.1 | 92.8 | 89.0 | 4.8 | 6.1 | 5.3 | 5.4 | 5.2 | 5.1 |
| 喀麦隆 | 11.0 | 19.6 | 22.5 | 23.6 | 26.1 | 25.9 | ... | ... | ... | ... | ... | ... |
| 中非共和国 | 18.3 | 28.2 | 29.1 | 25.5 | 24.9 | 23.2 | ... | ... | ... | ... | ... | ... |
| 乍得 | 23.2 | 25.8 | 28.7 | 26.5 | 26.8 | 24.3 | ... | ... | ... | ... | ... | ... |
| 科摩罗 | 32.5 | 26.4 | 29.5 | 28.7 | 32.6 | 33.6 | 7.1 | 6.7 | 6.5 | 7.3 | 6.4 | 6.0 |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17.4 | 13.8 | 13.1 | 12.9 | 11.7 | 11.3 | 1.4 | 0.5 | 0.5 | 0.7 | 0.7 | 0.7 |
| 刚果共和国 | 24.0 | 49.3 | 39.9 | 31.6 | 31.6 | 32.5 | ... | ... | ... | ... | ... | ... |
| 科特迪瓦 | 34.2 | 27.7 | 32.4 | 35.9 | 37.0 | 34.1 | ... | ... | ... | ... | ... | ... |
| 赤道几内亚 | 7.1 | 9.1 | 9.2 | 9.0 | 12.0 | 13.9 | ... | ... | ... | ... | ... | ... |
| 厄立特里亚 | 30.2 | 20.5 | 20.1 | 20.1 | 19.9 | 20.3 | 2.2 | 2.0 | 1.5 | 1.5 | 1.5 | 1.5 |
| 斯威士兰 | 7.8 | 9.2 | 10.2 | 11.7 | 13.4 | 14.8 | 4.2 | 3.5 | 3.3 | 2.8 | 3.1 | 3.9 |
| 埃塞俄比亚 ¹ | 25.5 | 34.9 | 35.8 | 31.8 | 29.8 | 28.0 | 2.0 | 2.1 | 2.0 | 1.6 | 1.9 | 2.3 |
| 加蓬 | 21.9 | 35.6 | 40.6 | 36.8 | 41.7 | 41.8 | ... | ... | ... | ... | ... | ... |
| 冈比亚 | 30.3 | 40.9 | 46.2 | 44.2 | 42.3 | 40.7 | 4.5 | 1.2 | 2.5 | 2.4 | 3.0 | 3.1 |
| 加纳 | 20.4 | 29.9 | 29.1 | 27.9 | 29.9 | 27.8 | 2.8 | 2.6 | 2.8 | 2.7 | 2.7 | 2.9 |
| 几内亚 | 29.7 | 22.2 | 20.4 | 21.1 | 30.7 | 32.0 | 2.4 | 1.4 | 1.4 | 1.8 | 2.1 | 2.4 |
| 几内亚比绍 | 27.0 | 22.8 | 20.8 | 22.7 | 23.4 | 22.7 | ... | ... | ... | ... | ... | ... |
| 肯尼亚 | 21.9 | 26.1 | 26.9 | 28.4 | 28.9 | 27.2 | 4.1 | 4.7 | 4.1 | 4.3 | 4.3 | 4.6 |
| 莱索托 | 31.0 | 34.8 | 32.9 | 32.9 | 33.8 | 34.2 | 5.2 | 4.4 | 4.5 | 3.4 | 3.2 | 2.6 |
| 利比里亚 | 9.3 | 20.1 | 24.3 | 28.7 | 33.5 | 38.3 | 2.0 | 2.8 | 3.0 | 2.7 | 2.1 | 1.4 |
| 马达加斯加 | 25.7 | 28.6 | 28.4 | 29.0 | 30.9 | 32.9 | 2.8 | 3.0 | 3.8 | 3.9 | 4.1 | 4.1 |
| 马拉维 | 20.3 | 31.3 | 32.8 | 30.3 | 29.8 | 30.0 | 2.0 | 2.8 | 3.4 | 3.1 | 3.7 | 4.0 |
| 马里 | 21.1 | 23.8 | 25.6 | 23.3 | 23.8 | 23.5 | ... | ... | ... | ... | ... | ... |
| 毛里求斯 | 14.1 | 14.6 | 12.9 | 11.5 | 16.4 | 17.4 | 5.7 | 8.3 | 9.3 | 9.3 | 9.2 | 9.1 |
| 莫桑比克 | 45.2 | 92.4 | 94.3 | 84.4 | 106.7 | 102.6 | 3.1 | 2.8 | 3.9 | 2.8 | 2.3 | 2.3 |
| 纳米比亚 | 7.9 | 16.6 | 15.5 | 15.8 | 16.6 | 16.2 | 2.6 | 2.6 | 1.7 | 1.5 | 1.7 | 1.9 |
| 尼日尔 | 19.2 | 29.4 | 32.8 | 32.6 | 34.8 | 35.9 | ... | ... | ... | ... | ... | ... |
| 尼日利亚 | 3.1 | 4.0 | 6.3 | 8.8 | 8.7 | 8.6 | 5.8 | 6.5 | 7.2 | 7.1 | 6.3 | 5.7 |
| 卢旺达 | 18.9 | 33.6 | 36.9 | 40.1 | 40.6 | 39.9 | 5.0 | 4.1 | 4.5 | 4.6 | 4.6 | 4.5 |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77.6 | 78.8 | 74.7 | 66.7 | 64.0 | 59.0 | 4.0 | 3.9 | 3.6 | 2.6 | 2.5 | 2.8 |
| 塞内加尔 | 25.9 | 31.2 | 41.0 | 43.6 | 44.9 | 42.6 | ... | ... | ... | ... | ... | ... |
| 塞舌尔 | 42.8 | 31.8 | 30.0 | 28.1 | 26.5 | 24.1 | 3.2 | 3.7 | 3.8 | 3.7 | 3.4 | 3.3 |
| 塞拉利昂 | 26.9 | 36.7 | 40.3 | 42.9 | 44.4 | 44.6 | 2.6 | 3.5 | 3.7 | 3.2 | 3.2 | 3.5 |
| 南非 | 12.7 | 18.9 | 21.3 | 18.8 | 20.6 | 20.8 | 5.2 | 5.7 | 5.6 | 5.5 | 5.2 | 4.9 |
| 南苏丹 | ... | ... | ... | ... | ... | ... | 2.8 | 0.3 | 0.1 | 0.2 | 0.6 | 0.5 |
| 坦桑尼亚 | 22.2 | 27.6 | 27.5 | 27.0 | 27.0 | 27.0 | 4.0 | 5.4 | 6.1 | 6.1 | 5.5 | 4.6 |
| 多哥 | 15.8 | 19.2 | 20.7 | 23.6 | 25.9 | 25.1 | ... | ... | ... | ... | ... | ... |
| 乌干达 | 16.0 | 21.8 | 25.4 | 27.3 | 29.3 | 31.2 | 4.6 | 5.0 | 4.8 | 4.3 | 4.1 | 4.1 |
| 赞比亚 | 16.2 | 38.2 | 36.7 | 44.5 | 51.2 | 56.3 | 3.0 | 2.4 | 2.1 | 1.6 | 0.9 | 0.6 |
| 津巴布韦 ² | 37.0 | 33.8 | 31.1 | 27.0 | 32.2 | 27.7 | 0.5 | 0.6 | 0.4 | 0.2 | 0.6 | 0.9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13.8 | 20.5 | 22.4 | 22.8 | 23.8 | 23.2 | 5.1 | 5.6 | 5.4 | 5.2 | 4.9 | 4.7 |
| □ □ □ | 21.5 | 27.1 | 28.5 | 27.6 | 29.5 | 27.8 | 3.5 | 3.5 | 3.7 | 3.1 | 3.2 | 3.3 |
|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 21.5 | 30.1 | 30.2 | 30.8 | 32.7 | 31.6 | 4.4 | 4.8 | 4.2 | 4.0 | 3.8 | 3.9 |
| 石油出口国 | 8.1 | 13.8 | 15.7 | 18.0 | 18.1 | 17.3 | 6.2 | 7.2 | 7.1 | 7.0 | 6.2 | 5.9 |
| 不包括尼日利亚 | 19.2 | 36.1 | 33.1 | 36.3 | 41.1 | 39.6 | 7.3 | 10.1 | 6.7 | 6.5 | 6.0 | 6.5 |
| 石油进口国 | 18.3 | 25.0 | 26.4 | 25.5 | 27.1 | 26.7 | 4.3 | 4.5 | 4.4 | 4.3 | 4.1 | 4.0 |
| 不包括南非 | 22.6 | 28.2 | 29.3 | 29.2 | 30.5 | 29.6 | 3.4 | 3.6 | 3.6 | 3.4 | 3.4 | 3.5 |
| 中等收入国家 | 11.6 | 18.0 | 20.2 | 21.0 | 22.0 | 21.3 | 5.6 | 6.3 | 6.1 | 5.9 | 5.5 | 5.3 |
|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 20.2 | 30.8 | 30.4 | 32.4 | 35.0 | 33.6 | 5.7 | 6.7 | 5.3 | 5.1 | 4.8 | 5.0 |
| 低收入国家 | 23.7 | 29.1 | 29.9 | 28.7 | 29.9 | 29.1 | 2.8 | 2.8 | 2.9 | 2.7 | 2.7 | 2.7 |
|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 24.1 | 33.1 | 34.4 | 33.0 | 34.1 | 33.4 | 3.3 | 3.6 | 3.9 | 3.6 | 3.5 | 3.4 |
|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 25.3 | 24.9 | 25.4 | 25.2 | 26.2 | 25.0 | 1.8 | 1.0 | 1.0 | 1.0 | 1.2 | 1.3 |
| CFA法郎区 | 20.6 | 26.0 | 29.1 | 29.4 | 31.2 | 30.3 | 5.3 | 3.2 | 3.2 | 3.7 | 3.9 | 4.1 |
| CEMAC | 15.6 | 25.0 | 26.6 | 25.2 | 27.7 | 27.8 | 5.2 | 2.3 | 2.4 | 2.8 | 3.4 | 3.9 |
| WAEMU | 25.7 | 26.8 | 30.9 | 32.5 | 33.6 | 32.1 | 5.3 | 3.9 | 3.9 | 4.3 | 4.4 | 4.3 |
| COMESA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 21.4 | 27.1 | 27.6 | 27.5 | 28.0 | 27.3 | 3.0 | 3.1 | 2.9 | 2.8 | 2.9 | 3.1 |
| EAC-5 | 20.7 | 26.1 | 27.2 | 28.2 | 28.7 | 28.1 | 4.2 | 4.9 | 4.8 | 4.8 | 4.6 | 4.5 |
| ECOWAS | 8.6 | 11.4 | 14.4 | 16.6 | 16.8 | 16.2 | 5.4 | 5.9 | 6.4 | 6.3 | 5.7 | 5.2 |
| SACU | 12.6 | 18.4 | 20.7 | 18.4 | 20.0 | 20.1 | 5.3 | 6.0 | 5.8 | 5.7 | 5.4 | 5.1 |
| SADC | 16.7 | 26.0 | 26.1 | 25.6 | 28.0 | 27.7 | 5.2 | 5.9 | 5.4 | 5.2 | 4.8 | 4.7 |